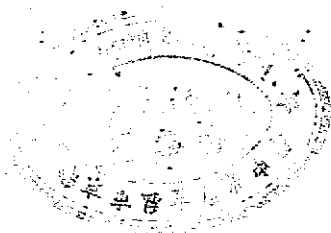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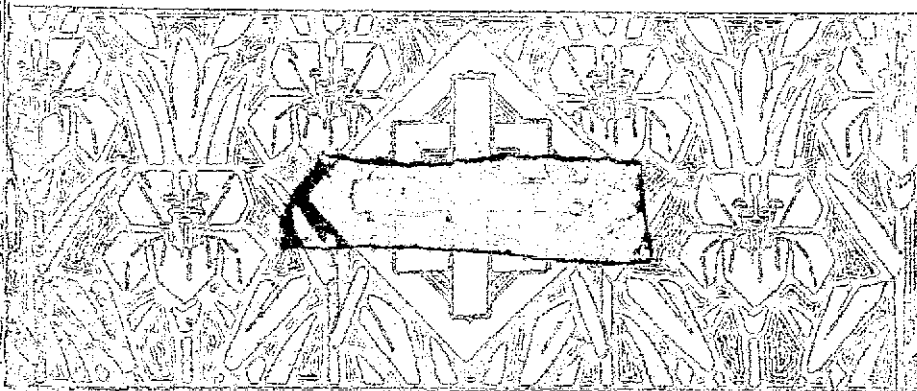


物讀幸少教公

人亞諾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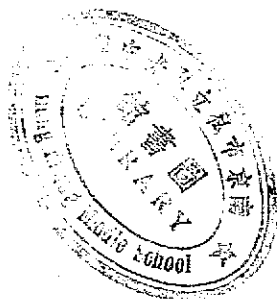


物讀事少教公

編主鐸司祉昌王

人亞諾希

著鐸司華信周



准惠教主海上

行印館書印灣山士匯家徐海上

Collectio: Lectiones ad usum Adulescentium Catholicorum.

Directore: R. P. J. WANG

HI-NO-YA-JEN

*Ubi narratur historia duorum orphanorum
sinensium a parentibus alicujus missionarii
gallici adoptatorum.*

Auctore: R. P. TCHEOU, Professore in Seminario Ningpo.



Nihil obstat

F.-B. WAONG, S. J.

15 Julii 1940

Imprimatur

✠ A. HAOUISÉE, S. J.

Ep. Cerc, Vic. Ap. Shanghai

die 31^a Julii 1940

Imprimerie de T'ou-sè-wè, Shanghai

自序

市上發售的補品里，有一種是：老少咸宜，男女可服的。我也想寫一本小冊子，務使老少男女，全可閱讀。再進一層，使教外的人，也喜歡閱讀。更進一層，使國外的人（即外人而通中文的）也有興閱讀。

這種存望，也許過奢吧。不錯，我自認也有些過奢。因為像我那樣的一枝拙筆，那里寫得出這種面面到，人人愛的作品呢？可不因此而使我起後退之心：因為一切事物，是先試驗而後成功的；若怕不能成功而不去試驗，那末永久沒有成功的一天。若開始試驗了，雖似乎有些不量力，但總有成功的一線希望。

我現在寫這本小冊子，便是一種試驗。

這篇似乎是遊戲性質的作品，但却有深意存在：因為我願借此告訴讀者很多的事理；至於所要告訴的是什麼？讀者諒來自能會心到的吧。

作者識

希諾亞人

一

「神父來了麼，神父來了麼，怎的還沒有來呢？」李阿生睡在一張破舊的板牀上，有氣無力地這樣一再的詢問着，在旁的李英珠哭喪地答說：「還沒有來哩，想來過一會兒便會到的吧。」李阿生聽了，便暫時安靜了一下，但不一二分鐘，又吃力地問在旁的英珠說：「來了麼，來了麼？」英珠掛着眼淚安慰他說：「快來了，快到了。」坐在另一旁的國祥也不知道答應，祇是暗暗地偷哭着。

這李阿生，病倒已經好幾天了；雖吃了幾服藥，但絲毫不見效，病勢反天空的加重，他自知是無救的了，所以叫自己的一個表弟去請神父來終傳，他居



(南)

住的地方，離堂口約摸有二十里光景，來去是很費時的。所以他等得不耐煩了，頻頻的詢問英珠：「神父來了麼，神父來了麼？」英珠知道神父一定不能這樣快的來到；但爲寬慰他的心，所以說：快來了，快到了。

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，約摸過了二個鐘頭另些，終於聽到門外有腳步聲。英珠和國祥忙開門出去。來的果是神父；後面是自己的表叔，挑着鋪蓋和祭箱呢。國祥便奔過去，把神父手中的小提篋搶過來自己拿；又天真地問神父說：「神父，你怎的這樣晚才來呢？真把我們等壞了！」但神父却不答應，祇點點頭，同時把手指指胸口，又向國祥搖搖。這倒把國祥弄得莫明其妙。他想，神父今天怎的變成了啞子，不能開口，祇會作手勢呢。原來神父帶着聖體在胸間啊！國祥却沒想到。

英珠叫了一聲神父，便轉身奔進屋裏去報告李阿生。他聽說神父到了，在黃蠟般的臉上，也浮現了一絲微笑。

神父莊重地進屋了，阿生掙扎着想起來行禮；但神父作手勢叫他安臥勿

動，他才睡下了。不一會，聖禮便開始：先聽告解，後送聖體；領畢聖體，便施行終傅。英珠和國祥也在一旁跪着；需要時，國祥就充作輔祭。

終傅完畢後，阿生又謝了一會聖體，便請神父坐近他的牀頭；同時伸出他那隻又瘦又冷的手，拉住了神父；嘴巴一張一張的想開口說話，可是因喉頭梗住了，所以說不出，但眼淚已撲撲地直滾了。神父說：「阿生，你別這麼悲哭，有話祇管放心對我說吧！」阿生雖連答了三聲「噢噢噢！」這是一句說不出，又停了好一會才開口說：「神父呀，我死倒沒關係，但英珠和國祥怎麼辦呢？真叫我放心不下呀！他倆若沒有安排好，我死了眼睛也是不閉的！」英珠在婆家吃的苦，我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心酸。我想來想去，祇有請——請——請：「神父說：『請什麼呀？』」阿生那時把神父的手捏得更緊了，眼睛也睜得更大了。好久之後，才帶着哭聲繼續下去說：「請神父收作兒女吧！」神父說：「你放心。英珠和國祥我必替你照管，不必說什麼收作兒女不收作兒女了！」阿生聽得神父這樣說，也不管神父答應不答應，便叫過英珠和國祥來說：「我死了之

後，一切神父會照管你們的，你們也該看他與父親一般，要聽他的話，要服他的管！英殊和國祥那時哇哇地的哭開了；英殊哭得更傷心。過一會，阿生帶哭帶抖的說：「你倆現今在神父前跪下叩一個頭，叫一聲神父爸爸吧！」他倆便跪下叩了一個頭，又叫了一聲神父爸爸。這時神父弄得不知怎麼辦，又害羞，又悲傷；所以臉孔漲得通紅，但兩眶也掛滿眼淚。神父呆了一下子後，叫他們快起來，接着安慰他們說：「你爸的病也許會好的，所以別太悲傷，祇得多念經祈求了！」

那時天色已晚，神父想阿生不致就死，也許能延至明後天，所以和阿生告別了；便到臨近的公所里去過宿。不知睡下多少時，突聽得門外碰門碰得好急。神父就起來問是誰？那人也不說自己是誰；祇說阿生不對了，危急了，快請神父去罷！說完，便飛也似的走了。神父聽了倒也一急。心想，阿生的病怎的會突然的變了呢？他慌忙地穿了衣服，拿了禮規本子，快步的趕了去。到了阿生屋裏，見阿生已不能說話了，可是知覺還沒有失。他用一雙已經沒了神的

眼，對着神父看了好一下，然後伸出一隻手來，指指在旁的英珠和國祥；又伸出另一隻手來，併合了，向神父作拱。這當然是拜託的意思。神父見了，便俯身下去，靠近他的頭邊，安慰他，叫他放心；又提醒了他許多熱心的話，並叫他發痛悔，然後給他唸赦罪經。這時阿生的眼淚又雨般的淌下來了；那無疑的是痛悔的熱淚呀。大約又過了半小時，阿生的呼吸終於停止，便閉眼安逝了！英珠和國祥頓時放聲大哭。又加上阿生的一位堂嫂的哭聲，又沙又響，幾乎震破耳鼓。這悲慘的哭聲，隨着空氣的波動，傳散開去，把許多鄰近的人從夢中驚醒了；他們側耳一聽，便知是阿生死了，不禁長嘆的說：「阿生老實人死了，真可惜！還有他的兩個孩子怎麼辦呢？」

第二天早上，神父就爲阿生舉行一台黑彌撒。下午四時左右，成殮入木，隨即出殯，安葬在他亡妻的坟旁！

二

李阿生生前是做魚販的，一家四口，倒還過得過去。他天天挑着担兒出去賣魚；做虧本的時候也有，但賺錢的次數究竟較多。他的妻子呢，又勤勞，又能幹，針工紡織，樣樣會來，每月也能掙得四五元或五六元呢。

夫妻倆，相敬相愛，伉儷甚篤，夫守夫道，妻守妻德。膝下的一男一女，又生得狀貌端正，眉清目秀，一些不像小家兒女，況性情又仁良厚道，態度又活潑可愛。所以雖是窮門破戶，內裏却高奏着琴瑟的和曲，充滿着天倫的快樂呢。

在×一年的夏季吧，不幸他的愛妻竟然犯了急症，不上一天便死了。阿生傷痛的了不得！普通男子是不會放聲大哭的，但阿生那次對他的死妻，竟大哭大叫。這也見得阿生是多麼的愛他的妻了。

阿生自愛妻死後，常是悶悶不樂，鬱鬱寡歡，笑的機能似乎失却了，哭的本領反大見長進；每天總得紅上幾次眼圈，一個不留神，還會掉下珍珠來。有一天，國祥翹着頭，張着小嘴和阿生說話，不知怎的又引起了阿生的悲傷，眼圈一紅，接着一顆黃豆般大的眼淚便掉了下來，不偏不倚，剛掉在國祥的小嘴裏；他咕噥一聲，竟嚥了下去，隨即蹙着眉頭說：「爸爸的眼淚，怎麼怪鹹的呢？」但阿生不但沒覺着好笑，反捧着頭又哭上了一頓。國祥究竟是小孩子，見爸爸哭了，也不覺悲傷，反很快的跑去告訴自己的姊姊英珠，他說：「剛才吃着了爸爸的眼淚，比我自己的還鹹呢？你若不信，下次也叫爸爸哭一滴給你嚐嚐，你便會知道了。」

三

阿生年紀還不大，膝下又有兩個小孩子，依理得再娶一個後妻；可是阿生

爲紀念他的亡妻，立誓不續娶。因此很多來說親的人，俱給他回絕了。四鄰的人聽到這事，全歎美的說：「想不到阿生對他的亡妻，有這般的恩義！」但他自己天天得出去販魚，兩個小孩子在家怎麼辦。爲了這個問題，他抓破了頭皮也想不出辦法。後來有人來說：「X家願收一個童養媳，我看英珠去倒很配。」阿生心想，這辦法確不錯；但不幸遇着了一位凶婆子，怎麼樣呢？我家雖是窮家，但英珠倒是從小嬌養慣的，沒受過一些什麼苦，那麼去做童養媳，如何吃得消？所以對來人說：「將英珠送去做童養媳，確是一個很好的辦法；但英珠吃不起苦，如何呢？」來人說：「那婆家再好沒有，決不會叫她做什麼重生活的。婆婆是唸佛吃素的，心腸軟得像菩薩，所以更不會虐待她的了。」阿生經來人這麼一說，也就答應。後來英珠知道了，便哭哭叫叫，咬定不肯離家去做養媳。阿生見了自然也傷心。依他的本情，原是不忍送英珠去的；可是除了這以外，還有什麼別的办法呢？

過了幾天的一個下午，婆家便差人來接了去。臨去的時候，她當然哭得死

去活來。來人抱她出了門，已經走得很遠了；她還是不絕地在叫爸爸爸爸，弟弟弟弟。阿生兩眼發直的站在門口，對着英珠去的一方呆視着；過了好久，竟突的哭了起來，同時又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她娘若在着的話，那有今天這回事呢！」國祥也站在一旁，雖沒有哭，却也在發怔；過一會，拉拉阿生的衣角說：「姐姐做媳婦去，怎的沒有花轎，也沒有吹打呢？」

四

一座小樓屋正靠河邊；門前種着三株柳樹，掛滿了青翠細軟的柳絲，微風吹來，便搖搖曳曳的舞動着。屋左短短的竹籬笆，圍繞着一方菜地，裏面綠油的盡是鮮嫩的蔬菜，其中一角，還種二株淡紅色的桃樹哩。好不清雅，好不美觀。這是一家陳姓住屋，主人名叫林福。一家本有五口，但大女兒已在前年出嫁；出嫁不上三個月，林福的妻子又死了。大兒是在外經商，向來不在家的。

，所以光存一個八歲的小兒子在家。陳林福前妻死了不久，又娶了一個後妻。未娶之前，據媒人說是一位賢德女子；但一娶過來，才知道是一個潑辣婆娘。陳林福雖當時和媒人大鬧了一場，但木已成舟，米已成飯，有什麼辦法呢？所以祇有自認晦氣罷了。

這家的大門，咿啞一聲忽的開了，裏面出來一個八九歲的小娘子，頭後梳了一條小辮子，手裏提了一隻竹籃子，裏面放着四五雙的臭襪子。她一步一步的走來，顯得很是乏力；看神情，似乎早飯沒有吃飽，或是夜間沒有睡足。她搖搖擺擺的走下石埠去，便在河邊開始洗那籃裏的臭襪子。過一會，襪子已洗好，臭氣也嗅飽。她原已非常乏力，又加蹲下了那末些的時候，所以兩腿麻木得竟然失了知覺，要站也站不起來；她就坐在石級上歇一會。剛坐不到一二分鐘，那門前便出來了一個婦人，小眼睛，尖嘴巴，手裏拿了一根藤條，惡狠狠的大罵說：一是叫你來洗襪子，不是叫你來繡花呀！怎的洗了那麼些時候還沒洗好？家裏水煙管也沒倒過，痰盂也沒倒過，地板也沒掃過，碗也沒有洗過。

許多許多的事正等着你去呢？你這樣慢慢踱的，還來得及麼？」說着便趕了過來。嚇得那小娘子連忙提了籃子就上來，却忘了一塊肥皂在石級上；婦人又大罵說：「你昏了麼？連肥皂也不要了呀！」她知道忘了肥皂，又回身下去拿；不知腳一軟，就一交跌了下去，還險些兒滾到河裏去呢。那婦人一見更是大怒，趕上去就是一藤條，同時還罵着說：「路也不會走麼？」她吃到了這從沒有吃過的藤條，便哇的一聲哭出來。那婦人一聽她哭了，又加上一藤條說：「我打你，你竟敢哭麼？」嚇得那小娘子忙把哭聲收回去。後來拉起來一看，嘴唇已碰得青腫，額角上也是一大塊。

這小娘子乃是陳家的童養媳，便是阿生的女兒英珠啊。那婦人呢，是她的婆婆，便是陳林福的後妻。她對任何人是凶殘異常的，對英珠更不必說了。她以為做婆婆應該作威作福，做媳婦應該受苦受磨，所以她盡量的拿出她的惡毒手段來磨難英珠：飯也不給她吃飽，睡也不給她睡足；天還沒有亮，便叫她起來幹一切大人所幹的事；偶有錯失，不是鞭子便是藤條，不是扛棍便是門門，

打得她遍體鱗傷，身無完膚。晚上呢，又不肯給她早些去睡，不是叫她磨粉，便是叫她搓繩；所以弄得她面黃肌瘦，皮包骨頭！最可恨的，那凶婆自己有什麼不如意了，或受了誰的氣，便轉向英珠身上發洩，真弄得英珠摸不着頭腦，想來自己又幹錯了什麼事吧。

林福和他的小兒子，有時也真看不過去，便說幾句。可是不得了！那凶婆就哭喊叫罵，鬧得天翻地覆。所以他們以後也不敢說了。

說到這個凶婆，唸佛倒確是唸佛的，一天裏必要唸上三次佛，初一月半還要吃什麼素；此外又吃觀音素，雷公素，七素八素，一年裏面倒有半年是在吃素。可是那張吃素嘴，罵起人來，比什麼也毒，比什麼也惡。至於說她菩薩心腸，那是反話，其實比強盜還凶呢！好幾次一手捏着唸佛珠，一手執着藤條子，唸一聲阿彌陀佛，罵一句醜賤東西；數一粒唸佛珠，擯一下藤條子。這難道是菩薩心腸麼？

五

倏忽已是半年了，英珠很想回家一次。她有一天和林福說了，林福倒答應。但和那個凶婆說說，她却不肯。因為她想，英珠這種模樣，給阿生看見了，怎麼辦？可是有一次，阿生竟到陳家來看女兒了。那凶婆忙把英珠藏起來。阿生坐下了，不見英珠，便問道：「英珠呢？」凶婆說：「自然在着，我們又不曾把她吃掉的！」阿生說：「叫她出來，讓我看看呀！」——「看看？我想你還是別看吧！爲什麼？你倆相見了，彼此反覺悲傷！況這麼一來，英珠也許不肯安心住在這裏了。她在這裏一切很好，白也比前白，胖也比前胖了。」阿生心想：這倒不錯；相見之下，兩下裏一定是又要引起悲痛的；橫豎她在這裏很好，也不用一見了。

約摸又過了兩個月吧，英珠實在受苦不住，竟然病倒了。但那個凶婆還不

肯替她請醫生；說什麼養媳婦是賤骨頭，不必看醫生，自己會好的。可是英珠雖是養媳婦，却不是賤骨頭；所以她的病祇是一天一天的重起來。凶婆到了那時才開始有些着急：若她真的死了，那不是玩的，也許要釀人命呢！於是便差人去通知阿生。阿生一聽英珠病重，急得直跳起來。這時他正在劈柴，就把柴刀丟了，飛跑的趕到陳家去，在路上還跌了三大交呢。

趕到陳家，果見英珠半死半活地睡在一張小木牀上。若他們不說這便是英珠，阿生簡直不認識了；因為她的模樣幾乎全變了呀！但英珠是認得自己爸爸的；所以含着一眶眼淚，微聲的叫着爸爸。阿生呢，見了這種情形，心也碎裂了，所以說不出別的話，也祇是「英珠，英珠，我的英珠！」帶哭帶抖的叫着。後來阿生心神略定了些，才開口問她，身上覺得怎樣的難過。她說：「怎樣的難過也說不出，祇是全身覺着很難過呀！」又問她現在想些什麼東西吃吃麼？她却沒答應；用無神的眼向兩旁看看，然後輕聲的說：「爸爸，你弄些鹽給我吃吃吧！」阿生說：「怎的你想吃起鹽來了呢？」英珠便叫爸爸的頭湊近些

，小聲地說了幾句。阿生才知道她所以討鹽吃的緣由。那凶婆在吃飯時，總不給她菜蔬吃，一天三頓吃的盡是淡飯；因此她很想嚐些鹽味呢。阿生雖是老實人，但聽到了這點，也不禁大怒，便走到外間向凶婆去問罪。但他還沒有說到三句，那凶婆已惡聲惡氣的說上了一大篇。阿生對於口角，素來是外行的，雖是滿肚子的理由，却說不清楚，而且說了幾句便接不上去，得再思想一會才又想出幾句；可是又給那凶婆似是而非的理由駁倒了。他一方面在憤恨這凶婆的強橫無理，一方面又在佩服她的口利舌尖，說話簡直不用思想；像自己呢，想又想不出，說又說不清，結果那得不吃敗仗？

後來陳林福說：「英珠的病已經這樣的重了，當先設法救治；其餘一切，後來可以再說的。」阿生說：「林福哥的話不錯，目下最緊要的是救病人呀！」於是林福和阿生開始商量。大約過了半小時才商量好；便是英珠由阿生領回去，陳家負擔一些醫藥費。所以阿生就把一條小棉被裹了英珠，抱了就走。林福送到門外輕輕的對阿生說：「真對不住你，更對不住你的女兒！我老實給你

說：英珠的病確是那凶婆虐待出來的。我爲這事也和她鬧了幾次，但一些沒有用。我娶了這個後妻，真是我的晦氣。你的女兒遇到了這個凶婆，更是晦氣！但事已如此，有什麼法呢？所以你也別太傷心！現在最要緊的，便是請醫生救治她的病。一說着，旋轉頭去向後看看，見沒有人，便從懷裏掏出三張法幣，交給阿生說：「這裏是十五元，和剛才的一共是二十五元了。那時凶婆在場，我不敢多答應你；不然，她又要大鬧了。」阿生經林福這麼一說，方才的一些氣早打消了，况又多拿到了十五元啊。

六

阿生和林福告別了，便抱着英珠走向家來。不上幾個鐘頭已到了家裏，很快的安置了牀褥，使英珠睡了。又叫人到鄰近的王姓家去，叫國祥來看看病重的姐姐。

不多時，國祥戴了一頂小笠帽，赤着腳，急急忙忙的跑來了。進了門，叫了聲爸爸，便去看姐姐。英珠這時似乎有些睡去，突聽得有人叫姐姐，就睜開眼來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的弟弟國祥，便也哭着叫了聲弟弟。大家叫了一聲之後，也沒有別的話，祇是默默地对視着。諒來兩顆小小的心已給哀傷充塞住，所以說不出話了吧。

原來國祥從英珠到陳家去後，不上一個月，就到鄰村的王姓家去當小牧童；食宿之外，每月還可拿到一塊半錢哩。

那村的東隅有一座小小的山頭，叢生着青翠的樹木，又突立着不少的奇石。在半腰裏還掛下了一道小瀑布，經過了三個曲折，才流到山下的一個大水潭裏。潭裏繁生着一種不知名的小銀魚。每當朝日初升，便有一個小牧童牽了一頭老水牛，慢得不能再慢的一步一步地踏來，這便是小國祥呀。他到了潭邊，把牛放了，牛就伸長頭頸，在潭裏很安閒地作牠的牛飲。他在一旁看着，或隨意採折些野花野草，再高興了，就打上一兩個不很完全的虎跳；有幾次打到當

中翻不過去，就向橫裏倒了下來；他倒了下來，便吃吃地笑着。在飲水的老牛，也旋轉頭來，向他眨眨眼睛，接着便是杭的一聲。頭幾次竟把他嚇得一跳；後來也聽慣不怕了。若是天氣溫和的話，他便在潭裏弄水洗腳，將兩腳在潭裏盡力攪動，水就翻滾沸騰，並激起了許多泡沫，活像珍珠玉粒。可是嚇壞了那些小銀魚，害得她們往下直鑽。

有一天吧，國祥仍牽着那頭老水牛去飲水。剛飲了一會兒，來了一個較大的牧童，也牽着一頭牛來飲水。他一看見國祥的牛已在先飲，便大怒說：「小鬼頭，不懂規矩，竟敢搶佔地方！」國祥却不理他。他氣極了，走過來就是一拳。國祥倒也靈活，見他打過來了，便向地下一坐。那大牧童竟打了一個空；他更氣極了，在拳頭上吐上一口涎唾，再打過來。這一次，却避不走了，所以終於吃着了一拳。國祥便放聲的哭了。那大牧童就恐嚇他說：「你再哭，拋你到潭裏去！」果然，嚇得國祥不敢再哭。

不一會，那大牧童牽着牛去了；去的時候還用拳頭向國祥伸伸說：「下次

當心！若再不識相，必給你吃更厲害的生活！國祥祇哭喪着臉對他看看，也沒回答他什麼。那牧童也就沒意味再罵下去了。

在他小小的腦海裏，開始一種愛痛的思想。他想到自己的娘若在着的話，必不會來做看牛郎，也決不會受別人的欺侮；即使受人欺侮，也可以告訴娘去，娘必會代我去打他一頓。但現在娘睡在木箱子裏不出來了，害得我受了欺侮沒處可以告訴，吃了拳頭沒人替我打還。他想到這點，不禁媽媽呀，媽媽呀的叫了起來。接着又嗚嗚的失聲哀哭了。那天，他一個人在那邊哭了好久，才牽着牛回去。一路上，那頭老牛在後面杭杭杭，杭個不停，也許是對着國祥在表示什麼意思吧。

這件事後的第三天，國祥剛從放牛回來，便有人叫他去看看姐姐，並說病重了，也許快死呢。他就急忙的奔向家來。衣服也沒有換，鞋也沒有穿，頭上還戴着小笠帽哩。

七

阿生雖把英珠抱了回來，但也想不出什麼辦法，於是和四鄰去商量。四鄰的人，一知道英珠給陳家凶婆虐待成病，有的便叫阿生去告官。有的說將那凶婆拖來做她一頓。阿生說：「這些慢慢講。眼前醫病最要緊呀！」但這個問題也難解決：因為鄰近又沒有醫生，醫生全在城裏；而城裏的醫生又不很靠得住；靠得住的祇有一個，可是醫金又非常昂貴，窮苦人那裏看得起！況英珠的病，又不是。一次便看得好的，最少也須看上七八次吧。那末如何負擔得起？雖說由陳家拿來了二十五元，但那裏够用？所以商量了好久，還是一個空。後來這事給天主堂裏的司事唐先生知道了，便差人去叫了阿生來，對他說：「你的女兒病很重，沒錢請好醫生；何不叫我們天主堂裏的白帽子姆姆去醫治呢？」阿生說：「白帽子姆姆，是醫生的名字還是什麼？」——「不，白帽子姆姆便是

戴白帽子的修女，中國人，外國人全有；她們專做好事，專給人看病的。「阿生說：「喔，是的，我知道了！頭上戴一塊很硬很大的白手巾，還有三隻角，前面一隻，兩面各一隻，走起路來便會一翹一翹的是麼？」唐先生說：「那便是的。」阿生又說：「你們叫白帽子姆姆，我們却不叫白帽子姆姆，叫外國白尼姑。我看全是外國人，你怎的說中國人也有呢？」唐先生說：「確是有的，但因為她們穿上了那種服裝，戴上了那樣帽子，你們分別不出罷了。」接着又說：「別的不必多講，你明天一早將你的女兒抱去，叫白帽子姆姆醫治吧。」阿生說：「要人介紹麼？」唐先生說：「若有人介紹，那自然更好；但普通是不必人介紹的。」阿生心想：有人介紹既然是更好，我何不就請唐先生做介紹呢？所以說：「那末請你做個介紹吧！」唐先生倒也不推辭，便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他，他拿到了信說：「天主堂裏的人這樣好，以前我倒不知道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阿生便抱了英珠進城去尋白帽子姆姆的施醫處，尋到了，就把介紹信拿出來交給施醫的姆姆。這姆姆是外國人，雖會說中國話，却不會看

中國信。她於是去叫了一個中國姆姆來代看。中國姆姆看了，就將意思說給她聽。她聽了很喜歡，就對阿生說：「很好很好！放心放心！」同時解開包着英珠的被，按了按她的脈，知道她患的是極度的衰弱症。英珠患的確是極度的衰弱症，因為她一天到晚的勞作着，却没有相當的休息，又沒有足够的飲食；勞苦既是過度，營養又是缺乏，那得不患這種衰弱症呢！

姆姆對阿生說：「你的女兒患的是衰弱症，可住在這裏醫治。因為抱來抱去，是有危險的。」阿生聽了真喜歡，就對英珠說：「你安心住在這裏，姆姆會替你醫治的。我也不時會來看你的。」說完，又向姆姆道了謝，便快步的回來了。

英珠的病既是因為缺乏營養和勞苦過度，那末祇要吃滋補品和作安適的休養，便能轉好的。姆姆也知道這一點；所以使英珠睡在溫軟的牀上，又天天給她吃牛奶雞蛋一類的補品；此外更給她打補血針。沒多幾天之後，英珠的面部已呈現着血色，也會說，也會笑了。阿生那天下午去一看，喜歡極了，向着姆

姆連連打拱，頻頻作揖。姆姆說：「你看她好不好？」阿生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！謝謝，謝謝！」

兩個星期後，英珠已能下牀行走。阿生見她已能行走，便想叫她回家去。英珠說：「我還要在姆姆地方學道理哩。因為我也要進天主教呀！」阿生一聽，倒呆了半晌。他想這事確爲難了。若答應她，將來一定有許多不方便；一門有了兩教，許多事體怎麼辦？若不答應她，如何對得住救她性命的姆姆！至於天主教究竟是怎樣，自己又不知道。於是對英珠說：「這事讓我和唐先生去商量一下再說，明天或後天我來看你時，答覆你吧。」

英珠怎的會要進教呢？因爲看護她的姆姆，不時給她講些緊要的道理；她很願意聽，也很喜歡聽。所以她現在決意要進教了。

阿生回家後，便去找唐先生，對他說：「英珠的病差不多全好了，也能下牀行走了。不過有一件事倒使我很爲難，便是她竟想入天主教呢？」唐先生一聽，便拱拱手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這真是如天之福！她不但肉身已獲得了康

健，靈魂也將得到光明了！」阿生說：「唐先生，你說些什麼呀！我一些不懂呢？」唐先生說：「我說的便是英珠不但病好了，靈魂也將得救了！這不是可喜可賀的麼？所以你不但不要阻止她進教，我看，你自己也進了我們的天主教吧！」阿生說：「想來天主教一定很好，因為你們天主教裏的人很好呢！那末我們一家子乾脆的全入了教吧！不然，不三不四，反而弄不清楚。」唐先生說：「那還有什麼話呢！」阿生見了這個問題又解決，心裏真覺快感。

第二天，阿生父子倆，便由唐先生陪着進城，去見本堂神父。本堂神父知道他們來做保守，很是喜歡。後來詢問之下，還知道一個便是英珠的爸爸；一個呢，是英珠的弟弟。因為本堂神父已看見過英珠，並也知道英珠做童媳受虐的種種經過。英珠既願進教了，目下父子倆也願進教，所以更覺快樂。他又見國祥活潑天真，心裏怪愛惜的，便拉拉他的小手說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國祥說：「外國公公，我今年八歲了。」唐先生聽了便說：「別叫公公，叫神父；也別添外國兩字。」神父聽他叫自己外國公公，哈哈地笑了。國祥所以叫外國

公公，想來因他看見神父留着很長的鬍子，而又是外國人吧。

阿生因要做魚販，不能留堂學習道理，所以神父叫他到鄰近公所的唐先生那裏去學習。而國祥就在本堂所設立的三德學校裏唸書，一方面也學習要理。父子倆聽了這樣處置，非常高興。當向神父拜別時，神父又給了國祥一握外國糖，國祥用雙手接了過來，便說：「謝謝巡捕！」唐先生聽見了說：「不是巡捕，是神父。」這又把神父引笑了。其實國祥倒不是有意叫什麼安南巡捕，印度巡捕那種的巡捕；但因爲刁嘴，所以神父兩字，在他叫來便變成巡捕了。

唐先生先自回家去了。父子倆便到對面姆姆堂去看英珠。阿生對英珠說：「我和國祥也要學道理進教了。我在唐先生那裡學習，國祥進三德小學學習。」英珠說：「真的麼？」阿生說：「自然真的，爸爸難道會騙你麼？」國祥也插嘴說：「是，真的！姐姐你看，神父還有糖給我哩。」說着，就分了一半給英珠。英珠真喜歡得心花兒怒放呢。

至於英珠和陳家的親約，早經中人說好，永遠解退作爲無效。因爲英珠已

不願再去，阿生也自然不忍叫她再去；那邊的陳林福更是巴不得。兩方既各同意，事情自然容易解決了。

八

一星期後，國祥已在三德小學裏唸書了；同時也開始學習要理。他天資很好，又肯用功；所以師長全很愛他，本堂神父更喜歡他，同學們也和他很相得。

他具有天賦的好喉音，又清曉，又圓潤，更有歌詠的天才，任何難唱的歌，他祇要聽過兩遍三遍，就能脫口而唱；但平時不肯輕易唱；神父或師長們叫他唱，他便紅着臉孔哇哇地唱了。同時還要做着種種滑稽的手勢，和可笑的動作；往往引得旁人捧腹。所以國祥是人們的快樂，學校裏的一朵鮮花。他有時高興了，還打虎跳，翻筋斗，或是豎蜻蜓。同學見了又是大笑。後來師長說：

「這種舉動不很雅觀，勿做爲是。」他以後就不再做了。

英珠也怪聰明，怪玲瓏的。姆媽們也全很喜愛她。她和國祥一般，具有絕妙的喉音，和歌詠的技能。有一次，姆媽們集合在一室裏靜默地做着手工，忽遠遠地聽得一種歌聲，又雅妙，又清脆，節拍一些不錯，字句也念得極清楚。她們聽完了，全覺得非常奇怪，彼此相問說：「這是誰在唱呀？」後來詢查之下，還是英珠在她自己的小屋子裏獨唱着呢。唱的是亞物海星那隻歌。原來她當姆媽們在學習的時候，常竊聽着，聽了幾次之後便已會唱。那一天因一時興起，就放喉高歌了。

另一天吧，她在屋子裏覺着很無聊，偶而想到姆媽們的服裝倒怪有意思的，尤其是她們的大白帽子，所以自己也想來裝扮一下。她就拿一塊大白手巾當帽子，這種手巾，洗後是貼在晒板上晒的，所以很挺硬。她便把手巾的一角向裏一摺，然後打頭頂包到腦後，再用扣針一扣，三角白帽便成功。但伸手向後面一摸，頭髮還露着。記得姆媽們的頭髮是沒露着的，那麼自己也得將頭髮蓋

住爲是。於是再搜尋相當的東西，結果尋到四五張大白紙，她就剪了一小方，往腦後一塞，頭髮便沒露着了。既尋到了白紙，一切更好辦。她又把白紙剪成一個圓領，一裝上去更像了。可是還缺一身衣裙；在沒有辦法之下，祇有拿一幅深藍色的牀單當作裙。她身上穿的本是藍色布褂子，那末也混得過去，一切裝扮好，她便效學着姆姆們，開始在房間裏一軟一軟來去地走着；同時帽子上兩隻角，也一翹一翹的翹着。她自己看看，也覺好笑，一壁笑，一壁走。這時房門突然開了？進來的原是大姆姆。

那大姆姆一開門進去，却不見了英珠，祇見一個又小又矮又像又不像的小姆姆在那裏站着。她不禁叫着說：「你是誰呀？」但英珠還沒有回答，他已經看出這個小姆姆便是英珠了。大姆姆笑了一會說：「你來。」就把這個假姆姆領了去；她的意思是要給別的姆姆們看看呢。

恰巧好幾個姆姆聚在一塊兒談着，忽聽得有人說：「請看，又有一個新的姆姆來相幫我們了。」她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大姆姆，果然領着一個小得了不

得的小姆姆。她們心想，會長派這樣小的一個姆姆來，不是還需要我們拖麼？那裏談得上幫助呢？她們走近一看，又經大姆姆一說，才知道是英珠假扮的；真把她們笑壞了。那天晚上，在膳廳裏吃飯的時候，有幾個姆姆想到日間英珠扮姆姆的事，又不禁失聲的笑了出來。

九

阿生除了到唐先生那裏去學習道理外，天天仍挑着魚担出去叫賣。他的嗓子也不錯，叫喊起來怪響的：「黃魚烏賊，鮮白鱸魚要哇……？要哇……？黃魚烏賊鮮白鱸魚！」這喊聲，往往把人們從夢中驚醒。他每天刻版的X時到X街，X時到X弄。所以沒有時鐘的幾家，簡直把阿生當了時辰鐘：見他挑着担兒來，便知道是幾下鐘了。

當他愛妻未死之前，他的喊聲是充滿着快樂和甜蜜的。自從愛妻死後，雖

也同樣的喊着，但喊聲裏充滿的，已不是快樂和甜蜜，乃是悲哀和憂傷了。他素來是很誠實的，從不欺騙買主；價錢更是公道，所以人們喜歡買他的東西。

自從他做保守後，更誠實更隨便了。買主說：「阿生，這烏賊幾個銅板一隻？」阿生說：「十個。」——「六個賣麼？」——「好好好！」另一買主說：「阿生，這帶魚多少一兩？」——「四個銅板。」——「二個好哇？」——「噢噢噢！」人們見他這般肯讓，後來竟然不敢再還價；阿生說多少，他們便情情願願的拿出多少。所以和阿生交易，是最爽直不過的。不像別的魚販，爲了一錢半文的上落，鬧得烏煙瘴氣，結果還是一個買不成。魚販往往罵買主說：「吃不起，買什麼魚？」買主罵魚販說：「你這賊行販，良心黑得像煤炭店的老闆！」於是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大打口仗了。

有一天，阿生挑了一大担的魚去叫賣，天又熱，担又重，挑得他汗流浹背，頭上熱烟直冒。他便放下担兒，解開衣服透透涼。人們無意中發現他胸前掛着一塊牌，便問他說：「這是什麼牌呀？」阿生說：「這是天主教的牌。」——

——「你也入天主教了麼？」——「我正在預備入，還沒有入哩。」——「天主教是怎麼樣的？好麼？」——「講到怎麼樣，我還不很知道；因為我初初在學他們的道理呢！至於好麼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，好到頭兒了！所以你們也快去入吧！不入，真錯過啦！」——我一個將死的女兒，是他們醫好的，他們待我的女兒，比親生女兒還好哩！」別人聽了，也不說什麼，祇笑笑罷了。

十

三個月後，英珠已學完一切要理和經言，身體也早已完全恢復康健。所以阿生打算領她回家。那天阿生拿了十塊錢給姆姆，算作飯錢和醫藥費。大姆姆說：「你家也清苦得很，這些錢你拿去买柴買米吧！」阿生聽了，真喜歡，真感激！

姆姆們對英珠的離去，感到很憂痛。但她是別人的女兒，自然不能久居

在自己的地方，所以雖是覺得萬分的捨不得，也祇好放他回去。臨走時，送了她許多東西：衣服啦，食物啦，足足裝成一網籃呢。

國祥仍在三德學校讀書，阿生也不時去看望他。去的時候，總帶些什麼吃的東西去，有時也給他些另用錢。國祥也很希望爸爸來看他，因為他知道爸爸總不會空手來的。幾時看見爸爸來了，便跳跳蹦蹦的迎上去，然後陪着爸爸看這樣看那樣說：「這是我一級裏的成績；那是×一項的統計。」但阿生那裏會懂成績和統計；所以祇是有意無意的隨口答應罷了。

阿生每次去看國祥，也必去見本堂神父。本堂神父見阿生來，也很喜歡。神父往往問他道理學得怎樣了，經讀會幾端了；或是問他近來生意怎麼樣，賣的是什麼魚。若說到國祥，神父又極口讚揚說他怎麼用心，怎麼守規，怎麼活潑可愛。阿生聽了，快樂得說不出話來。

有一次，阿生看望了國祥要走了，國祥送出校門，然後立正了，對爸爸說：「爸爸，再會吧！」接着便來一個軍士式的深鞠躬。阿生見了，又覺安慰，

又覺好笑，但一時也不知怎樣對付他才好，祇是抓抓頭皮說：「下次我再來看你吧。」

阿生在歸途上，一壁走着，一壁想着。他想到本堂神父的慈祥，又想到國祥的可愛，不覺笑了出來。剛有熟人在一旁走過，便問阿生說：「你今天也許在路上拾到了什麼東西吧！」

英珠雖在陳家吃了許多的苦，却也學會了許多的事：燒飯也會，做菜也會，連得補補縫縫也會一點。在姆姆地方又學會了打絨線，做繃子，踏鐵車。以前的英珠，在家還須人照顧，所以阿生在設法之下，把她送到陳家去。自陳家回來的英珠，不但不須人照顧，還能照顧別人呢。因此英珠在家，爲阿生倒是一個大幫助。本來阿生賣完魚回來，還得自己燒飯做菜，往往忙得喘不過氣來。有了英珠，一到家便可翹着腳吃現成飯了；況英珠做的飯和菜，都比自己做的好呢。

十一

地球很快的轉着，前進着，人間的光陰自然也飛一般的過去了。從阿生一家開始做保守，不覺已滿一年，神父再度考問之後，知道他們對於緊要的經言和道理，俱已相當的熟悉，而且願進教的心也非常懇切；尤其是兩個小孩子，見了神父，總是開口求領洗。所以神父決於耶穌升天瞻禮那天，給他們三人付洗。他們聽了，喜歡萬分；特地是國祥，當他一聽到神父准他領洗，也忘了老師的話，竟然又打了三個大虎跳，翻了一個筋斗，還豎了兩三分鐘的蜻蜓。英珠呢，因喜歡極了，一連好幾天睡不着。至於阿生，心裏也許在大開其花，但外面倒沒有什麼特別表示。

可喜可慶的日子快到了。阿生一家忙着預備，把家裏大掃除了一下；屋外也叫泥匠來刷刷白，修補修補。四鄰見了，有的說：阿生家做喜事麼？有的說

：阿生發了橫財麼？幾個知道的說：他一家過幾天要進天主教呢！喔，進天主教也得這樣大排場啊！

三個人聚在一塊兒，在商量着取什麼聖名。阿生問英珠說：「你願取什麼聖名？」英珠想了一會說：「我就取聖母升天吧。」阿生說：「取得不錯。」於是又問國祥說：「你呢？」國祥說：「姐姐既取聖母升天，那末我就取耶穌升天吧。」阿生點點頭說：「我們正在耶穌升天那天領洗，你取這個聖名很好，況且也很容易記。」後來兩個小孩子問爸爸說：「爸爸，你自己呢？」阿生摸摸下巴說：「我一時也決不定；你倆都取升天，升天還有別的升天麼？若有，我也取升天不是很好嗎？」英珠和國祥想了一會說：「也許沒有別的了吧；因為我們記得光是這兩個升天呀！」阿生抓抓頭皮，口裏又哼了一聲說：「那倒有些討厭；所有的兩個升天又給你們取了去！」英珠說：「那末我一個讓給爸爸吧！」阿生說：「既取了去，倒不必讓；現在你倆莫噪，讓我靜思一下，也許會想出比你們更好的聖名來。」約摸過了一二分鐘，阿生說：「有

了，我就取做聖神降臨吧。」兩個孩子聽了齊聲說：「好好好！」於是叫國祥填寫在那一張印就的紙上，預備明天拿給唐先生去看。

明天一早，阿生就拿了那張紙去給唐先生看，並問他取得好不好。唐先生展開來一看，幾乎把大牙也笑掉。那張紙上是這樣的寫着：

領洗人

聖名

李阿生

聖神降臨

李英珠

聖母升天

李國祥

耶穌升天

唐先生笑了好一會，才對阿生說：「怎的七揀八揀，揀了幾個瞻禮當聖名呢？這些是不能當聖名的呀！」阿生說：「噢！你不是說瞻禮單上寫着的，儘可以取麼？這些明明是寫在瞻禮單上的呀！」唐先生說：「真要命！真要命！我說的是瞻禮單上的聖人聖女的名字，不是說瞻禮的名字，但現在也不用多說了，快去改換吧！」阿生說：「我們也許又要弄不清楚，還是請你代我們取」

幾個吧！」唐先生說：「也使得。」於是就替阿生取了個若瑟；替英珠取了個路濟亞；國祥呢，取作類思。阿生向唐先生道了謝，便拿了那張紙回去。一進門，英珠和國祥搶着問阿生說：「爸爸，我們取的聖名，唐先生怎麼說呀？他說好麼？」阿生說：「真給唐先生笑煞哩！因為我們取的是瞻禮，不是聖名；瞻禮是不能當聖名的。」兩個小孩子聽了，伸伸舌頭，又互相看看。過一會英珠說：「那末我們究竟取什麼聖名呢？」阿生說：「唐先生已替我們取好了：我是取若瑟，你們倆一個是路濟亞，一個是類思。」他們聽了說：「很好，就取這個聖名吧。」

耶穌升天瞻禮終於到了，英珠和國祥各穿了一身小洋服。這是大媽媽做給他們的。英珠和國祥有大媽媽替他們裝扮。可是阿生沒人替他裝扮；那末祇有自己裝扮了。他穿的是一件向拆衣店買來的藍緞袍子，又向唐先生借了一件直貢呢的馬褂，倒有些像國府委員呢。

代父代母當然早已請好。阿生請的是唐先生，英珠請的是媽媽堂裏的一位

女教師；國祥的代父呢，便是三德學校的徐老師。

那天彌撒前，便舉行聖洗禮。他們全應對得很好，一些沒有鬧錯。後來在彌撒時，就恭領了初次聖體。這樣耶穌的神園中，已添開了三朵鮮花兒；聖教的寶冕上，也增鑲了三顆金剛石。

這天中午是在堂裏吃飯的。降福後，便趕回家去。同去的有國祥的代父徐老師。英珠的代母，阿生雖請過她，可是她謝却了；因為路遠來去不便呀，況還須在那裏過宿呢。

第二天的中午，阿生便在家擺了一桌酒。唐先生坐上位，其次是徐老師，以後是阿生的一個表弟，以下便是他們自己一家子。大家開懷暢飲，非常快樂。後來唐先生和徐老師豁起拳來了：一個「七巧」，一個「八馬」；一個「四喜」，一個「五魁」；豁得真熱鬧。唐先生的面孔漲得緋緋紅，徐老師的眼睛彈得滾滾圓。結果唐先生輸了，喝一杯酒。但過一會，他又要和阿生豁。阿生說：「你是代父，我是代子，那是犯禮的！」唐先生說：「不要緊，沒有關係

的！」但阿生總是不肯。後來叫他和徐老師豁，倒答應了。徐老師喊「三元及第」，阿生喊「十條大鰲」；徐老師喊「六六順流」，阿生喊「烏賊一對」。唐先生說：「別豁了，別豁了！再豁下去，人也要給你笑煞哩！」原來阿生是魚販，所以豁起傘來，也是一「烏賊」一「鰲魚」的一類東西了。可是別的魚販豁起傘來，倒沒有這種樣子的。阿生那次也許是有意引人發笑吧。

後來徐老師又要和阿生的表弟豁。阿生的表弟神氣怪足的，開口便來一個「全家福」；可是祇伸出四隻指頭。徐老師說：「你既喊全家福，為什麼指頭祇伸四隻？我又沒有六隻指頭！」於是再來「一定中」，這是阿生的表弟喊的，仲的却是一隻小指頭，「兩榜」，這是徐老師喊的，仲的是一個光拳頭，那末是給阿生的表弟喊中了。但徐老師不服，以為喊「一定中」當伸大指頭，仲小指頭不算數。兩人笑鬧了好一會，才由唐先生出來做和事老；他說：「徐老師不肯認輸，怕的是吃酒；那末那杯酒我來吃吧！」就搶過來一口氣的喝了下去，不過把眼睛略閉一閉就是了。兩個小孩子呢，祇哈哈的在旁笑着。

酒是十一時半開始吃的，吃到一時另些才完畢。過不多時，徐老師和國祥便動身走了；因為他們明天便該上課，若不是前一晚趕回去，那裏來得及呢。

十二

阿生一家在保守時代已是相當的熱心，生活已完全公教化了；進教後更是熱心，生活更公教化了。國祥是在三德學校讀書，那不必說。祇說阿生和英珠吧。他倆對每天的早晚功課等，從不缺失；大小齋期，守得更嚴禁；主日必上公所去；若有神父到來，一定開工領聖體；有時可能的話，還趕進城去。所以他倆雖是新教友，却比許多老教友熱心得多。

他們進教後第二年的夏季吧，阿生忽覺身體有些不舒服。起初還支撐着，仍出去賣魚；可是後來就支撐不住了，因此不能再出去賣魚；末了竟然不能起牀。這時國祥因放暑假也在家。唐先生呢，回老家看父母去了，所以不在。當

他臥倒的頭幾天，神父曾來看過他一次，見他沒有什麼危險，因此也沒替他終傳。但後來病竟一天一天的重了，他就叫自己的表弟去請神父來終傳。終傳後的晚上，病突起劇變；他潔白的靈魂，便離肉身到天堂去了。死前將兩個孩子託給神父，請神父收作兒女。

神父把一切料理好後，就實踐所託，將英珠送入姆姆堂去讀書，國祥仍繼續在三德學校求學。

十三

這位神父西名叫 Paul Cornet，到中國後，便根據他的西名，取姓高，名叫而納。他是法國北方人，家境極好，在鄉間是數一數二的富戶。現在我們權稱他的父母爲高先生，高太太；因爲稱他倆的本姓名，未免太麻煩了。

高姓夫婦俱是極熱心的信友，他倆結婚後，異常和愛，在鄉間過着純潔而

快樂的生活，數年後已生有二男一女，高神父是行二，他自幼就有意修道，本擬讀完中學去進修院。

他進中學後的第一年吧，霹靂一聲，歐戰爆發了。高神父的哥哥已到了服兵役的年齡，那末祇得別了父母弟妹，去爲國家効力。他在作戰時，非常勇敢，好幾次立了奇功，因此得了不少的獎章；不久便遷升了一個小隊長。

開戰後已兩年了，而他仍健在；不過在不甚緊要的部份，曾受過幾次傷罷了，可是不幸，就在這一年的×一役裏，敵方一炮飛來，正落在他和十數個士兵的近處，這樣他們全數便爲國捐軀了！這消息傳到他家中，驚呆了高先生，哭昏了高太太；高神父和他的妹妹呢，也是嗚嗚地哭得怪傷心的！

戰事到了第四年將末，終於停止了，法國的人民，雖是力盡筋疲，創深痛鉅，但戰爭既已完畢，總覺鬆了一口氣；於是大家忙着收拾一切，整理殘局！一般失兒女的父母，失父母的兒女，和失丈夫的妻子，失妻子的丈夫，雖是覺着萬分傷痛，但既已得到了勝利，總覺有些安慰。

時局已經平靜，一切也幾乎恢復了原狀，高家又能開始度他們平安的生活。但因傷失大了兒子，他們的幸福便有了深深的殘缺；雖在快樂之中，也總不能忘了心頭之痛！

戰事若再延長一年的話，高神父那末也到了服役的年齡；幸虧在第四年便停止了，所以高神父始終沒有被徵。他于戰事停止後，繼續入中學讀書。讀完中學，便進修院；一年一年的過去，終於晉升了司鐸。這是門庭之榮，也是歡樂之由。高夫婦喜得眉開眼笑，暫將心頭之痛忘却了。恭與頭台聖祭呀，在家設筵慶祝呀，忙碌了一場，也熱鬧了一番。可是過了半年後，高神父得了會長的命，將到中華浙江寧波教區去傳教。這個消息又打碎了高夫婦的心！他倆不禁淚珠滾滾的哭起來。久已沈在心底下的痛苦，又浮了上來；似乎已淡忘了的大兒子，那時又想起來了。所以一會兒痛大兒子，一會兒又痛小兒子。兩人好似掉在苦痛的深海之中，在那裏上下的翻滾着！高神父的妹妹也不知道勸慰勸慰雙親，反而在一旁幫着哭。

但是他們究是有信德的好教友，一切自願隨天主的聖意，這痛哭乃是天性之情，內裏却絲毫沒有怨尤的成分含着呀！

十四

按例，一個傳教士將出國傳教了，得回家去住幾天，和家人聚聚；所以高神父在動身前，也回家去了。父母見了好不快慰，高神父的妹妹更是喜歡。在那幾天裏，他們三人真可說是挖出心思的款待着他，一會兒這樣，一會兒那樣。他們對任何高貴的客人，也沒有這樣客氣過。這反把高神父弄得不安了。此外高太太又整日的對着高神父看；從頭看到腳，從腳看到頭。高神父真覺不懂；可是又不敢問。後來高神父的妹妹也理會到這一點了；她也覺得奇妙。有一次，她竟問高太太說：「媽媽，你整天的對着哥哥看，到底爲什麼呀？」高太太被她一問，眼淚便直滾下來；停了一會說：「他快要到中國去了，相聚的日

子已不多，況他去了，也許不能再見，所以我趁他現在還在家的時候，看一個爽快，看一個滿足呀！——這一說，把發問的她，也引起了深深的傷心！

光陰很快的過去，高神父動身的日子已到。前一晚又設筵話別。親朋也到了不少，並各有些小小的禮物相贈。高神父也一一收下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高家一家子全到車站去；因為他們擬送高神父到巴黎，然後再回來。親友來送行的也不少。大家揮着手，道着珍重便分別了。火車一站一站的過去，不久便到了巴黎。他們往旅館去住，但高神父往總院去。

第二天，高神父又上車往馬賽，然後乘海輪來華。當分別的時候，高太太幸虧有高先生和女兒扶住，不然又要昏絕在地上了。高神父也非常感動，心卜卜地的亂跳，連一爸爸媽媽妹妹，我們將來再見！——那句簡單的話，也得費很大的力才說出，但還說得不甚完全呢。

靠在馬賽岸邊的一艘輪船，高大得和幾層樓的大廈一般；可是開出了海口，到了大海之中，便小得好如一顆米粟，真所謂渺滄海之一粟了。我們可愛的

高神父，便是在那顆米粟之中呀，他靠着船上的欄杆，看那一望無際的海天，看那沸騰翻滾的波濤；又見那潔白的海鷗，在空中飛翔，飛翔了一會，竟突的斜了下，來在水面那麼一點，又很快的飛了上去，這一切使他起了種種幻想，也使他想起了已離別的家庭，和將來到的中華！

這顆小米粟，乘風破浪的前進着，經了一個月另些，終於到了中國的大商埠上海，高神父下了船，便逕往首善堂，在首善堂休息了幾天後，再由上海乘較小的輪船，到了「阿拉寧波」。

在寧波主教總堂裏學了一年華語後，高神父被派遣到定海傳教，在定海傳了二年教後，又更調到紹興，在紹興約摸三年，終於被任爲觀海衛的本堂，這便是李阿生的家鄉；不過阿生是住在鄉間，高神父住在城內罷了。

十五

高神父不時給家裏寫信，家裏也不時有信來，大家通通消息，談談新聞；

所以雖是天各一方，相見不能；但魚雁時通，也能聊解渴念吧。

這次收養了阿生的兩個孩子，自然又去信告訴了雙親；並將一切經過的情形，寫得很詳細。過了兩個月，便有覆信來。他們對他收養阿生的兩個孩子，極表同情。又說：「這是莫大的愛德，最高尚的善工」云云。

以後高神父在寫信時，也往往提及那兩個孩子的事，說他倆怎麼可愛，怎麼聰明，怎麼熱心，怎麼知禮。他倆的照片也寄去過。所以高夫婦雖沒和他們見過面，也已很認識他們了；有時還寄些錢和玩具糖果給他們呢。

十六

時間一息不停地過去。屈指一算，又是一年了一。這一年的×一天吧。神父剛講完了問答出來，便由門房送來一份電報。神父拿了，快步的回屋去，在路上心已忘忘地的跳動，腦海已起伏地翻騰。他不知道這電報是來報喜，還是來

報凶。到了屋裏，坐下來打開一看，神父的面孔立時變得紙一般的白。因為報的乃是凶信呀！原來神父唯一的妹妹，於日前患傷寒症死了！神父拿着那份電報，木偶似的坐在椅上，也不動，也不響；足足經過了二十幾分鐘，才開始哭了。他哭了一會，便到堂裏去，捧着頭跪在聖體欄杆前。這自然是在祈禱呀。後來許多教友知道了，也覺悲傷；一些明悉神父家庭情形的，更替神父哀痛。英珠和國祥知道，便噙噙地哭！

當天神父因為心神過度的惶亂，不能執筆寫信。到第二天才寫一封信去，一來為安慰雙親，二來為探問妹妹死的詳細情形。可是這封信還沒寄到家中，家中寄來的一封信先到了。神父慌忙的拆開來看，裏面是這樣寫着：——

我可愛的高兒：

三條痛苦的繩，將我倆緊緊的縛住了，簡直動彈不得。第一條，便是你大哥的陣亡！第二條，便是你自己的離別！第三條，那就是你愛妹的病故了！吓，多麼可痛，多麼可悲！現在我倆已成了削去枝杈的獨幹，花凋

葉落的枯莖！本已受過重創的心，今又碎裂了；鑿住不久的淚泉，現又重開了！早晨洗面，不必再用什麼水；用淚洗洗就可！每次吃飯前，也不必飲什麼湯；拿淚水喝喝便是！

噯！爲她倒是幸福，因爲可以早登天庭，早享永福！但把尙留在這涕泣之谷中的兩個老人，却苦壞了！我家三朵鮮花，第一朵早凋謝了！第二朵雖還盛開着，却遠在天際，不能相見！第三朵呢，在最近又突的枯萎了！這樣，我們不能再嗅到兒女之花的清香；不能再觀賞兒女之花的麗色！家裏三間屋子，本是你們住的，如今全空了；當我們看看這間是空，看看那間又是空的時候，能不哭斷了腸嗎？

我倆年已老了，何能再得兒女！天主果是全能的，但我却沒有做匝加利亞的資格；你母諒來也沒有做依撒伯爾的福份吧！那末怎麼辦呢？祇有哭着過這餘生了！因爲我倆極需要有兒女承歡膝下；沒有兒女，簡直不能生活。即使別家的人肯做我倆的兒女，我倆也極歡迎，必拿父母之心對他

們，和對親生的兒女一般，可是有誰肯做我倆的兒女呢？

你妹患的是傷寒症，起初我們想不要緊，醫生也說沒關係。後來竟突起變化，沒法救治了；於是便領終傳，終傳後第二天就死了。死時很熱心，很忍耐！

我倆自己這樣悲傷，所以叫你不必悲傷那句話也說不出。但你修養比我們高，一切自然比我們達觀，比我們更能隨天主聖意。那末你自己一定會節哀的吧！

你的
母父字

這封信是接到電報後又過了三個星期光景寄到的。那天高神父正坐在公事桌上寫賬；寫好後，剛把賬簿放進抽屜，門房便把信送來了。高神父唸了那封信，又流了好一會的眼淚，然後立起身來往堂裏去了。

神父出去不久，僕人阿三就來打掃房間，這阿三年紀還輕，不過十八九歲，是一個再好事不過的人，一切都要打聽，一切都要追究。他知道今天神父接

到了一封信，據說是家裏寄來的，那末神父又要哭一場了。他這樣想着，已走到神父的房門口；敲了兩下不見答應，知道神父又往堂裏去了；他便開了進去。好事的他，先要在神父房裏查看一週，然後掃地。當他查看到公事桌上却發現了幾滴水，在別人一定不以爲奇，也決不會去推究；但阿三却要推究它一個水落石出。他想，這水是什麼水呢？洗臉水，刷牙水，諒來不會洒到這上面來的。那末也許是眼淚水吧，但究竟是不是呢？也難以決定。他想了一會說：「眼淚水是鹹的，那末讓我嚐一點便會知道了。」於是用指頭蘸一點兒放在舌尖上「嚐」，他說：「是，是，一定是！」正在這當兒，神父不知怎的又突的回來了，阿三在忙亂之下，便拿起掃帚使勁的掃，掃得屋子裏好似發了大霧。神父說：「這麼用力作什麼？今天別掃了，出去吧。」阿三換了掃帚，提了畚箕便退出來，一摸額角儘是汗呢。

神父剛坐下去，發現桌上幾滴水，他想到一定是方才哭下的淚水，就去拿塊抹布來拭了，然後又坐下，把手支着頭，靜思了好一下，又拉開抽屜，拿出

那封信來重唸一遍，他忽的跳了起來說：「雙親既這樣希望再得兒女，即使別人肯做他們的兒女也是極歡迎的，那麼把英珠和國祥送去不是很好很配嗎？況父母也許有這個意思，不過說不出口罷了。」他想到這一點，興奮極了，幾乎笑出來。但一轉想，不知英珠和國祥肯不肯呢？所以他就去叫了國祥來，將自己父母怎樣希望兒女的意思說給他聽，並問他願不願到外國去做自己父母的義兒。國祥說：「到外國去做外國人麼？好好好！我頂要做外國人呀！但姐姐去不去呢？」神父說：「我還沒有問過她哩。她若肯的話，你們倆一齊去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」國祥剛轉身出來，神父又叫了他回去說：「你當守着秘密，不許告訴任何人；不然，不給你去了。」國祥連聲答應着，便跳跳蹦蹦的出來了。」

神父到姆姆堂去，將這意思說給姆姆聽，姆姆們全贊成；然後將英珠叫了來，說給她聽後，並問她肯不肯去，願不願去。英珠却呆住了，答應不出；過了一會才說：「去了將來能回來麼？」神父對這一點倒沒仔細想過，所以也答

應不出；但又問英珠說：「你的意思怎樣呢？」英珠說：「將來可以回中國來的，我願去；不然，我……」神父說：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不用說了；目下你對這事當守秘密，誰也不要告訴。」英珠說：「知道的。」

神父從姆姆堂出來，剛進門，國祥便迎上來，輕聲的問神父說：「姐姐願去不願去呀？」神父說：「還沒一定哩。」說完便走了。國祥心想，姐姐真不直爽，真會搭架子。

神父到了房裏，便提起筆寫信給父母。筆尖在一張有細細的藍線的白紙上橫着，擦擦地過去；曲曲折折的洋字兒，便呈現在那張紙上了。一行又一行，一段又一段，滿滿的寫上一大張，把吸水紙吸乾了，又唸一遍，便摺好了放入信封裏，寫上住址和收信人的姓名，再貼上郵票，叫人送去投進了郵政箱。這信在郵政箱，不久便被裝入郵件袋，然後送上輪船，再經過幾番搬運，終究到了法國；到了法國後，又經了幾次手續，才投進了高家門前的信箱。

高先生拿到了那封信，一看是由中國高兄寄來的，便連聲叫在樓上的高太

太快下來。高太太正在穿衣，一聽下面高先生喊她，便慌忙的把衣穿好。她料想總有什麼特別事，不然，高先生怎的會喊得這樣的急呢。高先生連喊了幾聲，還不見高太太下來，便想趕上樓去；扶梯是在門旁轉角處；一個快速地下來，一個心急地上去，便在這轉角處，兩人撞了個滿懷；因為力量平均，所以結果兩人全撞倒了。但高先生究竟是男子，便自己立了起來；高太太却爬不起來了，經高先生使盡力量的拉，拉了好些時才拉起來。高太太不高興了，白白眼睛說：「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呀？既然叫我，我自會下來的，要你趕上來作什麼？」高先生心想：這種事一輩子也爭不明白的；所以他也不說別的，祇說：「高兒有信來呢。」高太太一聽高兒有信，剛才相撞的事也忘了，便說：「那末快拆開來看呀！」於是兩人慌忙地把信拆開，信是這樣的寫着：——

可愛的雙親：

我得了愛妹的死耗，真覺莫名的傷心！唸了你倆的來信，更感無窮的慘悲！噯！大哥既死，小妹又亡；而我呢，遠在千里，不能朝夕在你們膝

下，你倆感到極度的苦痛，那是理所必然的。我前一封信裏所有安慰你們的話，我也明知是無效的，不過在我一方面應該有這一着罷了。但我現在却尋到了一個方法，不但能消散你們的憂苦，還要使你們心快意樂呢。你們也許不相信，讓我說給你們聽吧。

你們所以這樣憂痛，無非爲失了兒女；那末要解除這憂痛，唯有再得兒女了。若說再度生養，你們自己也認爲不可能；因此祇能希望有個義兒義女就够。我剛才說尋到了一個方法，便是找到了兩個做你們義兒義女再相宜不過的人呀。你們想是誰？便是你們所深愛的英珠和國祥呀。他倆做你們的義兒女不是極相配的吗？不也是你們所極願意的嗎？但有一個條件：便是你倆百年之後，他們仍要回歸中國。這見得他們是多麼的愛國愛鄉！所以我對這條件認爲極合道理，極有意義。想來你們也是一樣的吧。

我雖知道你們對這件事無須乎考慮和商討，因爲這是你們所求之不得的；但總希望你們來一個覆信，使我能更確定啊。

你們的高兒敬上

當高老夫婦念完了這封信，真喜樂極了。高先生竟然跳着唱了起來。高太太一看高老頭子這樣，自己也是一軟一軟地作起歡樂舞來了。

過一會高太太說：「高兒既叫我們寫回信，那末快寫吧！」高先生說：「不錯，這事愈快愈好。」於是走到桌邊提起筆來想寫，可是因喜歡過度了，反而不知寫什麼好；竟捏着筆，呆在那面。高太太說：「讓我來寫。」便叫高先生走開，自己來寫；結果也是一個寫不出。末了仍是高先生寫成的；不過很簡略，沒有幾句話，大意是說：「這是我們所最希望的事，巴不得能早早實現；就是叫他倆愈早來家愈好！至於那條件更是毫不成問題的。」

這封信經了一個月才寄到觀海衛。高神父看了，就去告訴英珠；英珠知道將來能回國，便滿口答應。後來國祥知道姐姐也已答應，喜歡得手舞足蹈，險些兒又要打虎跳。

事情既經決定，那末便當開始預備：第一，他倆當讀法文，因為到法國去

，自當知道法文；不然，到那邊去做啞巴，算什麼，像什麼呢？但爲英珠一些沒有問題，因她很早已在讀法文了。情形是這樣的：她每次遇見姆姆們，便效姆姆們來一句法國話的問安，姆姆們見她這樣愛說法國話，便開始教她了。現在既將到法國去，不是剛用着了嗎？至於國祥，光讀過一些英文，法文却沒有讀過，所以神父從那時起開始教他法文。他倆天資俱是很好，讀外國文字更不覺一些困難，口音又很正確；在比較之下，英珠更好，唸起來真像彈鋼琴。

高神父預定一年半後送他們到法國去；可是家裏橫一封信直一封信，總叫高神父快些送他們去；還說法文不會來也不打緊，到了那面他們自己再教他們就是了。高神父被逼不過，祇得將時期縮短，答應十個月後送他們去；可是高家來信還是說太晚太長久，但神父也不管不理了。

十七

一月一月的過去，已到了第八個月了，高家又來信催促，剛好有一個姆姆

要到巴黎總會去。高神父心想：這倒是一個良好機會，兩個孩子還是叫姆姆帶去吧；託別人，總是託姆姆妥當；況一切東西差不多已預備好；父母又這般心急，所以神父決意提早送他們去。神父將這事和姆姆一說，姆姆滿口答應。神父回到屋裏，連忙寫信去告訴雙親；後來又去告訴英珠和國祥，叫他們快預備一切。當神父告訴英珠的時候，英珠倒也不過如此；但告訴國祥的時候，國祥却呆住了，眼圈兒紅紅似乎要哭，這倒使神父希奇起來：他平日的心比誰也急，不時去問神父說：「什麼時候到外國去呀？到外國去的時候近了麼？做好的洋裝幾時給我穿呀？……」平均一星期中總要到神父那裏去問上四五次。現在神父告訴他可以去了，却又呆住了，還要哭出來似的，這怎能不使神父希奇呢！於是神父問他說：「你不願去了麼？」他說：「不是的。」——「那末爲什麼這樣呢？」神父連問了他幾次，他才輕輕的說：「到外國去不是要和神父分別了麼？」神父聽了真覺感動。

起身的前幾天，神父將出國的一切情形，詳細地告訴他們：譬如在路上

當怎樣，在船上當怎樣，到了那面當怎樣；又懇切地囑咐他們對義父母當孝愛恭敬，聽命服從，總勿幹一件使他倆傷心或不喜歡的事，他們自然點頭答應。神父又把父母新近寄來的照片分給他們，使他們看熟了，將來一見之後便能認識。

十八

預定的日子到了，他們便動身。高神父本擬送他們到寧波，因為走不開，所以光送他們到車站。行李一件又一件，確是不少。其中一小部份是神父自己出錢購辦，為送給父母的；其餘儘是高夫婦寄錢來叫神父代買的；即是英珠和國祥的衣服用品等，也有由高家寄錢來辦的呢。此外，姆姆的行李也不少。

車站上的分別，兩方面當然都是淚珠滾滾。國祥已經坐在車裏了，還從窗口伸手出去，拉住了神父的手，直到車開才放。

到了寧波，由姆姆陪着去見主教。主教一看是兩個外國小孩，很覺奇怪；後來細認之下，原來是阿生的兩個孩子呢。主教是認得他倆的，因為那年主教到觀海衛去付堅振，他們倆和阿生也在領堅振之數；高神父將他們進教的經過，曾詳細地說給主教聽過。至於這次出國去，高神父也早已報告過主教。所以主教是明白知道的；不過一時想不到進來的便是英珠和國祥，還以為是什麼外國孩子哩。

國祥一見主教，便把所讀的幾句法國話拿出來獻寶；主教於是用法國話和他對談了，他却又紅着臉孔答不出；還是英珠講幾句，雖不甚完全，却很像樣。

主教又和姆姆談了一會，並詢問了一些出國的情形，末後又降福了他們；他們恭敬地領受了主教的降福便退出來。臨走時，國祥又天真地說：「主教，主教，下次你到法國去，請到我們家裏來吃飯噢。」主教說：「別客氣，別客氣。」說着，又把指頭向他點點，意思是你這孩子倒怪滑稽的。

由寧波到了上海，在上海辦齊了一切手續，便登了放洋的郵船。那郵船忽吼了幾聲，又吐了一會濃密的黑氣，便向茫茫的大洋前進。

他倆在船上倒也一些不寂寞，很大的甲板上可以隨意遊玩，閱報室裏有許多兒童畫報可以觀看；況每到一個碼頭，又是一番新景象；這些全是他倆所未見的，那末怎麼會感到寂寞呢。

若沒有特殊的情形，他們每天也規定着讀幾小時的法文，教師自然是那位姆姆了。此外他們又和那些法國孩子夾七夾八的談談，所以又學會了不少的法國話。

前數年高神父乘了這種郵船到中國來，現在英珠和國祥乘了這種郵船却到法國去。從前高神父的來，給予了父母深重的苦痛；目下他們倆的去，將帶給他們無限的歡樂。

十九

高老夫婦自從得到英珠和國祥已動身的消息後，從外貌看來，簡直像有些瘋了。因為他倆一時哭，一時笑，笑笑却又哭了，哭哭却又笑了，這不像瘋了嗎？其實倒沒有瘋，原來他倆各循環地在想着兩種極端相反的事：便是親兒女的喪亡和義兒女的重得。因而一會哭，一會笑，笑笑又哭，哭哭又笑了。

兩個人又不時聚在一塊兒商量。商量着他們來了之後如何如何，怎樣怎樣；給英珠住那一間，給國祥住那一間；給他們吃中國式的飯還是本國式的飯；叫他們穿中國式的衣服還是本國式的衣服；叫他們上學去還是在自己家中教。總之，連汗毛似的問題也談到。有時半夜醒來，隔着牀又大談特談。

他倆彼此談着不夠，還要和別人談。來了一個什麼客人或是一個鄰舍，又滔滔不絕和他們談起這件事來了；所以不久之後，村裏的人全知道將有兩個

「希諾亞人」要來呢。

這一村裏的人，幾乎全沒有見過「希諾亞人」，光在書報雜誌上唸着過「希諾亞人」是怎樣怎樣的罷了。不錯，在法國是有不少的「希諾亞人」，可是全住在幾個大城市裏；鄉間是少有的；高家那個村上更是沒有。所以大夥都希望着看看「希諾亞人」究竟是怎樣的。

二十

兩個老人成天的看日曆，扳指頭；尤其是高太太，一天要看上七八次的日曆，也要扳上同樣次數的指頭，爲什麼這樣子呢？是在計算英珠和國祥幾時可以到呀！

郵船到的日期已在報上發表了。於是他倆在前一天便趕到巴黎去等着。那一晚上，自然是一個翻覆的睡不着。

一早就起來，望了彌撒，急忙趕到車站去。離車到不過半小時了，兩顆老心兒便開始畢剝畢剝的跳着，不時伸長了頭頸望那來車的方向看看；又將手放在耳後弄成一隻斗似的，仔細地聽聽，後來果然聽得嗚嗚的叫聲了，兩個老人心跳得更快了，連手也抖了起來。過一會，車身已看見，起初很小，漸漸大起來，大起來，一忽兒已在眼前，它嗤嗤的嗤了十數聲，終於停住了；從每節車箱裏潮水似的湧出了不少的乘客。高先生陪着高太太也擠進人羣裏去找尋。他們想英珠等不是在頭等必是在二等車裏；所以他倆先到頭等車那面去找，可是沒有；那末也許在二等車裏，於是到二等車那裏去找又沒有。高先生說：「難道他們坐三等車麼？那也未免太省錢些了！」但後來到了三等車那面，還是沒有英珠等的影兒。高先生又問問旁人，知道船確已到埠，車裏大部份的乘客卽是從那船下來的；那末他們怎的沒來呢？高太太哭了；高先生雖沒哭，但心裏也怪急的，後來高先生說：「我們再等下一班火車看，若仍是沒有，到那時再作計較。」高太太哭着答應說：「也好！」

時間已是中午了，兩人就到鄰近的飯店去吃飯。高先生還算吃了一點，高太太簡直一點也沒吃。

二小時後，第二班火車又到，高夫婦在月台上已站了好久了。高太太架起眼鏡仔細地尋找着，突然在第一節的二等車的窗口上發現了一個白帽子姆姆，看神情也似乎在找人。於是對高先生說：「那一定是領英珠和國祥來的姆姆了。」于是兩人打人羣裏擠過去，到了那窗口下一問，果然是的。同時兩個小孩子也爬上窗口來了。兩方一見，便都認識；因為彼此在照片上是看熟了了的呀。所以英珠和國祥便高聲叫爸爸媽媽；兩個老人也高聲叫我兒我女，引得旁人全把驚奇的眼光投射過來。

因為車就要開，得快些預備下車，所以兩個老人便走到上下口處去；姆姆，英珠，國祥，也打從車裏出來。第一下車的是國祥，他親熱地和爸爸抱抱，又和媽媽抱抱；第二是英珠，她也和國祥一般的和爸爸媽媽抱抱。

兩個老人揩着眼淚對那姆姆千謝萬謝，又問她怎的沒坐第一班火車來。那

姆姆便將所以趕不上火車的緣故，詳細地說給他倆聽，他倆才明白。

原來當船到了埠頭，他們三人隨着衆人擠下來，不知怎的竟和國祥失散了；姆姆和英珠起初還不理會，想他是跟在後面，因此祇管往前擠。

國祥不見了他們二人便哭起來，在旁的碼頭巡警看見了，便把他拉住，問他爲什麼哭？國祥說：「和我同來的人不見了！」——「你是什麼地方人？」——「我是中國人。」——「你到那裏去？」——「我到法國去。」——「這裏便是法國呀！」——巡警又問他說：「你有父母同來麼？」國祥一聽巡警問起他父母來，心想，高神父和我說過：別人有問，應當敬答；所以國祥便天真地說：「我本來有中國父母的，不幸死了。」——「他說的雖是法國話，却又夾着許多的中國話，況法國話又是不完不全；所以巡警好像山東人吃麥冬，又懂又不懂。但見他這般的天真可愛，雖是不很懂，却也靜靜的聽着他。」

那面姆姆和英珠擠出了碼頭，却不見了國祥，這一急倒非同小可。於是叫英珠再擠回去找尋，果然見國祥和巡警老爺在談閒天。英珠用中國話喊說：

「弟弟，你在這裏和人閒談，倒怪寫意的，不知真把我們急煞啦！」國祥回頭一看是英珠在叫他，心裏已寬鬆了；但外面仍裝着不高興地說：「管也不管我，害我在這裏哭！」英珠說：「快來吧，別多說了。」國祥於是和巡警拉拉扯扯，說聲再會，便過來了。那巡警呆呆的對着國祥看，及至看不見了，他自言自語的說：「這個中國孩子真怪可愛的呢！」

那麼一來，遲延了好些時候，第一班火車自然趕不上了，於是祇得等第二班，在這時間裏，倒給予英珠和國祥一遊附近幾個名勝處的好機會；可是把等在巴黎的兩個老人家急壞了。

二十一

姆姆要到總院去了，高老夫婦又重覆的向她道謝，英珠和國祥拉着她不肯放；但拉着也沒有用，姆姆是不能不去的，所以大家終于洒着淚依依地的分別

了。

這時已是下午四時左右，趕回去不方便，就在附近的大旅館裏住下：四個人圍在一張小桌子上，一壁歡樂地親愛地的談着，一壁吃着精細美味的點心。吃完了點心，四個人坐到屋前的陽台上去；他們住的房間是在第七層，所以看出去，巴黎市的大部份盡在眼前。高先生指示給他們說：「這是聖母大堂，這是大鐵塔，那是得勝坊，那是大公園……」簡直使他倆目不暇給呢。但國祥對這一些還不很感到興趣；爲他最感興趣的，便是下面路上串連不絕的汽車和來來往往的行人，從上看下去，確是一種極美麗的活動花紋呀。

行將西沉的夕陽，發出它最後的餘輝，照射在各種大建築物的金銀頂上，於是又反射出各種不同的閃光，真美麗極了！

夕陽既沉，各大商店的電燈便開始大放光明；夜的巴黎和畫的巴黎，簡直不相上下啊！

高夫已進去了，兩個孩子還靠在陽台上觀看夜的巴黎，放光的巴黎，人

工的巴黎；直到吃晚飯才進去。

四個人圍坐着吃豐盛名貴的晚飯。吃完飯，便下樓出旅館，上街去逛逛；那些商店大櫥窗裏所陳列着的花花色色的東西，兩個孩子見了竟然走不開，尤其是國祥；後來他們跑進一家玩具舖，高先生買了幾樣玩具給他們。

這時大家有些乏力，所以也沒再往別處去，便回旅館就寢了。臨寢前的晚課又生問題，因為英珠和國祥尚不會唸法國晚課，高夫婦當然更不會唸中國晚課，所以結果是各自私念了。

高夫婦倆合住一間，英珠國祥也合住一間。

另一間裏兩個老人談到很晚才睡；但睡了下去，還是隔着牀繼續地談着；高太太更起勁，談這樣，談那樣，談個不息；後來談到回家後請客，還是中午還是晚上：「我看中午好，你看怎樣？」連問了兩句，却不聽得高先生答應，她便坐起來看看，原來高先生已睡着了，她於是似罵非罵的說：「你這老頭子，要睡了也不告訴我一聲，害我一個人還瘋子般的獨自談着。」說完，也就熄

燈睡下了。

英珠和國祥清早一醒，穿好了衣服，便跑到高夫婦那間去。他倆先在門外聽聽，聽得裏面已有聲音，便敲門進去了。這一嚇，險些兒把兩個人的苦膽嚇破，因為在間裏的不是高夫婦，乃是黑得像墨一般黑的兩個人，噙着血盆似的嘴，向他倆笑笑，牙齒倒雪雪白，隨着又吉吉括括的不知說些什麼。他倆心想爸爸媽媽怎的會變成了可怕的黑炭了呢！突然其中一個走過來了，兩個小孩子本能地返身就逃；剛逃出來，另一間的門開了，出來的却是高老夫婦，兩個小孩一見，便沒命的奔上去，向他們身上亂鑽，嘴裏還喊着爸爸媽媽，救命救命呀！

原來那間裏住着兩個黑人，英珠和國祥却錯想這間裏便是高夫婦住的，所以敲了進去；因為每一間的門全是一個模樣的，若不看號碼，確是很容易鬧錯的啊。

到鄰近的聖堂裏去望了彌撒，大家上點心店裏去吃早點。吃完早點，又往

街上去逛，見街上有不少亭子似的售物攤：有出售圖報的，有出售花草的。他們買了些，又走了一段，忽看見一個很高大的金色銅像；那像穿着盔甲，騎着馬。英珠問高太太說：「媽媽，這是誰的銅像呀？」高先生却搶着答應說：「這是聖女若翰達爾克的像。」英珠說：「那末我們過去看一個清楚吧。」因為這位聖女是她所熟知的。國祥聽了也說：「她的歷史，我也知道。」大家於是走過去，先在像前祈禱一會，然後細細的觀看，覺得這銅像和座腳的工程確是鉅大呀！

高先生掏出時計一看，已是九下三刻了，便僱了街車，匆匆的趕回旅館去，因為十時半便將搭車返家呢。

到了旅館，將一切整理好，付清了住金和飯食費，便出來到車站去。約摸過了十分鐘，火車已到，他們四人先後的上了火車。過一會，那車怒吼了一聲便開動了；起初很慢，後來漸漸快起來，愈開愈快，祇見近旁的樹木房屋猛速度的往後退，而較遠處的田地房屋等，却在那裏旋大轉。

二十二

那村裏的人，自從知道高夫婦已到巴黎去接兩個「希諾亞人」後，便巴巴的等着，希望他們快快的來到；幾個較閒的人，便到村口上去守候着；可是等了好久，還沒見高夫婦和什麼「希諾亞人」的影兒，大家於是坐着談起來；其中一個說：「高家不知爲什麼偏要到中國去找義兒女！這幾個村子裏不是有着許多孩子嗎？莫說一個兩個，即使十個二十個，也找得出呢。我聽說「希諾亞人」是怪醜醜的，又怪難看的……」另一人答應說：「是的，我不知道在什麼書上唸着過：說什麼「希諾亞人」的頭髮硬得像鐵絲，面孔黃得像蜜蠟，眼睛米米小，鼻頭貼貼平，牙齒向外翹，耳朵向上吊；看見了準會嚇煞人的呢！」其中一個小孩子聽了，便拉着他的母親說：「我們回去罷！停一會，「希諾亞人」來了不是要把我們嚇壞嗎？」娘說：「回去倒不必回去，「希諾亞人」來

了，我們祇要躲一躲就是。」

天已就暮了，但仍不見高夫婦和「希諾亞人」的來到。於是一些人又開始瞎猜，有些說：「也許高夫婦倆，給「希諾亞人」嚇死在路上了！」有的說：「或許給「希諾亞人」吃掉了吧！」這一說，把好幾個孩子竟然嚇哭。

二十三

一片廣大的平野，那一面是縱縱橫橫的田畝，另一面是青翠碧綠的叢林；再遠一些，便是一帶高低不齊的房屋，有樓的也有，單層的也有，屋頂上蓋的大都是美麗的紅瓦片；在叢林的南面，有幾宅較高比較廣闊的房屋，建築也比較考究得多。這一帶的屋前，有一條曲折的小河，跨河一條很精巧的木橋，要到那一帶屋前去，是必當經過那座木橋的。過橋第二所大屋，便是高家的住宅。由這裏再過去約摸半里左右，有一座小巧的聖堂，除神父住屋外，更有一所

小學校，在木橋上看過去，那高聳的尖頂，便是聖堂的鐘樓啊。這真是一幅絕妙的圖畫，還是充滿着詩意的絕妙圖畫呢。

高家到巴黎去後的第三天的下午吧，村外忽來了一輛馬車，轆轤的車輪聲和得得的馬蹄聲，驚動了在附近田地裏工作着的男女。他們猜想也許是高夫婦和「希諾亞人」來了，若高夫婦沒被「希諾亞人」嚇煞或吃掉的話，所以幾個胆大的便迎上去，幾個較胆小的却不敢上去。那幾個上去的雖說胆大，但暗暗的仍防備着，就是還帶着作工的傢伙；因為若有什麼意外，便可當作防身的武器呀。高先生見有幾個村人迎上來了，便叫車夫停住。村人担着幾分虛心的走過去，近前一看果是高夫婦。但沒有看見他們理想中的「希諾亞人」，祇見兩個又秀美又端雅，又清潔又活潑的孩子，面貌却不像本國人；他們心想，這也許是高家親戚的孩子，來村裏玩玩的吧。其中就有人問高先生說：「你們所說的「希諾亞人」怎的沒有來呢？」高先生哈哈的笑了，接着用手指指兩個孩子說：「這兩個便是「希諾亞人」呀。」他們聽了睜着眼睛說不出話來，隨即

招手叫那些不敢上來的人也來看，這些人眼睛實是怪癢的，但因胆小不敢來；現在見先上去的人在向着自己招手了，想來是一定沒有什麼意外，所以也大胆的上去了；到了一看，不竟把肩膀高聳上去，好久才放下來。

當下就有人去報告村人，一路高叫着說：「快來看『希諾亞人』呀！一些沒有可怕的地方！真好看了，好看得簡直像天神呢！」於是村裏的男女老幼全湧出來了。不一會，把高家一家坐的那輛馬車圍得水洩不通；他們又彼此互相擠軋，全要看個仔細。高先生叫英珠和國祥站起來，向那些人打個招呼道個安；他倆立了起來，對四周的人操着法國語向他們道安問好。這更使村人們驚奇了！彼此說：「他們還能說我們的國語呢？而且說得很好聽很正確呢？」國祥雖站着，但因人較爲短小，所以很多的人還是沒看見他，於是高先生把他提了起來給大衆看。他們一見就高呼着說：「可愛的『希諾亞人』呀！美麗的『希諾亞人』呀！」國祥呢，被高先生提在空中，倒一些沒覺害羞，還天真的歡笑着，並拿着他的小帽子向大衆揮個不停哩。

車夫老爺發怒了，他用粗暴的聲音說：「你們祇管發瘋地看『希諾亞人』，將我的車兒圍得動也不能動！當知我沒有你們那麼閒，還得趕回家去啦！」這一說，才把大衆提醒，所以就讓開了些，使高家一家子下了車，他們又相幫着將東西搬下來，車夫就把車掉轉了頭；高先生拿出錢夾來，付給了他雙倍的錢。他一拿到手，剛才的怒臉，忽然變成笑容，向高先生再三的道謝，又脫脫帽子；然後在馬身上加上一鞭，便駕着車得得地去了。

大家擁着高家四個人走向村里去，一直送到高家的門口，那些人才散去。臨去時，高夫婦和英珠國祥，自然向着他們道謝。國祥特別地還和他們拉手：這個拉拉，那個拉拉，拉了幾個，回頭一看，高夫婦和英珠已經進去了；況幾百隻的手也拉不勝拉，所以他就把手一縮，說聲「對不起，再會，」便逃進去了。

四個人在客室裏休息了一會，便又出來到堂裏去見本堂神父。本堂神父很客氣的款待他們，並誠懇的祝賀高老夫婦得了這兩個可愛的「希諾亞」兒女！

在見神父前，他們曾往堂裏默禱了好一會；這自然是在感謝天主的大恩呀！

向神父告別了，便慢慢的回家。到了家裏，就安排臥室：英珠住高神父的亡妹住的那一間，（她是死在醫院裏的），國祥住的那一間是從前高神父住的。國祥起初不肯一人獨住，要和姐姐同住一間，理由是胆小有些怕；他們說：「沒關係的！這些房間全是聖過的，況裏面又有苦像、聖母像等，所以一些不必怕。」國祥聽了也心安。

上了扶梯的右邊那間，便是國祥住的。這屋子闊約五公尺，深是八公尺。近東壁處有一張銅牀，南面窗邊斜放着一張有活動圓形蓋的寫字桌，在西面壁間，有一口高衣櫃和一隻五斗櫃；此外便是三隻沙發椅，一尊象牙的苦像是掛在牀邊壁上的，一尊白石的聖母像呢，是供在五斗櫃上的。一室裏共是二扇窗一扇門；窗上掛着淡黃色的綢質的窗帘。西窗外是十數株大樹，在夏季雖擋住了些涼風，却也遮住了猛烈的西陽。

扶梯的左邊那間，乃是英珠住的，深是六公尺，闊是四公尺半。位置在正

中一間稍後些，所以和正間的接連處又多了一個折曲。西方的房屋，往往喜歡造成一種不規則的形式，因為這樣更見玲瓏。在那間西壁處也是一張銅牀；南窗邊，是一隻小型的鋼琴；寫字檯是放在東窗那面；一隻很精緻的衣櫥是放在北面窗邊；離鋼琴不遠處，是一隻梳妝台；此外是一大一小兩隻安樂椅。至於聖物呢，在寫字檯上有一尊豎着的小苦像和一尊聖心像。壁上有兩張聖像：一張是聖母，一張是則濟利亞。那間裏除門外，有窗三扇，窗上掛的是綠色絲料窗帘。

高夫婦領着英珠去看房間。先看英珠那一間，國祥見了喊着說：「比巴黎大旅館還好呢！」英珠看了，心裏也着實喜歡。後來去看爲國祥住的那一間。國祥一看，覺得也是怪體面怪考究的；但比較之下，不知道是那間更好；自己看看又看不出；於是天真地問高太太說：「姐姐那間好，還是我這間好？」高太太說：「兩間一般的好，一些沒有分別的。」國祥聽了，也沒說什麼，祇呵呵的笑着。

國祥正在自己間裏整理他的幾件玩具，忽聽得叮叮咚咚很幽雅的鋼琴聲從姐姐那間裏傳出來；他想姐姐那間有鋼琴，我間裏一定也有，媽媽不是說過兩間一般好嗎？他便走過去，把那寫字檯的圓蓋掀開，也想來彈一下。但掀開一看，大失所望，同時也不禁嗤的一聲笑了出來，原來他錯想那隻寫字台是鋼琴呀，他把蓋蓋上了，便跑到姐姐間裏對姐姐說：「你間裏有鋼琴，怎麼我間裏沒有呢？」英珠說：「別吵別吵！高神父不是和我們說過麼？對於一切，總別爭鬧；不然，爸爸媽媽要不高興的！你幾時要玩鋼琴，到我間里來玩便是了。」國祥於是坐上去，瞎七瞎八的亂彈了一下，就又回到自己間裏來了。

不多時後便吃晚飯，菜蔬真豐富：有肉有魚，有雞蛋，有沙斯，有糖醬，有白脫，有葡萄酒，有菓子汁。桌子鋪着挑花的白桌毯，正中是一隻精巧的多口銀瓶，插着許多美麗的鮮花。所有的數十盞電燈全燃亮了，所以照得一室通明，這是正式的家庭筵了。四個人因為心快意樂，胃口於是大開：桌上的一些東西，本够五六人吃的，但他們竟全數的吃光了，因此個個吃得肚皮漲希希；

尤其是國祥，小肚皮吃得緊鼓鼓，像隻小銅鼓。

晚飯後坐在客室裏閒談着，不知怎的說起唱歌來了；高先生說：「你倆會唱國歌嗎？」英珠說：「唱是會唱的，不過唱得不很好罷了。」這是英珠的客氣話，其實他倆對唱歌是拿手戲，唱國歌更是吃豆腐了；於是他倆立正了，便「三民主義，我黨所……」的唱起來；高夫婦也站起來表示尊敬。國歌唱完了，國祥笑嘻嘻的問道：「爸爸媽媽，我們唱得好聽麼？」兩個老人先噓噓地噓了一會，表示十二分的驚奇，然後說：「我倆自出母胎，沒有聽到過這樣悅耳的歌唱呀！」

當中國的國歌，由他倆用佳妙的喉音唱出，隨着空氣的波動，散佈在全村的空中，驚動了已睡未睡的村民；他們全莫明其妙的說：「這絕妙的歌聲是那裏來的呀；難道是那兩個「希諾亞」孩子在唱麼？」

時間不早，便預備上樓就寢。上樓後，高夫婦又往各間裏去看一看，然後大家道着晚安便進臥室去了。晚課和上次一般，是各人私唸的；玫瑰經早上在

堂裏望彌撒時已唸過了。

國祥進了臥室，先唸完了應唸的經，再把門鎖上了；他把門鎖上後，便上牀睡了；可是沒多少時熟眠了，呼呼地發出他甜蜜而安適的酣睡聲。

那面的英珠，唸完了經，也上牀睡了。這牀又清潔，又綿軟，睡在上面，真覺舒適。她於是追想起過去的苦痛：當做養媳時所睡的牀，又髒又硬，而位置是在廚房的一角，又暗又悶，那時過的真不是人的生活呢！她又想起亡故的父母，一世沒有享過福，若他們現在還沒死，叫他們也上這裏來住，那是多麼好啊！但一轉想：若他們不死，我和國祥也決不會到這裏來的。想到這點，簡直使她迷糊起來，她也不往下想了；因此唸了三句短誦，便閉眼安睡。

時鐘已敲過十下了，正間裏的燈還沒熄，隱約地尙能聽得談話聲，想來又是在商量什麼吧。

黑夜消逝了，大地又重現光明，他們先後的起來了；盥洗完畢，穿好衣裳，就到堂裏望彌撒去。英珠和國祥在堂裏，自然又引起人們的注視，尤其是昨

天還沒有看清楚幾個人。出堂後，又受人們的包圍；過了好久，人們才散去，他們也就回來了。到家後，便吃早點。剛吃完早點，似乎聽得門外有轆轤的車聲，接着又聽得很急的碰門聲。高先生便出去到門邊問道：「是誰呀？」外面的人說：「送行李；你家的行李送到了。」高先生一聽得是行李到了，便來不及的把門打開。果然外面停着兩輛小車子，裝着五六隻大箱子。高太太見了，便去叫僕人來相幫搬運。這時門口已擁滿了人，兒童更多。高先生對那些人說：「我們把東西理清了，陳列出來給你們看；現在請你們回去吧。」他們經高先生這麼一說，便一闕地散去了。

其實高夫婦一再商量的便是商量這一點，而且不聲不響地把一切早已預備好，專等行李的到就是了。現在行李既到，便叫僕人把箱子打開來；樓下的三大間一小間，儘關作陳列室。高老夫婦，英珠國祥，以及三個佃工，兩個男僕，一個老女僕，全體總動員，一件一件的取出，一類一類的分置好，然後依着程序陳列起來。最貴重的東西，陳列在已亡大兒住的那間裏。

既已總動員，所以祇見外國人，中國人，老的，少的，男的，女的，在那幾間屋裏穿來穿去的忙着，竟連中飯也忘了吃。等他們想到，時間已一時另了；於是快快預備，然後匆匆的吃了些，略休息了一下子，又開始工作。到四時左右吧，聽得有人碰門，國祥出去接應，打着法語說：「誰呀？作什麼呀？」外面答應也是一個兒童的聲音，他說：「你們預備好了麼？我們想來參觀呢。」國祥說：「還沒有哩，請你們回去吧。」外面那碰門的兒童竟便去了。過了不到半小時，又有人來問說：「預備好了麼？我們想進來看看呀。」這次出去應門的乃是一個佃工，他粗暴地說：「還沒有，還沒有，何必這樣的性急！」這一來，把門外的人嚇跑了，想來又是一些小孩子吧。

地球漸漸地轉過去了：光明消逝，黑暗又來臨，可是他們還在佈置着，整理着。後來草草地吃完了晚飯，再繼續工作着，直到鐘先生拿起小榔頭噹噹噹的敲了十下，他們才停止。高先生以爲僕役們今天太辛苦了，所以每人賞了五個佛郎；他們拿了真喜歡，買「帶白哥」和啤酒的錢又賺到了。

到第二天上午十時左右，一切才佈置完畢。吓，真是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。舉凡瓷器，銅器，竹器，漆器，山水，字畫，雕件，繡件，以及男女老幼的衣服，起居日用的傢伙，莫不應有盡有，應備盡備；再加高夫婦把這些東西又佈置得那麼條理化而藝術化，所以更覺美觀。

高家當日便發出請柬，邀請神父和幾個村裏的高貴人物來家參觀，並設筵款待。時間是下午五時。神父和那些人接到了高家的請柬，自然非常高興；因為他們確也渴望看看「希諾亞」的出品，現在既接到了請柬，那能不高興呢。下午五時一忽兒便到，神父和客人全來了。當他們一踏進門，便看見一個穿「希諾亞」衣服的老頭子，和一個穿「希諾亞」衣服的老太婆。這倒把他們吃了一驚。他們心想：前天我們看見的乃是兩個「希諾亞」的小孩子，怎的不上三天便變成老頭子老太婆了呢？但後來仔細一看，原來便是高家夫婦，不過穿着「希諾亞」服裝罷了。於是彼此大笑。

這一點倒不是他倆自己預定的，是英珠臨時提議的。她說：「爸爸媽媽，

我和國祥當客來時，既穿中國衣服；你倆也穿中國衣服，那是多麼好呢？況衣服又是現成的，祇要在那些陳列着的衣服裏挑幾件合身的就是了。」高夫婦說：「我們倒沒想到。這辦法確極有意義！因為我倆現在，除高神父外，可說是中國孩子的父母了，那麼一切也該中國化。況我倆穿了中國衣服，必更能引起神父和客人們的興趣。他們幕地里看見我們，必要吃一驚哩。」

在四時左右，高老夫婦開始換中國裝。高先生挑了一件綢質黃色團花的袍子，再加上了一件大袖馬褂，頭上戴了一頂黑緞尖頂的瓜皮帽。高先生穿衣是國祥幫着的；穿好了，便叫國祥站在遠處看看像不像。國祥看了拍着手說：「像極了，像極了，真像我們中國的大老爺。」高先生自己看看，也笑個不停。那面英珠在幫着高太太裝扮。英珠先把高太太的頭髮，梳成了一個中國式的頭髻，插上一根玉簪，又帶上一朵大紅花。至於衣服呢，挑了好些時，才挑出一件深藍色大袖天鵝滾的襖子，下面是一條黑色湘縐的裙。一切穿好了，便走到鏡前去一照，幾乎把人也笑翻。

高先生出來了，高太太也出來。兩人一見，又笑得不成樣兒。國祥更是哇哇的叫，哈哈的笑；英珠呢，因感到極度的好笑，反而笑不出，祇坐在椅上，一手按着肚皮，一手揩着眼淚。

過一些時，英珠發現高先生穿的還是西裝褲和皮鞋。她覺得不相配，因為他穿的是古式的中國衣服呀；若說是現代的中國衣服，那末下面西裝褲皮鞋還是時式哩。再看高太太腳上穿的也仍是皮鞋。英珠于是便再去找尋，可是尋不出相當的褲子，祇找到了兩隻套褲；相當的鞋子也尋不出，祇找到了一雙靴子。那末就把這兩樣拿去吧；於是拿去給高先生穿。高先生見了這兩樣東西，又是大笑。後來經英珠告訴他怎麼穿法，他才拿到內間去穿了。至於高太太的鞋，却沒有辦法。因為所有的全是又尖又小，她那雙外國腳如何穿得中國舊時的小腳鞋？所以這也就馬馬虎虎了。

英珠和國祥也上樓去換衣服。英珠穿了一件淡紅色的長旗袍，國祥穿了一件絳色的綢長衫。他倆換好衣服走下樓來時，正見客人和高夫婦笑成一團呢；

於是也過去和客人們道好。

大家坐下。一個老女僕便捧出一只中國的紅木盤，盤裏是許多有蓋有座腳的茶盞，裏面當然是中國上品的茶葉了。最有意思的，便是那個老女僕也梳了一個中國頭髻，並穿了一件大襟褂子和一條大腳褲子；這想來又是英珠替她打扮的。當她穿着這種衣服把茶捧出來時，又引得客人大笑。她有些難爲情了，放下盤子，便逃進裏面去。

客人們喝着茶，極口的讚揚這茶的清味，更讚揚這茶盞的精緻美觀。喝完了茶，便開始參觀一切。那些人又大聳其肩膀，將嘴巴尖起弄成一個小圓口。他們以爲中國怎的有如許精美的藝術品呢！這些東西，爲他們沒有一樣不心愛不喜歡。有幾個客人，竟在他們最喜歡看的那一部份前，站着出神。

參觀完畢，筵席開始了。這又使他們驚奇異常。因爲擺的是中國式的筵席呀。一張很大的圓桌子，（這桌子是高家原有的，）上面鋪了白布；周圍每個座位前，擺着中國式的碟子，酒盞，湯匙，還有兩根六七寸長的象牙筷。

坐席前，爲位置問題商討了好久。照西方的風俗，主人主婦居首位；但照東方的習慣，主人主婦是坐末位。現在說到人，除英珠國祥外，俱是西方人；講到酒席，却是東方的酒席。那末，位置照西方還是照東方呢？問問來客，來客說隨便；問問神父，神父把嘴一尖，把頭一斜，把手一攤，說不出什麼。後來來客裏的一個說：「你們穿的既是東方衣，吃的又是東方菜，那末東方到底吧。」這樣，坐位才決定：所以首位是神父，其次是來客們，再後是英珠和國祥，最末是老夫婦兩個。

菜端來了，大家開始吃。所用取菜的傢伙便是那兩根象牙筷，這却難住了來客們。他們簡直不知如何使用；捏得太緊了，不能活動，太寬了又要掉下來。有幾個拿了兩根象牙筷，在菜碗裏翻滾了好一下，但一些也沒有拈住。有幾個好容易拈住了一些，可是一不留神，又掉了下去。他們見英珠和國祥使用起來，這樣得法，這樣靈便，確很羨慕呢。他們也叫英珠國祥教他們，但任憑英珠國祥怎麼說，怎麼做樣子給他們看，他們仍舊是一個不會來。幸虧除兩人外

全是外行的，外行碰外行也沒有什麼丟臉，反而大家更覺開心。後來來客裏有一個，他想一手捏兩根不能來，那末每一隻手捏一根必比較容易些吧；於是每手捏一根，伸到菜碗裏去，居然給他夾住了一塊肉；他得意地說：「我的法子不錯吧！」豈知剛要從碗裏提過來的時候，手稍一斜，仍落了下去。別人自然又大笑。

高先生心想，這樣子開心倒是開心的，但來客們也許要餓肚皮，所以對大家說：「我們不必用象牙筷了，改用湯匙吧。」改用湯匙後，菜便很快的吃盡了，吃盡了一碗又是一碟，吃盡了一碟又是一碗：一共約摸有十數碗碟，簡直使他們吃不勝吃。

這些菜是高家厨子烹燒的，但由英珠指教，所以燒得很像中國菜，味兒也像中國味。那個厨子一教便會，也可說是靈敏的了。

感到美中不足的，便是沒有中國的黃酒，（俗稱老酒，）所以用的酒壺雖是中國式的，但裏面盛的却是他們法國的土酒。

神父和客人們散去了，他們便上樓換衣。高先生說：「中國衣服穿着倒怪舒適的，不過太大些不很方便。」國祥插嘴說：「爸爸，你今天扮老爺覺得乏力麼？」高先生笑着說：「別的倒沒有關係，那雙靴子穿了真費勁呢！脚前空上一段，脚指頭又不能放下去，所以走路祇得把脚指頭翹着走，這確是吃力的呢！」英珠說：「爸爸，這是我的不好，害你受了兩三小時的罪呀！」高先生說：「沒關係，沒關係。」

高太太在換衣時也這樣說：「穿着倒是怪舒服的，但太寬大些，尤其是袖子。」換好了衣服，又叫英珠快把自己腦後的頭髮拆了，她說：「若不拆去，晚上如何睡呢？」

二十四

主日的下午，有人在高家的門口發現一張啟事，中間寫的雖是法文，四周

的花紋却是東方式的，法文的大意是這樣：

諸位可愛的鄰居：

我很覺抱歉，因為不能早日請你們來看中國的物品，致使你們等候了好久。現在一切已整理好，請你們來參觀吧！參觀的日期暫定三天，每天上午八時起，十一時半止；下午一時半起，四時半止。

高××敬啟

發現這啟事的雖祇一二人，但不一會已傳遍了全村。他們得了這個消息，好不快活，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們。

瞻禮二的上午七時零些，高家門口已擁滿了人：有的在互談着，有的在觀賞那張啟事上的東方花紋。兒童們呢，跑來跑去不知作什麼好；心急的幾個，拿起小拳頭，在高家的門上碰。

好容易的等到了八時，果見高家的大門徐徐的開了，一面是英珠，另一面是國祥。他倆笑容可掬的打着法語，請大眾進去；候在門外的人，便潮水般的

湧了進去。

四間屋子裏塞足了人，也充滿了鬧聲。祇聽得他們嚷，喔，嚷，喔的怪叫着。高夫婦和英珠國祥做招待員。可是這四個招待員也全是外行，觀眾詢問他們，他們也往往答不出。

十一時半到了，觀眾便全數回家去；但到一時左右，門口又站滿了人，一到一時半，就湧了進來，一直鬧到四時半才散去。

第二天上午來參觀的較昨天更多。昨天四個外行招待員招待得也覺乏力了，於是分成兩班：上午是高先生和國祥，下午是高太太和英珠。但叫國祥在樓上不要下來，如何做得到？尤其聽到幾個兒童的聲音，更是腳底癢癢，要走下樓來了；所以那天下午本是高太太和英珠做招待員，但國祥也跑下樓來搶着做招待員。因此英珠說他「瞎起勁」。但觀眾們確很希望國祥下樓來，因為他們願意再看看他和他談談呢。當知英珠國祥雖是招待着客人們看陳列品，其實自己也是陳列品之一啊。

到了第三天的上午，還有不少的人來參觀；但下午便稀少了。他們於是開始收拾，把所有的東西全數藏在大兒住的那間裏。

一切恢復了常態，又可安閒地清靜地度日了。英珠國祥暫不上學，祇在家中補習些法文。天真爛漫的國祥，往往引得兩位老教師大笑特笑，有幾次竟笑得教不下去。

二十五

不久之後，英珠和國祥已和鄰居們的幾個孩子相熟了，而且也成了朋友。那些孩子常上高家去玩：女孩子自然愛和女孩子作伴，男孩子也自然愛和男孩子入道。

男女孩子性情是不同的，所以玩起來也不一樣。女孩子們往往和英珠一塊兒做做什麼洋娃娃的衣服，或是拿出小餐具，小風爐，小鍋子來燒燒；有時雖

燒得不生不熟，可是她們吃來也是怪有味的。或是大家到院子裏一下老鷹捉小雞；拍皮球，踢毽子，也是她們常作的遊戲。

有一次，一個女孩子問英珠說：「你們中國還有什麼玩意麼？」英珠想了好久，却想出一個穿線綳的玩意來：便是把一根一二尺長的線，兩頭接住了，然後綳在四隻指頭上，另一人用指頭鉤了去，同時也變成了另一種花樣。這樣你一鉤，我一鉤，便鉤出種種不同的花樣來。但最多也不過可鉤七八次；因為若再鉤下去，線也太短了，繞住了指頭不能再鉤。那次英珠便和這個女孩子鉤了好一會的線綳。那女孩子鉤完了說：「這玩意倒很不錯呢。」

男孩子玩起來比較粗蠻些。所以國祥和那些男孩子喜歡到屋外空地上去踢小皮球，或是來一下官兵捉強盜。但有時也在屋裏玩：譬如拿起積木來造房子，搭橋樑；或是拿輛小汽車，開足了發條，讓它在地上打着圈子跑；一會又去拿一隻地黃牛來抽着，使它在地上不息地旋轉。這些玩厭了，就從褲袋裏摸出小彈子來打。其中一個孩子真本事，約摸距離六七尺吧，可是他打過去十次倒

有九次中。

有一天，大家覺得沒有什麼好玩，便由國祥發起來一下捉迷藏。參加的人共有十個，所以預備十方小紙頭，其中除一方用鉛筆打了一個圈外，其餘儘是空白的；每人拿一方，誰拿着有鉛筆圈的那一方，便由誰當瞎子。結果是×孩子拿到了那方有圈的紙頭，所以由他當瞎子。別人便把手帕將他的眼睛蒙住了，叫他站在當中，由另一人喊了一二三之後，瞎子便開始搜捉；誰若給他捉住，那便該替他做瞎子。

瞎子捉亮子，其實是捉不到的。普通所以能捉到人，全是有幾分作弊。當瞎子的，往往有意的把面皮一伸一縮，那末那條包着的布或手巾便寬鬆了，這樣便可打鼻子兩旁的隙縫裏看出去；雖不能看見別人的全身，但他們的下腳部份是必能看到的；既有一部份可以看到，那末捉摸自然容易了。從經驗上可以知道，那些假瞎子，把頭翹得高高的，便是在作弊偷看啊。

現在那個孩子却很老實。人們既用手巾把他的雙眼蒙住了，他又自動的把

眼閉得緊緊的，所以真像是在半夜裏，一些也看不出。那末如何捉得住人呢？他摸到那面，人們便逃到這面；等他摸到這面，人們又逃到了那面。他雖清楚地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和偷笑聲，但總是捉不到他們。國祥又操着中國話喊說：「瞎子哪，在這裏。」於是別的孩子雖不懂這句話的意思，却也效學着喊說：「瞎子哪，在這裏。瞎子哪，在這裏。」這一來，那孩子更心急了，猛力的撲來撲去，可是總是撲一個空。這時高家的一個佃工剛有事進來，那孩子恰巧打那面撲過去，於是給他一把拉住了。他心裏好不開心，以爲摸了這許多時候，方才摸到一個。但佃工說：「我不是的，我不是的。」那孩子把手巾拉下來一看，果然是高家的佃工，並不是同玩的孩子；他竟呆住了。國祥心想：若再叫這孩子做下去，也沒有意思；所以他對那個佃工說：「不管的，不管的。誰被他捉住，誰便該替他做。」國祥這麼一說，別的孩子也齊聲附和着，弄得那個佃工竟無法推却；況他見這玩法確很有趣，所以說：「好好好，就我來做瞎子。」孩子們一聽他答應了，便拍着手高叫起來。高太太和英珠剛在樓上整理一些東

西，猛聽得這種震破耳鼓的喊聲，想是出了什麼事；所以高太太對英珠說：「下面鬧得這樣子，我們下去看看吧；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。」於是便和英珠走下樓來，一下樓，便見那個工把手巾包着眼睛，兩手伸開，兩腳擺着馬步，原來正預備開始捉人呢。高太太拍拍手罵說：「你瘋了麼？生活不去做，在這裏賣拳頭！」那個工一心的在想怎樣子可以把那些小鬼頭捉一個空，所以高太太已開始在罵他了，他還不注意；後來才聽出是高太太的聲音，忙把手巾拉下來，一看果是高太太。他便紅着臉逃到屋後去了。

也許過了一二天吧，高夫婦倆出去了，英珠也到×女孩子家去玩了，所以高家成了國祥和兒童們的天地。他們聚在一塊兒商議着玩些什麼好；可是商議了很久，商議不出什麼。後來其中一個孩子說：「上次那個工做瞎子還沒有做成功，今天去叫他來繼續下去，不是很好嗎？」這提議大家全贊成。於是到屋後像螞蟥扛蒼蠅般的把他扛了來。個工起初不肯，他說：「高太太要罵的。」孩子們說：「高太太出去了。」他一聽高太太出去了，也就答應。原來這個個

工年紀尙輕，光二十一歲左右，生性又喜歡和孩子玩，所以他們叫他做瞎子，他竟會答應；換一個人，也許不會答應吧。

用手巾把他的眼包好了，大家專等這大瞎子的捉摸。其實這塊手巾是等於白包的；因為他的鼻樑很高，手巾包上去，兩眼下剛是兩個很大的漏洞洞，所以對於那些在那裏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但他起初還假裝做摸不着似的，這邊摸摸，那邊摸摸。孩子們見了呵呵哈哈的笑；但佃工也暗暗的在心裏笑。

大約過了四五分鐘吧，佃工開始要顯身手了。他把左腳站定，將兩手和右腳向他們人數最多的一處掃過去。豈知用力太猛，以致掃翻了五個孩子，其中三個竟然哭了起來。佃工一聽哭聲，便拉下手巾，走過去把他們抱起來。國祥一看闖禍了，便想責怪佃工一下；但心裏一急，法文反而說不出，却來了一句中國話，便是：「你怎的亂弄三千！」佃工雖不懂，但看國祥的樣子，知道是在責怪自己啊。那幾個孩子幸虧跌得不怎麼重，所以哭一會便止息了。那個佃工見孩子們止了哭，想來沒有事，也就垂頭喪氣的去。

以後他們也不作這種玩兒了。因爲這種玩兒太噪鬧，國祥深怕爸爸媽媽不高興呢。

二十六

英珠和國祥除西洋服裝外，尙有不少的中國衣服，質料顏色俱很好。他倆在中國時，巴不得穿西洋衣服，現在到了國外，反而愛穿中國衣服。高老夫婦也願意他們穿中國衣服；所以他倆到堂望彌撒去，或是隨着高老夫婦出外散步去，常是穿着中國衣服。因此深深的引起了村人們的羨慕；他們也很想同樣的做一件穿穿，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們。

有一個女孩子，她和英珠素來是很要好的；她也許是依仗這一點吧，有一天，竟然拿了一方衣料來，叫英珠替她做一件中國衣服。英珠心想：這倒爲難了，因爲自己縫補縫補是有些會來的，至於剪裁，却從來沒有剪裁過。但一轉

想，覺得這也是一個絕好的學習的機會，所以就答應了。那女孩子見英珠肯替自己做，喜歡得連叫好姐姐，好姐姐，又來了七八個「慢爾西」。英珠把衣料看了看說：「這塊衣料很好，爲做中國衣服也很合宜。現在你身體的長短大小，給我量一量吧。」於是從抽屜裏拿出皮帶尺來，把她週身量了量，又將量得的尺寸記錄在一張小紙上。

女孩子去後，她便預備開始剪裁：剪刀，粉筆，都拿了出來，又拿出自己的一件衣服來做樣子。剛要動手剪了，却又恐懼起來。她想萬一剪壞了怎麼辦？若說學習，也當拿自己的東西來學習，那可拿別人的東西來做試驗品呢？她想到這一點，竟不敢動手，把已捏起的剪刀又放了下去；她深悔自己當時冒昧地答應了別人，現在弄得進退兩難。她呆呆的站在桌邊好似出了神。但過了一會，她忽的想到了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箱子裏衣料正多着呢。若不幸剪壞了，賠還她一方就是了。」於是便提起精神來，開始剪裁。可是她不因箱子裏有許多衣料而稍有大意；仍是小小心心，一些不敢粗忽：剪一

刀，看看沒有錯，再敢剪第二刀；剪一刀，看一下，再剪一刀；約摸剪了半小時，不過剪了小半件，歇了一會後，再繼續剪下去，又剪了一小時，才把那件衣服剪完。她鬆了一口氣，同時臉上也浮現了成功的微笑。

那天晚上八時半左右，英珠已睡在牀上了，她想到日間完成的工作，心裏感到非常快慰。她又想到中國式的衣服將來在這裏流行了，這是多麼的有意思，而且也是中國的光榮呀。這樣說來，日間的那番辛苦，倒是很值得的呢。她想到這一點，真興奮極了。却因太興奮了，以致到了十時許還沒有睡着；以後不知在什麼時候才迷糊地睡去了。睡去後便開始做夢。夢裏覺得自己被巴黎時裝公司請去做剪裁師；她拿了一把新式的剪刀，在剪裁着各種新式的衣服；她剪得那麼快，幾乎一分鐘剪成一件；在旁的人全在極口的讚揚她，她也覺得非常光榮。但一忽兒，又似乎在自己家裏剪衣服，剪的便是那女孩子的一塊衣料。但她在巴黎時的一些技能完全失却了，剪一刀，錯一刀；結果把那塊衣料剪成粉粉碎；這可把她急壞了。於是祇得到自己箱子裏去取一塊來賠還她。可是

打開箱子後，找來找去，一塊也找不着。同時聽得門外又有入在打門；她想一定是那女孩子來取衣服；這一來，更把她急煞了。可是也就此急醒。醒了後，聽得門外果然有人在打門，詢問之下，還是國祥呢。原來平日總是英珠先起來的，那天國祥已經起來了，却不見姐姐起來，於是便走過去打門；起初是輕輕的，但不聽得裏面答應，他便使勁的打，這才把英珠打醒。

這天的上午，那女孩子便來了，一看衣服已剪好，又向英珠不絕的說着「慢爾西，慢爾西！」英珠說：「你下午來拿吧，我準替你縫好。」那女孩子便快樂地回去了。高家縫衣機是現成的，所以英珠便去拿了那件剪裁好的衣服到縫衣機上去縫。達達達，達達達，縫衣機上的針快得看不出，成了白光光的一條；那洋線團上的線，便很快的被抽出來，經過了針杆，縫入了那塊剪裁過的衣料上去。已剪成了五六塊的衣料，經了兩三小時的達達達，達達達之後，便被縫成了一件很好的衣服。英珠提起來看看，好不快活。這是她平生第一件自裁自縫的衣服。她把它摺疊好了，又給那已經疲乏得在發熱的縫衣機吃些油，

然後把蓋蓋上了，專等那女孩子來取。

那女孩子一跳一跳的來了，雙手還捧着一只小盒子。英珠一看她來了，便賊着說：「快來，快來；衣服已替你做好了。」於是趕忙拿出來叫她試穿一下，看看合式不合式。那女孩子就急忙放下那只盒子，預備穿衣。豈知那盒子沒擺穩，便拍的打翻了，散滿了一地；裏面糖也有，餅也有，葡萄乾也有，東西確是不少。英珠見了說：「你帶這些東西來當點心吃麼？一個人如何吃得完呢？」那女孩子紅着臉說：「不是的，是送給你的。你既替我做衣服，我覺得沒有東西可以送給你，所以就拿我一月來所積聚的糖菓送給你；請你收了吧。」英珠說：「這也太客氣了；我是不很喜歡吃糖菓的，所以你拿回去自己吃吧。」但那女孩子那裏肯，因此英珠便收了她一半。

試穿的結果，十分合式，做的人和穿的人自然都喜歡。可是那件衣服的鈕扣還沒釘過，因為中國式的鈕扣，英珠是不會釘的，所以祇好釘洋鈕扣；既釘洋鈕扣，那末女孩子的母親一定會釘；因此英珠在當釘鈕扣的地方，用鉛筆打

上一個記號，叫她拿回去請教自己的母親。那女孩子便拿着衣服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的下午，女孩子又來了，穿的便是英珠做的那件衣服。英珠問她爸爸媽媽怎麼說；她說：「爸爸媽媽看了真中意；他們說：『中國衣服的式子比我們法國式的衣服來得莊重端雅。』」又說：『想不到你這樣聰明靈巧，又會裁，又會做。』」這一說，倒把英珠的臉孔說紅了。後來英珠又問她說：「穿了覺得方便麼？」她却答應。英珠又問她，她才說：「姐姐，你別見氣，說到方便，真不方便極了！我穿了這件衣服，在今天上午便已跌了三交，還險些兒把衣服踏破。媽媽說：『穿這種衣服，祇好靜靜地坐坐，或慢步的走走；若心急慌忙，準會把人跌死呢。』但我對媽媽說：『也許我們穿不慣吧，我看高家英珠說：『這種衣服的本身，確是很不方便的，我雖穿了這麼許久，但一不留神，還是有跌倒的危險。依我看來，是短衣最方便，衣料也省，為你們那更是短衣相宜。早知道你穿了長衣大跌特跌，還是替你做短衣好；但現在已經做成

，也沒法了。」

兩個人話匣子既開，索性坐下大談起來；英珠說：「人們的骨頭最賤，爲要衣飾合時，受苦也情願；別的苦受了還可向人訴說，這種苦受了真說不出口；因爲是自討苦吃呀。譬如中國前數年，風行一種高領子，衣服的領子愈高愈時髦，有高到四五寸的，况又漿成木板一般的硬，穿了祇好把頭高高的提着，把頸項長長的伸着；况又那麼細，把喉管扣住了，幾乎喘不過氣來。這叫做活受罪呀。」那女孩子說：「人們真是這樣。據說我們法國以前的婦女，好把腰子束得細細的，也是愈細愈時髦，所以有些人把腰束得幾乎像黃蜂那般細；因爲腰太細了，簡直連飯也吃不下。我媽媽對我講過一個細腰的故事，她說：『有一個婦人，最愛講時髦，所以把腰束得特別細。束的時候，往往叫女僕們幫着束，她自己站在當中，把一條帶圍在腰上，兩邊兩個女僕，一人捏了一端，盡力的抽。豈知那兩個女僕是鄉間僱來的，力量好似牛一般的大，所以在盡力一抽之下，就把那愛時髦的婦人，抽成兩段了！』」英珠聽了，祇是咄咄咄！

那女孩子略停了一停，又說：「媽媽還講過一個故事：就是有一個腰子特別細的婦人，在路上走着，偶一鬆手，那隻手提袋丟了，她便俯下身去拾；豈知因腰太細，經不起這麼一折，便折斷了，於是一個人也變成兩段。你想可怕嗎！」英珠說：「真的麼？」那女孩子說：「媽媽是這般說，也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。我想媽媽也是別人說給她聽的吧。」

這裏英珠和女孩談得那麼有味，另一方面，國祥和幾個孩子，也正談得相當的起勁呢。因為那天他們想不出什麼玩意兒，便大家聚在一塊兒看書報。看了一會書報，大家又隨意的談談。談了一會，不知怎的便談到了「希諾亞人」的辮子問題。國祥說：「我出世的時候，這辮子早已沒有了。我在讀本國史的時候，知道這辮子本是滿族人的裝束。當二百幾十年前，漢族人的國家被滿族人奪去了，於是強迫我漢族人也作他們的裝束，便是剃髮留辮子。當初有很多的人，因為不肯剃髮留辮子，被他們殺了頭呢！」孩子們聽了，便喊噓噓噓！國祥又接着說：「後來經了二百幾十年的長時期，我們漢人又把他們打出去了

，於是便把辮子剪掉，變成了現在的樣子。」另一個孩子聽了國祥的話，恍然的說：「我聽得人說：『希諾亞人是有尾巴的。』便是指的這個吧。那也太過分了，這是有些侮辱你們『希諾亞人』呢！若說辮子就算尾巴，那末我們法國人也有拖尾巴的了，因為我們好些女孩子也是留着這種辮子的啊。」國祥說：「法國和我們中國相離太遠了；所以彼此之間，總有許多隔膜，因此又引起了種種誤會。」

過一會，又有一個孩子說：「我看辮子很好，留着很有用呢，剪去倒有些可惜。」國祥驚奇地問他有什麼用。那孩子說：「你不看見那些到高山上去探險的嗎？他們用繩索彼此緊緊繫住，為防掉下山谷去的危險；若他們有辮子的話，便可利用辮子，不必再用繩索了！」這把孩子們全說笑了。但國祥却也因此異想天開的對孩子們說：「他既說出了一種很好的辮子利用，請你們各人也說出一種利用來，使大家開開心。」這提議他們雖很贊成，却覺着非常為難。除了已說出辮子利用的那個孩子外，別人都是頭皮抓抓，眼睛眨眨，又把手搓

個不停。

次序排定了，挨着×孩子先說。他把眼睛眨得更厲害了，小小的腦海裏，也大起翻滾。過了好一會，居然給他想出一種利用。他說：「我們若到市鎮去買東西，買得太多了，兩手拿不下，那末不是可以把其中一部份，縛在辮子上掛着回來嗎？」大家聽了齊拍手說好。現在是挨着×孩子說了；他說：「求你們寬恕吧，我實在想不出。」那末再下面一個孩子說。這個孩子早已想好，所以一挨着他，他就笑着說：「當我們去騎馬的時候，若沒有帶馬鞭子，不是便可把辮子暫作馬鞭子嗎？」大家也齊聲說：「很好很好。」後來國祥指着另一孩子說：「那末你呢？」那孩子也不說什麼，祇是捧着臉笑。別人問他笑什麼？他却笑得更厲害了；笑上了好久才說：「誰若不小心……」說了這一句，又格格的笑了。後來他看別的孩子，對他這般發狂似的笑，似乎有些不喜歡，於是才收住了笑聲，重複說：「誰若不小心，把頭跌開了，一時辦不到綑帶，那末不是立刻可以利用辮子先把頭縛一縛嗎？」他們聽了都說：「妙極妙極！」

國祥更是拍手叫好。所有的孩子，除了一個外，其餘都已說出了很好的利用。於是國祥又對那求想的孩子說：「你剛才想不出，現在也許想出了吧，快說給我們聽聽。」那孩子心想：別人都說出了，祇自己一人說不出，多麼丟臉！便在小腦子裏亂找；找了一會，果然也找着了一樣。他紅着臉說：「誰若到河邊去釣魚，忘帶了釣魚具，那末在辮子上縛上一些食物，放下河邊去，不是也好當作釣繩嗎？」他說完了，看看孩子們，孩子們也看看他，沒有話說；因為在他們看來，這種利用，有些似是而非，所以簡直無從批評。過一會，一個孩子說：「照你的話，把辮子當釣繩，小魚兒來吞吞還不打緊；不幸來了一條大鱷魚，或是什麼凶強的水族動物，你不但不能把牠們拉上來，自己反要給牠們拖了去哩！」這一說，倒把衆人說得哈哈笑了。但那個孩子的臉，漲得更紅了。國祥說：「他所說的利用也還好，可以過得過。」國祥說完了這幾句話，正想再評斷評斷那種利用中那一種更近實際，不料自己還沒開口，孩子們便齊聲說：「國祥，你是一希諾亞人」，那末你對於辮子的利用，當然最熟悉，所以

也得說一種利用給我們聽聽。『國祥心想：不好了，石頭壓在自己腳背上了；我雖是中國人，但對於辮子的利用，却想不出什麼，倒還是他們想出了種種很有趣的利用；但我若不說出一種來，他們一定不肯罷休，那末還是逃走吧。所以國祥先退了幾步，然後反身便逃，那些孩子見國祥逃走了，就追出來。國祥那天穿的剛是一雙新皮鞋，逃不快，所以結果被他們一把抓住，又押犯人似的押進屋裏來。他們逼着他，一定要叫他說出一種來。國祥起初確是想不出，現在被他們這麼一追，倒想出一種了；於是說：『我今天若有辮子的話，當你們追來的時候，我便可拿辮子當鞭子；誰跑上來，我就請他吃一下辮子的鞭子；這樣還有誰敢上來呢？』他們聽了這個利用，雖有些氣憤，但不能不承認這確是一個很好而很切實際的利用呢。

二十七

從上次英珠給××女孩做了一件衣服後，村裏的成衣匠便到高家來請英珠

指教，英珠約略的告訴了他們，又借給了他們幾件衣服和幾條褲子的樣子。那幾個成衣匠倒怪聰明的，不久之後，他們也居然能做中國衣服了。於是一撥村民全拿了衣料去叫他們做；本是冷落的成衣舖，頓時生意興隆，門庭如市了。她們所做的衣服，針工雖不很細密，尺寸却非常準確，所以穿了很是合身，很有樣；因此更引起了村民們愛穿中國衣服的狂熱。起初祇是一些女孩子穿穿，後來男孩子也有穿的了，末了連大人們也穿起中國衣服來。所以每天早上總能看到不少的人，穿着美麗的中國衣服，莊重地走向聖堂去。每天下午，尤甚是主日的下午，更能看到成羣的村民，穿着鮮艷的中國衣服，在林際河邊，幽閒地散着步，這是多麼的令人起一種特意的美感呢！吓，英珠的理想實現了，她見了能不快活麼？

二十八

高先生的身體比以前康健得多了，精神也比較以前更充足。高太太呢，替

白的臉，已轉呈紅色，所有的縐紋，也消去了大半，白髮已似乎減少了三分之一，消瘦的身體，竟一天一天的胖起來，變成了一個中等的大胖子。有一次，兩個人一齊到市區衛生處去磅過體重。高先生原是一百五十磅，目下是一百六十一磅；高太太原是一百四十三磅，目下是一百七十五磅。醫生問他倆近來在吃些什麼補品。他倆說：「什麼補品也沒吃。」醫生說：「我不信，因為不吃補品斷沒有這種現象的。」他倆說：「實在一些沒有吃過什麼補品。」醫生說：「那倒是一件奇事呢！」

高夫婦倆確是沒吃過什麼物質上的補品；但精神上的補品倒是成天不斷的吃着呢，這精神上的補品，便是英珠和國祥呀。他倆自從有了英珠和國祥，快樂已佔滿了他們整個的心，所以憂苦已不能再行侵入了。至於舊時的憂苦，雖有時偶一湧現，但好像海中的蛟龍，略略露頭，又沒入深淵去了。他倆既是這般心曠神怡，那得不身健體胖呢！至於英珠和國祥，確也是曲盡其意的歡娛着兩個老人；當大家聚在一齊的時候，英珠和國祥總是想出種種方法來，使兩個

老人笑樂，或是唱歌或是舞蹈，有時說中國滑稽的故事，或裝做中國人種種有趣的動作，譬如老爹出來走路是怎樣，太太出來走路是怎樣，或是裝作抬轎子，撐木船，挑担子，推小車，或是裝男客人彼此相見，或是裝女客人彼此相見，往往引得兩個老人笑痛肚子。最使兩個老人歡樂的，便是做雙簧了：一個在前做，一個在後唱或說。兩個人比較之下，國祥做起來更像更好。因為英珠究竟是女孩子，總有幾分怕羞，做起來因此不很自然。至于國祥呢，天真爛漫，一些也不怕羞，所以做起來又自然又活潑。若說到唱，那是英珠好，說話也是英珠清楚；但神氣是國祥足。

此外他倆也無事不使老夫婦歡樂，尤其是國祥。譬如當高先生忘拿了煙斗，國祥一知道，便飛一般的奔去拿來，拿來時，往往效學着老年人，把煙斗假吸着，一衝一衝的走過來。這又把高先生引笑了。若高太太有時忘拿了眼鏡，他又飛奔的去拿來，拿來時也把眼鏡戴起來。但因眼鏡的兩腳較長，他的頭臉較小，所以眼鏡中間的橋，不能擱在鼻樑上，而竟擱在鼻尖上。這又笑煞了

高太太·

每天早上起來，他若看見高夫婦到了時候還沒有起來，他便走到他們的臥室門口，假裝雞叫，或狗叫貓叫。老夫婦聽得這假雞假狗假貓的叫聲，又在房裏呵呵地笑。

有一天，本堂神父上別處去了，所以沒有彌撒，因此他們一家也睡了比平日較長的時間才起來。別人全起來了，而高先生還沒起來。本來國祥又要去裝雞叫或什麼叫了，可是高太太說：「索性讓爸爸睡一個足夠吧。因為這是難得的，況昨晚他也睡得很晚呢。所以你別去叫醒他。」但後來高太太已把早膳預備好了，而高先生還沒起來，於是她叫國祥去叫醒爸爸。國祥便兩級併作一級的上了樓梯，一共二十一級樓梯，他祇走十一腳。到了樓上，便輕腳輕手走到爸爸臥室門口，敲了兩聲，不見答應，把門一推，門便開了。他也就提起腳跟，輕聲地走了進去。走近了牀邊，靠近爸爸的耳朵，便又喔喔的裝起雞叫來。高先生在睡夢中聽得雞叫，便有些醒了，於是把身體翻動一下。國祥見爸爸

翻身了，連忙鑽到牀底下去。過一會，高先生全醒了，便坐了起來，念了一句短誦，又伸了伸懶腰，並打了一個呵欠，接着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剛才的雞叫，一定又是國祥，這孩子真有意思，真可愛。」說着，便掀開蓋着的被，一轉身，把腳伸了出去，垂在牀邊，預備穿襪。下面躲着的國祥，聽見爸爸的自言自語，禁不住要笑，忙把嘴唇咬緊，總算沒笑出來；現在忽看見牀邊垂下兩條東西來，仔細一看，還是爸爸腳，他便伸出小手，在高先生的左腳底心上輕輕的一抓。高先生便本能地把左腳縮了上去。豈知同時國祥在他右腳底心上又是一抓。高先生自然又把右腳提了上去。他想不對，不對，今天沒望彌撒，多睡了一些時候，牀底下便出魔鬼；他打了一個聖號，就跳下牀來，正想俯身下去看一個究竟。國祥已實在禁不住，便格格地笑了。高先生一聽笑聲，便知道是國祥；於是俯身下去一看，果是國祥，把手捧了臉，縮成一團，蹲在牀底下。高先生便把他拖出來，同時高先生也笑得坐在地上不能起來了。

下面的高太太等了好久，還不見高先生下來；不但高先生沒下來，連國祥

也不下來了。她也許出了什麼事吧，所以也走上樓來，看看是怎麼一回事。她在半樓梯上已聽到哈哈的笑聲，走到了一看，原來父子倆坐在地上發瘋地笑着。高太太心想，這老頭子怎麼變得這副神氣了呢？既起了牀，也不換衣，也不洗臉，倒先和孩子在地上玩；難道吃了什麼反老還童的藥，變成了孩子麼？於是向高先生說：「你今年幾歲了呀？」高先生一聽高太太問自己幾歲了，知道是在說自己這般老了，還和孩子在地上玩。他想：「你這老太婆，情形不明瞭；一味的瞎斷，若我將經過的情形說給你聽，你也準會笑得坐到地上去呢！」後來他說了出來，果然高太太也幾乎笑得坐下去。

下面英珠也等得不耐煩了。她想，怎的一個一個上去全不下來了呢？所以她也走上樓來；詢問之後，知道又是國祥弄出了花樣景，害得大家到現在早飯還吃不成。

大家說着笑着，過了好一會才下樓來預備吃早飯。喔唷，不好了，一盆碎肉饅和一碟子火腿片却不翼而飛。細看之下，原來是給貓先生拖了去，因為桌

上還打着牠的梅花戳子呢。意思是：「碎肉饅和火腿片是我偷吃的，所以我親腳蓋章。」

東西既給貓兒吃了去，那末高太太祇得再去預備一些。但英珠說：「爸爸媽媽，我今天不應再吃這東西了，因為我沒有守管着，以致給貓兒偷了去。」國祥接着說：「那末我更不該吃了，因為原由是我呀。我若不抓爸爸的腳底心，那有這種事呢？」高老夫婦笑着說：「你倆祇管吃吧，沒有關係的。大家這樣開開心心的最好。損失一些東西是不打緊的。」於是他倆才拿着吃。

事後英珠叫了國祥來說：「這次的事，爸爸媽媽心裏也許有些不高興呢，不過外面沒有顯露罷了。况抓爸爸的腳底心，似乎太輕佻，太頑皮，也有些犯禮。所以下次別再來才是。」

國祥平日雖這樣活潑好動，但在正經事上却非常認真，譬如在堂裏望彌撒，領聖體，在家念早晚課等，俱是熱熱心心，端端正正，捧着小手，活像一位小天神。

二十九

高神父自從英珠國祥去後，心中異常的懷念；每當夜深人靜，往往便想起他倆來，但在這兩人之中，使高神父更懷念的乃是國祥，因為國祥和高神父更親密。若說英珠，高神父雖也以父情待之，但她究竟是女孩子，況又常住在姆地方，相見的機會極少，因此對她的印象自然淡得多了。

在他的案頭上，有一張國祥最近的照片。他每當工作完畢，便對照片注視一會，有幾次對照片注視着似乎出了神，待有人來打門，他才回醒過來。

×一天的早上吧。高神父在自己房裏念完了日課，便打開彌撒記錄簿，擬明天或後天爲父母英珠國祥舉行一台彌撒。在這時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一件事，便是明年乃是父母婚後的第四十年，那不是應當慶祝一下子的麼？也不是應當送些禮物去的麼？所以他就立時拿起筆連寫了兩封信，一封是給父母，一封是給英珠和國祥。寫好了自己又念一遍，然後放在一個信封裏，貼上郵票，叫

阿三送去，那好事的阿三，真是好事。他拿到了信，先在右手上頓一頓，又放到左手上，去頓一頓，意思是要知道信封信有多少份量；後來又把信拿在空中對着日光細看一下，要看看裏面究竟是怎樣。可是因信封很是厚密，一些看不出什麼，於是才失望地走向郵局去了。

高神父自從那封信寄出後，便開始備辦禮物；可是很難找到相當的東西，因為很多的東西上次已經寄去過，現在要找幾樣家裏還沒有的東西，那不是很不容易麼？

約摸過了一主日吧，高神父剛有事到寧波來，乘便也是來備辦禮物的。那天他吃了中飯，坐在散心間裏和主教神父等閒談着。突然的門開了，進來一個人，年紀差不多四十左右，面部很長，又很扁，衣服倒穿得還齊整，袍子馬褂，很像樣。不過下面兩隻脚不配，因為一隻很大，一隻很小；其實那一隻並沒格外小，不過另一隻特別大罷了。原來乃是大腳風。他身上背了一個很大的包袱，手上又提了一個較小的。他進來後，把他又長又扁的頭先向主教點點，又向

別的神父亂點了幾下，然後拿下包袱，把結打開來，燦爛鮮艷的錦綉品，便呈現在大衆的眼前。這時高神父的心已在跳着；他想今天或許能辦到一些相當的東西啊。那個人先拿出幾樣另星小東西，後來方拿出一件盤金綉花的襖子和一條有許多綉帶的花裙。他說：「請主教和神父們看，這是中國新嫁娘穿的禮服，多麼美麗呀！」這一襲衣裙，真把高神父吸住了。他睜大了眼睛，釘着了那件衣服，好幾分鐘沒眨過一下，他想這件衣服確是自己理想中的禮物啊。

大腳風拿了那件衣服，走到主教前面，問主教說：「主教，你要買麼？」主教說：「我不要買。」高神父聽見主教說不要買，便打着法語對主教說：「主教，你既不要買，我倒要買呢。」主教說：「那再好沒有了。」高神父於是對那大腳風說：「這身衣裙賣多少呢？」大腳風說：「你洋先生要買，自當格外便宜點，規規矩矩，一些不討虛頭，三十隻洋，少一個銅板也不賣。」高神父聽了把肩膀聳聳，又看看主教；主教也看看高神父，把肩膀也是一聳。然後兩人彼此一笑，大腳風看神父沒話說，便問道：「洋先生，你說多少？」高神

父對於買古董確有三分內行，所以又把那身衣服拿來細看一下，然後說：「十二塊錢，多一隻角子也不要。」這樣一來，還價的戰便開始。「十二塊如何能買？」「十二塊如何不能買？」「光一些綢料已不止十二塊了，還有這麼些的金線呢！」「是，因為有盤金的花，所以我出你十二塊；不然，這種衣服至多六塊錢吧！」「那裏有這樣便宜的東西？」兩個人這樣說來說去，說上十數分鐘還沒有說定。於是主教說：「依我看來，十二塊錢也差不多了。但你們生意人總是心不足的，那末就給你多賺幾塊，算十四塊吧。」大腳風心想：「主教既加了我兩塊，想來也不會再多加的，若再多說，反而討沒趣，也許這筆生意做不成，我這件衣服是十元收來的，現在賣出十四元，那末光賺四元，也罷，少賺些就少賺些。」於是說：「十四元真不够本，但希望下次生意，這次就蝕本賣給你洋先生吧。」高神父和主教說了幾句法國話後，便拿出皮篋來，付給大腳風三張五元的法幣，大腳風一看是十五元，就撩起長衫來，挖了又挖，才挖出一隻破皮篋，打開來後，拿了一張單元的給高神父。這樣交易便算成功了。

大脚風把包袱包好了，背在身上，然後向主教和高神父點點頭，又向別的神父點點頭，就喜喜歡歡，移動他一大一小的腳，走出會客室去了。

高神父又往城裏去買了許多不易朽壞的食物，和許多中國人慶節時所用的東西，又另買幾件應用品和玩具，算做聖誕禮品，裝成了一大箱。他也不帶回去，就放在主教堂內。因為×商船的船主一星期後將回法國去，高神父擬請他將那箱禮物帶去。但不知船主答應不答應，所以就到船上去拜訪那船主。船主毫不作難，竟一口答應。高神父真快活極了，於是將自己家裏的地址寫給他，又說：「箱子在主教堂內；日後你啟程的日子，祇須通知堂內的管事人，他們便會將箱子送來的。」船主說：「這樣很好。」又拉雜的談了幾句後，大家拉拉手，便分別了。高神父第二天也就回了觀海衛。

三個星期後的一個下午，郵局送來了一張包裹領取單，高神父便打發阿三去領取。阿三到了郵局，把領取單交上，便取來了一個枕頭般大小的包裹。阿三拿來頓頓分量，約摸有十數斤重；拿在耳邊搖搖，也聽不出裏面是什麼東西。

·他就把包裹背在肩上，慢騰騰的回來，在路上他想：「這一定是神父家裏寄來的聖誕禮品，因為每年到這時候是總有一包寄來的。記得去年寄來的是許多外國糖，其中有一種黑赤赤的叫什麼巧克力，味道最好，牠的味道甜裏帶苦，苦裏帶甜，真是形容不出的好吃。我那次吃了一粒，三天後還覺着有餘味；到現在回想起來，尚使我饒涎滿口呢！」

原來去年包裹送到的第二天早上，阿三到神父屋裏去打掃，看見神父桌上有許多糖菓；阿三的小舌頭就開始翻筋斗，他向神父說：「這是什麼呀？可以吃的嗎？」神父知道阿三的用意，便隨手抓了幾粒給他，內中也有一粒巧克力；所以阿三今年又想吃起巧克力來了。

冬季日子較短，所以阿三到堂已是暮色蒼蒼了。阿三拿了包裹到神父屋子裏，神父說：「好，好，放在桌上吧。」阿三把包裹放了，仍站在桌邊，却不出去。神父說：「還站着作什麼？出去吧。」其實阿三是要等神父開包裹，想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；巴不得也和去年一般的是什麼巧克力糖等，那末自己多

不敢希望，一粒兩粒總拿得到的吧。豈知神父現在叫他出去，他就無精打采的走了出來，也隨手把門關上；他雖出來了，心還不死，竟蹲下身子打鑰匙空裏偷看進去。果然看見神父開始在拆包裹，拆開後，一件一件，一樣一樣的拿出來；但是不是糖，却又看不清楚，他想諒來總是糖。正在這時，一個廚司務剛有事要到神父屋裏來；他走出廚房門，便遠遠看見神父門口一堆黑東西，再仔細一看，似乎是一個人。他想好不好，一定是賊骨頭，因為近來堂裏常是鬧賊，一會兒衣服偷去了，一會兒用具偷去了。因此廚司務一些不疑惑，斷這一定是一個賊，所以便退進屋去，輕聲的對一個燒火的人說：「賊又來了。」「在那裏？」「便在神父房門口。」「真的嗎？」「真的。」「那末去把他捉住了再說。」於是廚司和燒火的一齊輕腳輕手的出來，一個打走廊這端過去，一個打走廊的另一端過去。這時屋裏的神父剛把小包打開，不留神，滾下幾粒圓的東西來。阿三心想這一定是糖，這一定是糖，明天準向神父討幾粒吃吃；他正一心對着糖，所以一些沒注意到兩邊過來的人。那廚司愈走愈近，相差三四

步光景，他便突的衝上去，一把將阿三挾住了；那燒火的便趕上去，伸出粗大的拳頭，一拳又一拳，沒頭沒腦的打着。這把阿三嚇昏了，也打昏了，因此連「我是阿三，我是阿三」也不會說。那廚司却大喊：「神父，神父，賊捉住了，賊捉住了！」在屋裏的神父，聽得門外似乎在打相打，又聽得說：「賊捉住了！」便放下東西，急忙的出來，又走過去，把走廊上的電燈捻亮了，打算看看那個賊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。但捻亮了電燈一看，却是阿三。神父呆了，那兩個人也呆了，站在一旁，彼此伸伸舌頭。而阿三呢，把手拍着胸，同時喘着氣說：「晦氣，晦氣，真晦氣。」高神父說：「阿三，怎麼一回事啊。」阿三却不答應，祇搖搖頭，走向廚房去了，遠遠還聽得他連聲叫着晦氣晦氣。高神父於是問那兩個人，那兩人便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。神父聽了也覺好笑，心想阿三真是晦氣，但誰叫他伏在門口打鑰匙洞裏偷看的呀！

廚司和燒火的到了廚房，看見阿三氣鼓鼓的坐在一條長檯上，右眼角上還腫起了很大的一塊，兩人看了這情形不知如何辦好。後來想到還是問他賠一個

不是吧。於是兩人向着阿三，作了幾個拱，同時說：「阿三哥，算了吧！是我們的不是。」但阿三眼睛一斜說：「沒有這樣容易，難道給你們白打麼？」廚司和燒火的說：「那末叫我們怎麼賠補呢？」阿三說：「賠禮有規矩的，便是三斤老酒，四兩大肉，八個爆仗，一對蠟燭。」廚司說：「我們不是外教人，爆仗蠟燭不好看。況放起爆仗來，別人必要聽到，聽到必要來詢問。一問之下，知道是這麼一回事，爲你也沒有什麼光彩呀。」阿三心想這倒也不錯，所以後來將買爆仗蠟燭的錢，就買了一碟子順風耳和一盆子大轉灣，還多下些錢，便添打老酒。

第二天阿三又到神父屋裏去打掃。神父問他昨天爲什麼伏在我房門口偷看。阿三覺得難爲情，說不出口。神父一再追問，他才紅着臉說：「想塊糖吃吃呀。」同時又把手按按右眼角腫起的地方。神父說：「要吃糖，老實說好了，何必伏在門口偷看。那得不給人家當賊辦呢！」說着便打開抽屜，抓了幾粒給他。阿三一拿到糖，連眼角上的痛也覺不着了。

高家自寄出了聖誕禮品後，天天等着高神父的回信。有一天，高神父的信果然來了。拆開來一念，不是收到禮物的回信，乃是說四十年結婚慶祝問題的信。其中另一封是給英珠和國祥的，叫他倆代表自己籌備慶祝。在給父母的那封信裏，並說自己擬奉上一些禮物；其中一部份，算做聖誕禮品，但現在還沒有開始購辦，一俟購辦好，就託人奉上云云。

過了不多幾天，高家又收到一封信。這信仍是高神父寄來的，裏面述說禮物已經託人帶上云云。高家得了這個消息，自然喜歡萬分。從那天起，他們巴巴的等着那箱禮物的來到。可是等了幾天，還沒有一些影踪。看看聖誕瞻禮又快到，真把他們急壞啦。國祥心更切，偶聽得門外隆隆車輪響，又以爲是箱子運到；可是出去一看，乃是一輛垃圾車。有一次出去一看，乃是一輛牛糞車；害得國祥捏着鼻子，撅起小嘴，失望地回進屋來。

碰，碰，碰！門外有人碰門了。高先生剛在會客室裏看報，於是出去把門開了。進來的乃是一個中年男子，唇上留着一撮小鬍子，衣服穿得很華貴。詢問之下，乃知是高神父託他帶東西的×船船主。高先生忙親熱地和他握手。一會兒，高太太英珠也出來了。大家相見後，便坐下暢談。船主說：「高神父託我帶來的東西，現在是在巴黎；本來我想自己帶來，但因很不方便，所以我託巴黎轉運公司轉送，也許明後天可以送到。」他們聽了，便再三向他道謝。高太太切願知道高神父的消息，所以向船主說：「高神父近來面色好麼？」「很好很好。」「他頭髮開始白了麼？」「那倒不注意。」「胃口好麼？」「太太，請你原諒，因為我沒有同他一齊吃過飯。」高先生心想：「這老太婆真悖時，這些問題別人怎麼知道呢？讓我來打斷她的話柄。」於是插進去問船主說：「高神父和你談起過英珠和國祥麼？」高太太的肚裏也打官司了。她想：「這老頭子倒厲害，竟存心要打斷我的話柄。這一句本來也是我要問的，要你搶着問作什麼？」但在客人前不好發作，所以就忍住了。船主見高先生問起英珠和

國祥的事，便說：「高神父和我談起過，而且由他的話裏，知道他很是掛念着這兩位呢。」經船主這麼一說，他們才發覺國祥並不在前。英珠知道一定是在屋邊樹叢間和孩子們玩，所以就上樓去，走到國祥的臥室，開了窗，高喊說：「國祥弟弟，爸爸媽媽叫你；因為有客人在家，叫你來見見呢。」下面正玩得起勁的國祥，忽聽得姐姐在窗口上喊他去見客人，他就答應說：「來了來了。」英珠也便下樓來，又走到大門邊，把鎖撥開，再回到會客室去。只過了一二分鐘吧，門便突的開了，進來一個小孩子。除英珠外，他們全嚇得一跳，尤其是那位船主。因為衝進來的那個孩子，穿的是中國的長衫，腰上束了一條很闊的帶，頭上戴了一頂彎得很高的紙帽子，兩道眉毛，畫得又長又黑，臉上又塗着胭脂和白粉，背上又插着四面尖角形的旗。這種裝束不是要把他們嚇上一跳麼？英珠見了，急忙說：「還不快去把臉兒洗了，衣服換了呀！」這個孩子便飛奔的上樓去了。那孩子是誰呢？便是國祥啊！

原來國祥前幾天和孩子們閒談的時候，不知怎的竟會談到了戲劇問題。國

祥說：「我們中國的戲劇真好看，有唱有做，有文有武。我頂喜歡看的是老將軍出場，真威武，真神氣呢。」×孩子問道：「老將軍出場怎樣的呀？」國祥說：「老將軍頭上戴了一頂很高的帽子；眉毛有三四寸長，是用顏色畫成的；臉上塗得紅希希，表示他血氣旺盛，精神充足；唇上有很長很長的白鬚子，身上穿着盔甲，背上插着四面尖形的旗子，手裏拿着一柄大刀，或是一管長槍。他先在懷裏裏大喊一聲，或是唱幾句，然後腳一翹，神氣十足的出來了。同時鑼鼓也敲得應天響，真熱鬧呀。若做得好，下面的看客便拍拍地拍手，或哇哇地喊好。」另一孩子問說：「你會做麼？」國祥說：「祇會瞎來一套子，正式是不會做的。」他們齊聲說：「沒關係，請你做一些給我們看看。」國祥說：「但東西還得製造起來，所以三天後我準做給你們看吧！」

國祥既答應了做中國戲，自當開始預備，但自己又不曾製造東西，那末祇得去請求姐姐。當英珠聽得國祥叫他製造做戲用具時，便推辭說：「我這一類東西不會製造的。」國祥說：「我教你好了。」英珠說：「你既能教我，那末

你自己製造吧。」國祥說：「我說教你，不是這個意思，是說我告訴你製造什麼東西；動手，當然是要請你的了。」英珠說：「這種手工太麻煩，我真沒耐心。」國祥一聽，却不響了。英珠心想，也許他要開龍頭吧；所以又掉轉口氣說：「你真多忙，何必答應他們做什麼中國戲呢？但已答應他們，祇得做給他們看，不過晦氣我罷了！」國祥聽得姐姐這麼說，知道她已是答應了，就笑着說：「下次聖誕禮品，我送你一半就是。也別說什麼晦氣不晦氣。」英珠說：「不動手便罷；動手了倒是盡義務，不要你酬報的。」

英珠的一雙手是再靈巧不過的，不到一天半，便把帽子，鬚子，旗子全製造好了。此外還做了一把大刀，除刀柄是木做的，其餘盡是彩色紙做的。做得確很相像，那四面令旗做的更體面。

第三天到了，國祥便把一切東西搬出去，戲場就在屋邊的樹叢裏。國祥等孩子集齊了，便開始化裝；又把一方布掛在兩棵樹的中間，算作帳幕。不多時，一切便預備好，孩子們環坐在帳幕的前面，成了一個大半環形，一個孩子把

一隻小洋銅鼓咚咚的敲了幾下後，國祥便在帘內瞎七瞎八的唱起來。另一個孩子將帘子一掀，他把腳一翹，神氣十足的踱了出來。環坐在前面的孩子們便拍掌叫好。國祥向他們笑笑，又點點頭，接着把鬚子一捋，又夾七夾八的唱起他的自造腔來。唱了約摸三四句後，將那柄大刀捏緊了，又一手把衣角提起，大喊了一聲，就開始在場中打圈子。樣子倒怪像的。打了三個圈子後，突的來了一個金雞獨立式；就是用一隻腳站住了，另一隻腳呢，却提得高高的。孩子們見了，又是一陣熱烈的鼓掌。國祥放下那隻腳後，又唱說：「你們別喊好，也別拍掌，原來你們全都上了我的大當，因為我是全本外行，祇會瞎唱瞎鬧……噢噢……噢……」那個「鬧」字後，又拖一二分鐘的長聲，害得孩子們又大拍其掌。他唱的是中國話，那些孩子們如何能懂得呢？國祥心想：孩子們既這般起勁，那末再造一套子給他們笑樂一下吧。他本想翻幾個筋斗，或打幾個虎跳；但一想，頭上戴着高高的帽子，是不方便的。那末還是舞一下子大刀好。他把腳一蹬，正想開始舞的時候，忽的聽見英珠在樓窗口喊他去見客人。他於是

來不及的把假鬚子拔了；把大刀拋了，却忘記頭上還戴着帽子，背上還插着旗子，臉上還塗着粉和胭脂。他這副神氣的衝進屋裏去，能不把屋裏的人嚇得一跳麼？後來英珠告訴他們，他們才恍然大悟。

國祥到了樓上，又打開西窗，高聲對孩子們說：「你們回去吧，我今天不能和你們玩了，因為有客在家啊！至於東西，恩利，（×孩子的名字，）我看還是暫放在你家吧！下次有機會我們可以再玩的。」

過了一會，國祥臉已洗好，衣服也換好，便吃吃地笑着下來，向船主行了禮，又叫了聲爸媽，就坐在一旁。船主向他說：「你會做中國戲麼？可惜我今天沒有工夫，不然倒要請你做一次給我看看呢？」國祥說：「我是玩玩罷了，正式是不會做的，所以祇有給孩子們看看；若給大人們看，你們要笑煞，我也要羞煞哩。」

高家本擬款待船主用膳，但船主因有要緊公幹，便辭謝了。臨走的時候，高太太說：「你添喝一杯勃蘭地酒吧。」船主說：「不，多喝了要頭暈，行路

不方便。國祥說：「那末糖吃一塊吧。」說着，打短褲袋裏摸出一塊糖來，硬要船主吃。船主不肯吃，他便將糖塞到船主的嘴裏去。船主哈哈的笑了，但英珠却在一旁對着國祥白眼睛。

船主起身走了，他們送到大門口；而國祥特別道地，特別客氣，還要送船主過木橋。過了木橋，國祥和船主握握手說：「再會再會，下次請你來看中國戲。」說完便轉身逃回來。船主心想：這「希諾亞」孩子倒是很可愛的，怪不得高神父這般的掛念着他啊。

三十一

第二天的上午，果然由運輸公司送來了一隻大木箱。高家老少四個人又忙壞了：找榔頭，找鉗子，又把椅子桌子拖開，留出一塊較大的地面，然後準備開箱子。前次是叫個工們來相幫；這次因為箱子祇是一隻，況他們現在正都在

田裏工作，所以也不去叫他們。高先生把外衣脫了，拿起傢伙，將有鐵條的地方便使勁的撬，有釘子的地方，便用力的拔。在拔箱角上的一隻鐵釘的時候，高先生竟翻了一隻元寶。原來那隻鐵釘也許是鏽住了。高先生拔了好一會，還是拔不出。他於是把一隻腳踏在箱子上面，手捏緊了那鉗釘的鐵鉗，然後咬着牙齒，用盡平生之力的一拔。釘子果然也拔出了；可是人也站不住，便向後猛退，所以結果翻了一隻外國元寶。

箱子打開後，便把東西一件一件的取出來：吃的也有，用的也有，玩的也有。剛取出了幾種另星小東西，便發現一個大布包；解開一看，原來便是那身盤金綉花的衣裙呀。高太太看了，祇噓噓的噓着。高先生也把右手連攪了七八下。因為這身衣服簡直太美麗了，因此引起了他們深深的驚奇。

高先生和高太太在看那身衣服，國祥却在木箱裏掏，掏了一會，竟然掏出一隻小木魚來。他拿起便敲。這篇篇的小木魚聲，使高夫婦的眼光，從那身衣服上移射到國祥身上來。一看，是國祥在敲一種紅色的小東西，便問說：「

這是什麼呀？」英珠代答說：「這是中國和尚唸佛用的東西，叫做木魚。」同時國祥拿過來叫高先生敲。高先生敲了幾下說：「這種聲音雖不好聽，却也不難聽。」說着，便把木魚授給高太太，高太太也拿着敲起來了。國祥一見，便喊說：「唸佛老太婆，老太婆唸佛。」英珠一聽，忙把眼睛向他一眨，他才住口。幸虧說的是中國話，他們聽不懂。不然，大家也許要弄得沒有意思了。更幸他們也沒有追究國祥說什麼。其實國祥是太開心的緣故；因太開心了，一時也忘了對義母的尊敬，竟然隨口喊起她老太婆來。

高太太又開始在箱裏掏，一伸下手去，便掏出一隻白銅小手爐。英珠見了，不待他們詢問，便說：「這東西中國名字叫手爐，是冬季烘手用的。」高先生見了這亮光光的白銅手爐，也很心愛，便拿過來細細的看，他說：「蓋上的花紋真細緻呀！」高太太說：「中國人的手工真不錯。」

拍拍劈，拍拍劈，一陣怪聲打斷了他們的談話。高先生說：「這像鎗聲，也許有盜匪進村吧。」高太太抖着說：「那末我們得避一避。」英珠心想：「

這聲音爸爸說是鎗聲，我聽來却不像。一但看見高老夫婦這般驚恐，自己也不覺有些心慌起來。於是他們先把會客室通後屋的一扇門關上了，又慌亂的把剛才已拿出來的東西仍捺到那隻木箱裏去。但這時怪聲已經止息。高先生說：「我出去看看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」同時却又發覺國祥不在屋裏。高先生心想：「那更有出去一看的必要了，因為國祥在外邊，也許中了鎗彈吧。」豈知高先生還沒有出去，國祥倒先在後面碰門叫開了。英珠過去把門開了。國祥便笑着跳着的進來。高先生急忙向他說：「你怎的一會兒又出去了？剛才的鎗聲聽得麼？」國祥笑着說：「那裏有鎗聲？是我在後面放小爆仗呀！」（原來當他們在看銅手爐的時候，國祥從箱裏摸到了一盒子百子炮。這是他最愛玩的東西，於是便摘下了十幾個，跑到屋後去，點上一根洋火，劈劈拍拍的放起來。豈知竟嚇壞了兩個老人，還以為是什麼盜匪進了村。）高先生聽了，對國祥說：「你以後別再這麼冒失爲是！」說的時候，臉上沒有一絲笑容，而且還相當的嚴厲呢。不好了，國祥紅潤的臉，突的變成了青色，呼吸也似乎悒促起來。他

回過頭去看看英珠。英珠說：「爸爸媽媽給你嚇壞了，還以為是盜匪放鎗呢。所以你向爸爸媽媽認一個錯，求他倆寬恕吧！」國祥於是用抖戰的聲音向高老夫婦說：「爸爸媽媽，我弄錯了，求你倆寬恕我吧！」說完眼睛已是水汪汪。英珠看見這情形，便一把將他拉到樓上去。

到了樓上，國祥已經禁不住便放聲的哭了。英珠說：「弟弟別哭！弟弟別哭！給爸爸媽媽聽見了，怎麼辦呀！」國祥聽了姐姐的話，便勉強忍住，可是下面的高夫婦早已聽到，所以高太太對高先生說：「你不聽到國祥在樓上傷心地哭麼？我看你今天這一下也是可省的，他究竟是小孩子，知道什麼呢？全是我們自己胆太小，自擾自亂，況他幹的又不是什麼越規犯禮的事，不過頑皮些罷了。若他真正有錯處，我們自應作相當的責罰，但今天的事，也不能說是什麼大錯呢，況你這次把他小小的心傷了，以後也許要變成一個恐懼者吧，也許要喪失他以前的天真活潑哩。你更當想，他又不是我們所生養的小兒，不過是請來做我們暮年的安慰人罷了，所以我們對他，應當以客禮相待；雖有一些小

錯，也當絕對的加以原諒的呀！——高太太說了這麼一長篇，高先生却默默的坐着，一言不發。過了兩三分鐘後，他忽站起來，也上樓去了。

上面英珠，雖叫弟弟別哭，但自己却比他也許更傷心，鼻孔裏好似灌滿了一鼻孔的醋，酸的不得了，眼淚水好像那噴泉等到了空隙，極力的想噴射出來。可是她咬緊嘴唇，不使自己哭出來。因為自己哭了，還能止得住國祥的哭聲麼？她後來看國祥止哭了，便說：「你到自己間裏去吧。」國祥便出來到自己間裏去。她等國祥一出去，便把門關上了，倒在牀上盡情的哭起來；但因面部伏在枕頭上，聲音不很洪大。她雖哭得那麼傷心，却自己也說不出是什麼緣故。高先生罵的是國祥，又不是罵自己呀。

國祥一抽一抽的到了自己屋裏，把手捧着頭，在沙發椅上坐了一會；偶一抬頭，眼光便射在台上的聖母像上。他不知不覺的站起來，走到聖母像前，開始他天真而誠懇的祈禱。他說：「聖母呀，你是我的媽媽。今天我闖了禍，求你救救我。高神父對我說過：『到了家裏，總不要有一件事使義父母難受。』」

可是我今天却使他倆難受了，還把他倆嚇壞了。這件事怎麼辦呢？聖母，你是大能的，求你代我解決吧！」這時候高先生正從樓梯上來，見國祥的臥室門半開着，他探頭一看，瞥見國祥端正地跪在聖母像前祈禱。他真感動極了，同時更深悔自己剛才的一舉。他就迅速的跑進去，屈下一膝，把在祈禱的國祥一把抱在懷裏，親愛地說：「你能原諒我麼？」說完，兩滴老淚，便撲撲地滾下來了。國祥起初倒是一嚇；後來一看，還是爸爸，並且叫自己原諒，他却想不通了，所以也答應不出什麼。同時又見爸爸哭了，他也就淚泉重開，和着爸爸一齊哭。

哭了一會，還是國祥先開口。他說：「爸爸，你怎麼叫我原諒呢？是我應該請你原諒呀？」高先生說：「因為我責罵了你，所以請你原諒。」——「我今天幹錯了，是應該受爸爸的責罵的啊！」——「應該不應該，是另一問題。我再三想了，我今天對你的責罵是不必的；我現在覺得非常後悔，尤其是使你這般的傷心難過。我心裏真覺不忍呢！」——「我一些也沒有傷心難過。」——

那末你爲什麼傷心地哭呢？——我哭，是哭我的過錯呀！高神父叫我到了這裏，總別使爸爸媽媽難受。今天我竟使你爸爸難受；至于媽媽，我想也不歡喜的吧。所以我後悔至極，於是就大哭了。——真的不是因爲我責罵你而哭麼？——「真的不是！」高先生聽了這話，心幾乎感動得跳了出來。他就拿出他的老勁來，把國祥一把抱起，走下樓來。

坐在樓下的高太太，也覺得這件事不知怎麼好。她想現在先去安慰安慰國祥再說。她剛站起來，忽見高先生把國祥抱了下來，她以爲高先生餘怒未熄，罵了他不夠，還打算抱下來打一頓不成，所以便趕過去搶救。但聽得高先生說：「這孩子孝愛到這般，我生平沒有見過。你也來抱抱他吧。」國祥便從高先生的手裏投向高太太來。並說：「媽媽，你別難過吧！」高太太就伸手去抱，却不提防國祥這般沉重，所以一抱過來，便站不住，看來也要翻元寶。幸虧後面便是一張安樂彈簧椅，她退了幾步後，連忙坐下去。所以彈了幾彈便完事。這一來，就引起了三人的大笑，大家感到無法收場的難事，給高太太一坐就坐

平了。

英珠伏在枕頭上哭了一會，便起來。她想，這件事不知如何能解決，但一人在屋裏哭也不是道理，得出去看看他們怎麼樣。剛要出去，忽想到自己哭了這麼許久，眼睛一定緋緋紅，跑出去給他們看見了，反要引起他們的難受；所以便走到洗臉架上去洗擦了一會，然後走出臥房來。她出了臥房，徑直的到國祥屋裏去看國祥。可是國祥已經不在。她想，他眼淚還沒乾，又出去玩了麼？諒來不會的吧！那末到了那裏去呢？國祥既不在，等一會再說；先下樓去看看吧。於是就轉身下樓，剛踏下第一級，她又把腳縮了上去；她想，哭紅的眼睛也許沒有全退，因此又回到自己屋裏去洗了一會，才走下樓來。可是走到樓梯將盡處，却聽得會客室裏爸爸媽媽在大笑，笑聲裏面也有國祥的笑。她開始迷糊了。她想不是剛才的事是做夢，那末現在是在做夢。不然，剛才哭得那麼傷心的國祥，怎的一會兒又在下面笑了呢。但她清楚地覺得現在不是在做夢，那末他們已哈哈地在笑了，自己又何必嗚咽地的哭呢？於是再拿出手帕來，把眼

暗措了措，便走下樓梯，跨入會客室。國祥首先看見她，便喊說：「姐姐，事情已經解決了，你不必難過了。」英珠聽得事情已經解決，自然也喜歡，但不知是如何解決的。可是又不便當着爸爸媽媽詢問國祥，所以也就假裝知道似的，和大家開始笑談。後來高先生等國祥不在了，才把經過的情形和國祥所說的話告訴高太太；高太太聽了自然也感動得珠淚滾滾。國祥呢，也等高老夫婦不在前的時候，才把經過的一切告訴英珠；英珠聽了也流了不少感動的淚。經了那一次事之後，國祥對一切比以前更謹慎；無論什麼事，也不敢稍有大意了。

三十二

素日很安閒的村人，忽的忙碌起來。男的提着木桶，女的拿着掃帚，措的措，掃的掃。承塵，地板，階石，踏步，門窗，樓梯，以至傢具雜物，沒有一

處，沒有一樣，不洗過擦過。門上繫起冬青栢枝，又綴上些帶小紅果的老虎刺。男人們成羣的上城區大商舖裏去買食物和玩具。女的大都在家裏做香腸，做白帽蛋糕，預備火雞和別的食品。他們這般的忙碌着，究竟是爲什麼呀？因爲第二天的晚上便將開始慶祝聖誕節呢。

高家自然也是一般的忙着。高先生高太太爲購買食物玩具和別的聖誕應用品，還趕上巴黎去過。

十二月廿四日，那紅噴噴的太陽向着人們道着再會，漸漸的鑽下地平線去。同時黑暗的幕也跟着拉攏來了。家家戶戶便先先後後的上了燈，由各個窗戶間，透出比較平日強烈的燈光。愛美的幾家，還在窗上掛上了雜色的窗簾，或貼上透明的彩色紙，所以更是燦爛美觀了。那晚的天氣也真好極了。既不刮風，也沒飛雪。天上還滿佈着金銅鑲般的星星，閃閃地在發着奇麗的寶光。

每家在屋子中間，擺上一株聖誕樹，樹上綴着玩具糖菓和玲瓏的小飾品；孩子們在周圍跳着叫着，大人們在一旁談着笑着。一會兒，晚宴便開始，合家

圍坐了，快樂地吃這聖誕前夕的「大齋晚餐」。

高家也一樣的在慶祝。他們辦的一株聖誕樹特別高大。上面掛的，除應有的食物飾品玩具外，尚有英珠所做的幾樣玩意兒，形式是像中國五月初五所用的香袋，不過裏面沒有香罷了。她所做的種類倒不少，尖的，圓的，雞心式的，橢子式的，蝴蝶式的，鯉魚式的，青蛙式的，蜘蛛式的，還有做成橘子，枇杷，花生，老菱等等形式的，做得又相像，又美觀，又細巧，又玲瓏；那株聖誕樹，掛上了這些東西，真是生色不少。

聖誕樹本是爲孩子的，但英珠和國祥觀賞了一會倒也走開了。兩個老人却站在那裏看個不息。看見青蛙，叫真像；看見橢子，喊奇怪；看見花生，說好；看見老菱，稱靈巧。總之，這些香袋式的玩意，簡直把兩個老孩子迷住極了。最發笑的便是高太太，她看完了香袋，竟然走過去把英珠的雙手拉過來細細的看看，又各處的摸摸。她的意思，以爲英珠那雙手究竟和別人有沒有不同之處；不然，怎的做得出這般巧妙精細的東西呢？但細看細摸之下，也看不出什

麼特別，不禁哈哈的笑了起來。因為她想到自己這看手的舉動，未免有幾分呆氣吧。英珠便問她說：「媽媽，你爲什麼看我的手，而看了手之後，爲什麼又哈哈的笑了呢？」高太太說：「你別問吧，我也說不出。」英珠就不再問了，但心裏總是覺得有些莫明其妙。

一會兒，晚餐也開始了。大家環坐着談談吃吃。四個人談鋒都相當的健，胃口也相當的好。話兒從口裏出來，食物從口裏進去；桌上的食物吃完了，肚裏的話兒也講完。

大家又坐在會客室喝茶；茶一喝下去，話兒又產生了。這樣說說，那樣談談，末後談到了中國聖誕節晚上是怎樣的那個問題。英珠就這樣講：

「普通堂口裏或公所裏，到了那晚，總是掛燈結彩，又點上了好幾盞的氣油燈，光亮得眼睛也睜不開。所以很多的外教人，也趕來觀熱鬧。神父便利用這個機會，給那些外教人宣講聖道。以後乃相沿成俗，規定一次另爲外教人的道理，時間是在八時。第二次道理是爲教友的，普通在彌撒前講。」

「那一晚是孩子們最快樂的時候。他們很早的吃了晚飯，穿上新衣裳，新鞋子，戴上新帽子；天冷的話，還圍上圍脖子，便快活地上聖堂去了。在堂的圍牆門外，有許多賣食物點心的小攤子；孩子們那天自然也多拿到了幾個圓銅子，於是向那些攤子買各種另食吃。男人們坐在男休息室裏談談，女人們呢，坐在女休息室裏講講；還有出世方幾個月的小孩子，在母親懷裏哇哇地叫着哭着，也增添了不少的熱鬧。

「幾時聽到鐘聲響了，便進堂去聽道理。第一次道理雖是爲外教人講的，但教友也全進堂去聽。聽完道理，再到原處來休息一下。過了些時，鐘聲又響了，大家便進去念經。念了一會又出來休息，休息了一會再進去念。

「午夜快到了，大家再進去聽道理。道理完畢，一敲十二時，子時彌撒便開始。大夥也領聖體。彌撒後，全體教友一齊起立共唱聖誕歌。男教友唱起來很雜亂，嗓子多數是沙破的，因此唱來不很好聽；女教友唱來又齊又清雅，不過太慢些。唱完聖誕歌，便出堂來吃點心。據說以前是吃羊肉粥的，後來因不

方便，改吃饅頭，吃完點心，各人提了一隻紙燈籠，快樂地回家去了。這是我們甯波教區裏聖誕晚上的大略情形，「英珠」說完，覺得口也乾了，便拿過茶來喝。啞啞，原來已是冰冰冷了！

時鐘噹噹地敲了，報告時間已經八下。高家一家便上樓安息。村裏的人，除了有緊要的事外，其餘也都入了睡鄉。所以那些人均停止了實世間的一切，而開始在夢景裏活動。

廚子端上了一隻火雞，他便拿起刀叉預備分割。豈知那隻火雞突然變成了未宰以前的形狀：紅紅綠綠的面孔，怪嚇人的。牠豎起全身的毛羽，翹起後面像扇子一般的尾巴，孔孔孔，孔孔孔地向着人們追來。嚇得他和他的一家人立起身來就逃，可是那些人都似乎昏了，不往門外逃去，祇在屋裏打圈子；而那隻火雞也真凶極，緊趕着衆人，不肯放鬆一步，同時用牠的鐵嘴向着他們身上亂啄。

過一會，別的人都不知道到那裏去了，祇剩了他一個人。而那隻火雞更是

釘住他，不停的追。腳跟上竟給他啄了七八下。他在慌急之中，便鑽入了壁火爐，想打烟窗逃上屋頂去。可是爬爬又滑下，爬爬又滑下，好容易才爬近了烟窗；他細聽下面沒得火雞追來，心裏寬鬆了許多。不一會他已攀着了烟窗口，他如弄鐵槓似的把身子縮上去。頭剛伸到外面，猛見那頭火雞凶惡地站在一邊，正等着他呢。他大喊一聲，忙把頭縮下來，可是已經來不及，因為在頭頂的正中處，已給那頭火雞的鐵嘴啄着一下了。這一下真厲害，啄得他天昏地黑，從烟窗頂直墜下來，也就這樣的把他跌醒了。這是一個在晚膳時犯齋期而吃了火雞的人所做的夢。

穿着雪白的長衣，頭上發着大光的小耶穌來了。身上背了一個大包，裏面儘是玩具和食物。他不是在地上走，却是在空中飛，飛到人家的窗口邊，便把玩具和食物投進去。

小耶穌飛來了，飛到他的窗口。他便伸出手去，希望小耶穌投下幾樣玩具和食物來。可是小耶穌祇對他看一看便過去了，他就喊着說：「好耶穌，好耶

「耶穌，爲什麼不給我玩具和食物呀？」小耶穌聽見了，便旋轉頭來說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——「我確不知道呢。」——「那末我說給你聽：你爲什麼在堂裏望彌撒的時候吃東西，又和跪在旁邊的孩子做鬼臉？你爲什麼把香蕉皮故意的去放在路中心，害得來來去去的人踏着了翻元寶？你爲什麼把細鹽去放在白糖瓶裏？害得你的哥哥還想是白糖，便攪了一大匙，放在牛奶裏；後來喝了一口，把他鹹得一天吃不下飯。你爲什麼把雞蛋拿來在前後穿了兩個針孔，吸盡了裏面的黃和白，然後再灌滿一蛋清水，害得廚司務打開來大叫奇怪。此外你還幹了不少無理而頑皮的事。所以今天玩具食物沒有你的份。」說完，便飛過去了。他不但東西沒拿到，還受了一頓重罵，心裏難過至極，就捧着頭，嘴嚙的大哭起來。這一哭，便哭醒來。這個夢是一個平日很頑皮的孩子做的。

蛋糕放在鐵灶裏，已烘了好久了。她便去拿出來看看究竟熟了沒有。但拿出來後，想再放到灶裏去，却放不進了；因爲蛋糕已漲得比灶門更大。她想蛋糕既這般會漲，諒來已經熟透，即使沒有完全熟透，一點子生也沒有關係的；

灶裏既放不進，現在也不必放進去了。她於是去拿碟子來盛蛋糕。等碟子拿到一看，那蛋糕又漲大了好幾倍。她心裏真歡喜。她想，這個蛋糕，我們一家子吃了之後，還可以分送四鄰哩。

時間一分一分過去，蛋糕也一時一時的漲大。這時她才有些心慌起來。她想，依這情形漲下去，是沒有底止的。於是去搬了一隻木桶來，覆在上面；可是不一會木桶便被漲破。她又找了一隻較大的木桶；但不多時，竟又漲破。她開始着急了，在屋子裏轉來轉去，不知用什麼方法可以阻止蛋糕再漲開來。在沒有辦法之下，祇有拿了一方木板去抵住；但抵住了這面，却漲了那面，抵住了那面，却漲了這面。末了她弄得力盡精疲，便到在地上了。而蛋糕還不住的漲大，漲大，漸漸的向她身上漲來，已經漲到她身上了。她就大喊救命！這一喊，也就喊醒。這是一個日間做蛋糕而做不成的女人所做的夢。

他的背上忽有了兩隻翅膀，於是把身子向上一縱，便飛了上去，愈飛愈高，飛上了七八千公尺的上空；他祇向着東方迅速的飛，看看下面的江河，祇是

細細的一條線，所有的房屋，祇是小小的一點一點。這一切都往後退，他却向前進，飛過了許多大城市，飛過了大海洋，終於飛到了如達亞。他在日露撒冷的上空飛了一圈後，便飛到白冷郡去，到了山洞前，安然的降下。走進洞裏一看，空空如也，不見一人一物。洞旁一個老太婆對他說：「聖母聖若瑟已抱着小耶穌到別處去了。」他向她說：「到那裏去了呢？」老太婆說：「不知道。」他沒法，就懊喪地飛回來；飛飛又飛飛，飛到半途上，一隻右翼膀忽然折斷了！他于是像鵝子失了重心，打着轉兒向下跌；還沒有跌到地上，他便突的跳醒了。這是一個日間曾想飛到白冷郡去的人所做的夢。

時間已到十時三刻了，聖堂的鐘樓上，便發出洪大而響亮的鐘聲。這鐘聲把那些在奇夢怪夢裏活動的人全喚醒了。他們醒來後，急速地下牀，洗了臉，穿好衣服，便三三兩兩，成雙成偶的往聖堂裏去。

聖堂裏裝飾得萬分體面，掛滿了錦旗彩幔，插滿了花卉蜜燭。左邊小祭台處，搭了一座假山：有高聳的山峰，也有深幽的山洞。慈祥可愛的小耶穌，就

睡在山洞裏的馬槽上，聖母聖若瑟虔敬地跪在兩旁。兩個牧童已經趕到，跪着在朝拜。一個牧童還倉忙地在趕來，雖沒有走到，但已脫下帽子，遙向聖嬰打着招呼。細看這個牧童，原來是個留着長鬚子的老公公，怪不得走不快，被拋落在後面。此外牛羊駱駝也有不少頭。牠們毫不旁顧的向着馬槽奔來；可是其中有幾頭也許因跑得太快了，以致四脚朝天，翻倒在一旁，不知什麼時候可以起來。再看那先到的兩個牧童，既帶來了禮物，爲什麼不獻上去，還放在自己的腳邊呢？

他們到了堂裏，拜了一會聖體之後，便去叩拜馬槽，並熱切地跪在前面祈禱，一批去了，一批又來。可是他們雖回到了自己的跪凳上，但還是依依不捨地注視着馬槽，仍遙遙地在繼續着他們熱切的祈禱。

一會兒堂門開了，又進來了四個人：兩老兩少，那便是高夫婦和英珠國祥呀！他們跪拜了一會聖體後，也到馬槽前去叩拜聖嬰。國祥剛跪在高太太的旁邊，他旋轉頭來，靠近高太太的耳邊說：「媽媽，你願意我在小耶穌前替你求

些什麼呢？」高太太聽了，因太覺感動，反而答不出，過了一會才說：「隨便你爲我求什麼都好；但也別忘了爸爸，高神父，和你的姐姐！」國祥點點頭，便閉着眼睛，捧着小手，開始他誠懇的祈禱。

鐘聲又響了，那時是十一時一刻；於是本堂神父穿着短白衣，從更衣所出來，先在祭台前念了經，然後步上講道台，開始講他預備得很好的道理。他講得那麼的懇切動情，以致多數的人，大流其熱情之淚。眼淚素多的高太太，那次竟哭濕了兩方小手帕。

道理完畢，彌撒便開始。雖沒有五六品，捧燭的倒有十二個。神父穿的那件祭披，不知綴上了些什麼發光體的東西。偶一轉動，便閃閃地發射着各色的彩光。神父的喉音欠佳，沙得可以，因此雖有正確的發音，但究竟減色不少了。後面經樓上的唱經班唱起來，那才好聽哩；真像一羣小天神在空中合唱的一般。在彌撒中間所奏的那個曲子，也非常雅妙，引得好些人不知不覺把腳在地上搭搭地打起拍子來。國祥也是其中之一，後來經英珠用手肘將他一觸，他才

停止。

領聖體的時候到了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全恭恭敬敬的上聖體欄杆去領聖體。神父一週又一週的分送了十數週圈，才分送完畢。那些人退下來，到了自己的位置上，閉着眼默謝聖體。

大彌撒完後，又望了一台小彌撒，然後各人向聖家拜別了，喜喜歡歡的出堂回家。這時天氣較來時冷得多，微風吹來，十足的表示出隆冬的寒意。他們便把圍巾圍上了，又把衣鈕扣扣緊，冒着寒氣，快步的走向家來。

到了家裏，盛事又開始：因為孩子們還得在枕頭邊或壁爐裏或鞋肚裏抽摸東西哩。有的摸到了玩具，有的摸到了食物。於是大喊大叫，全村又鬧成了一片。

高家也同樣的在笑鬧着。當他們回了家，國祥便問高夫婦說：「爸爸，媽媽，小耶穌賜給我們的東西在什麼地方呀？」他們說：「在你們枕頭邊，你們去摸吧。」於是英珠和國祥快步的奔上樓去。國祥到了自己牀邊，便伸手到枕

下去摸；一摸，摸着一個毛鬆鬆的東西；拉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隻絨毛的黑狗熊。他哇哇的歡叫起來。再伸手去摸，摸到了一個長圓形的東西，拿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隻很美麗的長圓形的盒子。他急忙把盒子打開，不禁又是叫跳起來，因為盒裏是各種絨做的小動物和小玩具：有小絨雞，小絨鴨，小絨兔，小絨狗；此外便是鉛鐵做成外面塗着很美麗的油漆的小汽車，小電車，小救火車等玩具。

同時英珠也在自己梳邊摸東西。她伸手一摸，摸着一個四方的東西；拿出來一看，是一隻琉璃質的方盒子。打開來一看，乃是爲洋娃娃用的各種小另件，如小牙刷，小洗口杯，小木梳，小鏡子，小剪刀等。她最心愛這一類東西，所以快活得跳起來。她再伸手去摸，又摸着一樣，却摸不出是什麼東西；拉出來後，才知道是一隻軟緞綉花的錢袋子，怪美麗，怪有樣的。她平素不很發聲，這次也尖着喉嚨的高叫起來。那時在門外偷聽的高老夫婦也呵呵哈哈的笑開了。原來這些東西，是高夫婦叫女僕當他們赴堂望彌撒的時候去安置着的。

他們吃了些點心便去睡覺，睡到第二天八點才起牀。這時陽光早已透進了窗戶，幾頭寒鳥也在窗戶前吱吱喳喳地叫個不息，也許是在表示着慶祝吧。

他們彼此道了好瞻禮後，便一齊吃早點，國祥還帶了他許多小絨雞小絨鴨等一齊來吃。高先生說：「那頭熊爲什麼不帶來呢？也許餓了吧？」國祥說：「不會餓的。我昨天已把一粒糖塞在牠的嘴裏了，可是到今天還沒有吃下去；若是餓的話，牠一定早已吞下去。」高先生又是呵呵的笑了。

吃完早飯，又到堂裏去望大彌撒；趕望完彌撒回來，已十一時左右了。不一會便將開始吃午飯。國祥的花樣景是特別多的。他請求高夫婦另備一小桌飯給洋娃娃和小動物們吃。高老夫婦那有不答應的道理，所以立時就備辦起來。

小小的一隻圓桌上，也鋪上一塊白布，並擺上了小盆，小碟，小刀，小叉；魚肉之類的事物，也擺上了不少。這一切預備好了，國祥便去請客人：第一位客人是他的洋娃娃，第二位客人是那頭絨狗熊；此外的客人，便是許多小絨動物了。他請了來後，忽又想到姐姐也有一個洋娃娃在着，那末依理也該請她

來吃一頓的呀。於是上樓去對英珠說：「請你家的洋娃娃也下去吃飯好嗎？」英珠說：「要給你弄鬻的。」國祥說：「不會的，我可以保險。」——「若弄鬻了，你賠償我多少保險費？」——「十五個佛郎。」——「你既肯保險，那末你拿去吧。」國祥於是把英珠的洋娃娃抱下來，還請她坐第一位哩。這裏安擺好，他們自己過一會也開始吃飯了。

國祥起初吃一會，旋轉頭來看看小桌子，並說：「請吃呀。怎的動也不動呢？」過一會，又旋轉頭來說：「姐姐的洋娃娃最客氣；但所以不肯吃，也許怕衣服弄鬻吧！不要緊的，放心吃吧！」這種稚氣的話，又把他們引笑了。但後來也祇管自己吃飯，況大家又談得相當的起勁，便不去注意那小桌子了。

咪咪咪，那一隻上次偷火腿偷肉的大黑貓又來了。牠在門外叫了幾聲，便伸進頭來望屋裏一張，又縮了回去，把眼睛閉了幾下，又咪了一聲。忽的提起右前腳來，在臉上洗臉似的洗了好一會才放下。洗完了腳爪臉，便把嘴巴盡量的張大了一下。牠嘴巴張得那麼大，幾乎及全面部的三分之二。牠這麼的弄了

一會之後，才把一腳跨進屋裏來，向四周看了看，才敢將另一隻腳蹣進來；看
看沒有人驅逐牠，然後把後面兩隻腳也跨了進來。牠走一步，向人看看；看了
一會，才敢再走一步。

牠的鼻子忽然動了，同時嘴邊的幾根長鬚也抖動起來，牠嗅到了那一角的
魚肉香，視線也立時投射了過去。牠於是輕輕的一步一步的走過去，誰也沒理
會牠。牠走到小桌邊，抬起前身，伏在桌上，張開幾及面部三分之二的闊口，
便大吃起來。

那邊高太太偶一斜眼，忽見小桌子上一堆黑東西，知道一定是那隻黑貓在
偷吃了。於是忙對國祥說：「你看，黑貓在偷吃啦！」國祥急回頭一看，果見
那黑貓伏在桌上大吃。他便跳下椅子來，把飯巾權作武器，向着貓身上擲去。
那貓一見東西擲來，就跳過小桌子，打了一個圈，逃出門外去了。這一來可不
好啦！小桌子也打翻了。兩個洋娃娃直僵的躺在地上，那頭狗熊也是四腳朝天
，至于一些小絨動物，彈得找也沒處找。英珠那個洋娃娃更糟糕！因為給那賊

貓在臉上踏了一腳，踏得不成樣子了；衣服弄髒還是次之哩。國祥一看這情形，便上樓去拿保險費，拿來後，當場交給英珠。英珠說：「誰真的要你保險費，不過說說罷了。」她雖不要國祥的保險費，但見洋娃娃弄得這種樣子，心裏真覺怪肉麻的呢。高夫婦見國祥去拿錢給英珠，有些莫明其妙，便問英珠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。」英珠害羞地把保險的經過說給他倆聽。他倆聽了笑着說：「下次我們再買還你一個好了。」

已到下午四時了，大家便上聖堂去望降福。降福完畢，已是五時左右，人們就匆匆的趕回家來；因為要去預備晚膳呀。高家一家呢，因求彌撒，所以上神父屋裏去了。在那裏和神父談了好一會才出來，這時已是暮色朦朧，燈火點點。他們雖不必趕回去預備晚膳，因為有廚子在着；但也心急地想早些到家，對那幽邃的暮色之美，也無心賞略，便快步的走向家來。在半途處有一株折斷的大樹，正橫在路上。這株樹是當日早晨五六時折斷的，人們也沒有把它搬走；當他們去的時候是注意着的，大家還是打那株樹上跨過去的呢。如今回來的

時候：一來因心急，二來因天色已暗，看不清楚，四個人排成一字形的急急走來，走到那株樹邊，四個人同時都給絆倒了。國祥最靈活，一跌便起來；第二是高先生，第三是英珠，第四自然是高太太。她還不是自己起來的，是他們已經起來的三個人把她扛起來的呢。這無名之跌，真使他們好氣又好笑。

到家不久，便吃晚飯。吃飯時，又提起了剛才絆跌的事，高太太說：「下次夜間走路，總不要四個人排成一字形。今天幸虧不過碰到了一株大樹。若是到了什麼河邊崖際，不是四個人將一齊掉下去麼？」高先生說：「但誰肯走第一呢？我看四個人排成一字形，倒是最公平的法子。譬如今天的事，不跌便罷，跌了四個人一齊，那不是公公平平麼？」高太太氣虎虎地說：「依你說來，還是四個人一齊摔落在山谷裏，或是掉落在河裏，好哩？」高先生說：「好並不是好，但公平總是公平的呀！」國祥連忙插進去說：「下次夜間走路，我來打頭陣。」高太太說：「你不怕麼？」國祥說：「我有湊子的，便是效學着瞎子拿一根細長的棍子，走走觸觸，那就沒有危險了，若我們帶着電筒，更沒有

危險了。今天的絆跌，是因我們沒帶電筒的緣故呀，但今天這樣無關緊要的跌，爲我倒反覺開心。」英珠說：「你諒來是因爲骨頭賤，所以喜歡跌。我們是不願意的。」這一說把大家全引笑了。

夜飯後，又歡談了一會，就上樓安寢。快樂的聖誕節也就這樣的過去了。若再願繼續下去的話，那末祇有在他們的夢裏繼續到天明。

三十三

聖誕節過去不久，新年又來臨。他們法國人在新年裏沒有什麼慶典盛禮，不過彼此見面時拉拉手，說幾聲「好年好年」就是了。不像我們中國，新年好像天大的事，一鬧總要連連鬧上好幾天。

在元旦前一晚上吧，高家四口又集坐在會客室裏。高老夫婦願聽聽中國新年時是怎樣。國祥說：「爸爸，媽媽，我講給你們聽好嗎？」高太太說：「上

次講聖誕贈禮的經過是你姐姐講的，這次也由她講吧！「其實高太太是不願意國祥講；因為他一股孩子氣，講來也許無頭無腳，瞎七搭八，不像英珠講來有條有理，清清楚楚，所以她願意英珠講。英珠便開始講了。

「在中國凡中等的人家，到十二月廿三四或廿五六，便要請客到家來吃飯，叫做吃年夜飯；吃到末了，必要豁拳，便是猜指數，誰敗了，當罰酒一杯。凡一豁拳，酒量便格外大，喝上五六斤也一些不當事。

「到了廿八九吧，家家必要拭一次塵：便是把屋子門窗和一切用具都要洗拭過，正如這裏過聖誕節前一般。

「到了年末一天的晚上，子女該向父母拜年，下輩該向上輩拜年。父母和上輩們便拿出錢來給他們：四角，六角，一元，兩元不等。這些錢是用紅紙包的，叫做壓歲錢。

「這一晚上，外教人還要祭菩薩：搭起高高的台，上面擺着大魚大肉，還有許多酒杯；一家人齊跪在台前磕頭，又放炮仗；那一晚大多數的人家並不睡

覺，一直坐到天明，叫做守歲，同時還斷斷續續地放着炮仗。有些人家，尤其是商店，把大門關上了，在裏面敲着鑼鼓：咚咚擗，咚咚擗，敲得應天響。這叫做年夜鑼鼓。

一年末吃的一種點心，叫做年糕。這年糕是飯米做的，往往做成一條一條的，約摸五六寸長，一寸半許闊。這種年糕，放在有水的缸裏，可以保存得很久。若要吃了，便去取幾條出來，切成一片一片，或一絲一絲，或一塊一塊，煎也好，炒也好，烘烤也好，做湯也好，無論怎麼做法全好。普通最多是把年糕做成湯，叫做年糕湯。年末吃的便是這一種。它的取意，是年高壽長。

「主婦們更忙着做有餡的粉團，叫做湯團。這是爲新年裏吃的。做法很簡單，先把粉捏成一個小碗形，中間放些什麼豬油白糖黑棗洋酥等餡子，然後用手搓成圓圓的一顆；燒法也容易：祇要放在滾湯裏一轉便熟了。它的取意，是團團圓圓。」

「新年的早上，子女又當向父母尊長拜歲，然後又上親戚家去拜歲。上每

一家去，多少總拿得些紅紙包的壓歲錢，或是什麼花生橘子；客氣些的，壓歲錢也有，花生橘子也有。所以那些孩子們，東家一拜，西家一拜，拜了回家，總是袋裏胖胖，衣兜滿滿。但他們把壓歲錢往往交給父母，自己不敢化用。尤其是大洋錢，更不敢化用了。父母便再給他們些零星小錢。

一孩子們拜完歲，拿了些另錢，便上街去玩。這時街上的店舖已全數關門，却產生許多臨時小攤子。所賣的有木槍，木刀，假面具，假鬚子，氣球，攢炮，小銅鼓，小喇叭，小手槍，花綠紙等等。這些東西，又便宜，又美麗，又好玩。我更記得：四個銅子，便可買一副金絲邊的眼鏡，或一隻白金的手錶戴戴；兩個銅板，可以買一隻金戒子；一個銅板，可以裝一粒金牙齒。

一每一地的城隍廟，到了新年，便成了中心遊區。裏面的小攤子更是無數，遊人和潮水一般的湧進湧出。

一此外在空曠地上，還有山東人賣拳頭，猴猴出巴戲；街角裏有西洋鏡，過路處有小熱昏。在這些地方的周圍處，又擠滿了人。

「咚咚擗，咚咚擗！街上來了一羣不大不小的孩子。這是他們自己組織的新年鑼鼓隊。他們一些沒有變化的咚咚擗，咚咚擗，一直要敲遍城內的六街三市哩。」

「又聽得烏黃，烏黃的叫着，這是一些人在玩車鈴。他們玩得真巧妙，車鈴在他們手上，好如吸住似的，無論怎樣總丟不了。有時拋向空中去，拋得那末高，幾乎看不出，而跌下來時，他們又毫不在心的把它接住了。」

「在新年的幾天，百工停止，所以那些工人，把黑臉也洗白了，把烏手也洗淨了，穿上簇新的衣服，上街上去逛逛。他們一壁走，一壁嘴裏吃着東西；吃的大都是西瓜子。他們吃西瓜子的本領真好。幾時一粒瓜子放進去，祇須把嘴巴一歪，便肉管肉，殼管殼；又嚼的一聲，殼就吐出來，肉便吃進去。吃了一會瓜子後，又從袋裏摸出一個青青的兩頭尖的東西往嘴裏一塞。這東西叫青果。大人們最愛吃，孩子們却不喜歡吃。」

「新年裏，孩子們還玩燈。這些燈是向賣燈的小攤子上買的，種類很多：

有西瓜燈，兔子燈，馬燈，龍燈，九蓮燈，鯉魚燈等等。所以我們中國人最希望新年的來到，尤其是那些孩子們。」

高老夫婦聽了齊聲喊說：「想不到中國人把新年這樣當重。我們這裏任何慶節也沒有這樣熱鬧吧。」英珠等高老夫婦說完，便拉着國祥說：「我們向爸爸媽媽拜拜年吧！」於是就立正了，行了三個鞠躬。高老夫婦喜歡極了，連忙向袋挖銅鈔，各挖出了二十個佛郎給他們倆，並說：「這裏沒有紅紙包，怎麼辦呢？」他們說：「沒關係的。」於是道着謝，恭敬地接了過來。

新年後第三主日，村人裏和高家有交誼的幾家，又接到了高家發出的請柬。因為後天便是高老夫婦結婚後四十週慶期，因此發出請柬，請他們到堂觀禮，並來家宴聚。

在慶期的前一天下午，那曾接到請柬的幾家，忽由高家的僕人送來了兩盆點心。盆裏的東西，是細細的，長長的，一條一條的，上面除肉絲外，還有黑黑的軟軟的東西，和長約一二寸黃黃的東西。他們見了全非常驚奇，不知道是

什麼，詢問那送來的僕人，他也說不知道。其實是金針木耳肉絲炒麵。（這些東西全是高神父寄來的。）因為高家商量好，這次慶祝，在可能範圍中，當按東方式，因此英珠在前一天，便分送慶祝麵，如中國分送壽麵一般。

他們收到了這炒麵，起初不敢吃；後來想到高家送來的東西一定是沒關係的，便開始嚐了。一嚐之後，覺得這樣鮮美，竟大家搶起來。有一家還打碎了盆子呢。

正日的早晨，在堂裏特地舉行一台五六品的大禮彌撒。這兩位担任五六品的神父，是由臨近的堂口去邀請來的。高老夫婦穿了禮服，跪在特設的跪凳上，兩旁擺着不少盆的花。英珠和國祥也穿了最新最美麗的衣服，跪在近邊的跪凳上。來觀禮的人，擠滿了一堂。但多數是自動去的，高家並沒發請柬給他們；可是對他們的來臨，高家自然是極表歡迎，而且也是非常感激的。

彌撒完了，英珠和國祥陪着高老夫婦出堂。人們就上前去向他們道賀，他們也一一敬謝敬答。這樣過了好久才得回來。到了家，英珠又開始忙碌了，預

備這樣，預備那樣。國祥也瞎起勁的要去幫忙。英珠說：「你還是到外面去玩罷！別在這裏幫忙了。你不幫，倒也不覺着忙；你一幫，反而覺着忙了。這叫做越幫越忙。」國祥說：「停一會，別說我勤吃懶做呀！」說着便到外面去玩了。

十一時一刻左右，吃慶筵的貴客們便到。其中三位是神父。高夫婦立時出去迎接。待他們坐下後，便叫僕人把預備好的東西捧出來。高老夫婦親自一盞一盞的端給客人們，並說：「這是中國上等補品，名叫白木耳。你們嚐一點吧！」他們便開始嚐了。一嚐之後，就把頭一點，表示味兒確是好極。但剛想吃第二口，僕人又捧了一盤出來。高夫婦又端給他們說：「請你們嚐嚐這一種吧！這也是補品，稱做桂圓。」他們就放下白木耳，嚐桂圓，但還沒有吃到三個，僕人又是一盤捧出來了。高夫婦笑着說：「還有一種哩。這叫蓮子，也請你們嚐一嚐吧！」這樣一連三次捧出精美而高貴的點心來請他們吃，他們簡直疑心自己是在做夢；因為他們畢生沒有受到過這般隆重而豐厚的招待呀。他們正

在吃不勝吃的當兒，國祥忽又笑嘻嘻地出來了，手裏捧着一隻精細的中國瓷盤，上面盛着一粒一粒的黑色的東西。他先走到神父前，行了一個鞠躬說：「請神父拿一點嚐嚐吧！」神父說：「這是什麼呀？」國祥說：「這是西瓜子，是中國人款客的必需品。」神父便拿了些，別人也拿了些。其中一個拿了兩三粒放在嘴裏一嚼，兩道眉毛立時連成了一道；他想這樣又鹹又硬的東西，怎麼中國人當作款客的必需品。高先生看見他把西瓜子放在嘴裏嚼，便說：「不是這樣吃法的；當把外面的殼除去，吃裏面的仁。」接着又對國祥說：「你吃給他們看吧！」國祥以爲在客人前當然要斯文些，所以先用兩個指頭去拿了一粒，而拿的時候，又把小指頭翹起；他拿來後，就放在前牙的中間一軋，豈知當場丟臉，因爲一軋軋不開，反而蹙去了。於是再換一粒，方才軋開，他把仁拿出來，給他們看。他們也就照樣的軋，可是軋了又軋，總是一個軋不開；他們也就死心不再軋了。

那天吃的酒席倒不是中國式的，不過在席間加上兩種中國食品罷了，便是

餃子和炒麵。

酒席完了，大家坐着喝茶抽煙。約摸又坐談了半小時，客人便散去。臨走時，高夫婦又贈送每人一小瓶的紀念茶葉；他們自然更快樂了。那天晚上，高家又舉行了家庭慶祝。飯前合家在客室裏的聖像前，念了不少的經，爲感謝天主的大恩。吃飯時，也相當的熱鬧。英珠和國祥還依中國禮，向父母敬酒。

三十四

高神父有一天接到自家裏寄來的一封信，前面是詳述慶期的經過；高神父念了真喜歡。末段是說英珠國祥已在城區××學校唸書，規定一星期回家兩次；所以目下家中又很覺寂寞云云。此外更有較短的信，是英珠和國祥合寫的，大意和高夫婦寫的略同。高神父立時抽筆作答，當日下午便寄了出去。

大約過了一星期吧，高神父又接到一封信，上面的字，是用打字機打的；

他想也許又是家裏寄來的信。但一看郵票，光是伍分；再看郵印，知道是甯波寄來的。他慌忙的打開來看。原來是主教升任他做甯波城內本堂的公事信。他念完了，心裏便起了一陣猛烈的震動，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什麼。

這消息一經傳出，無異是一個霹靂，把教友們驚呆了。他們憂傷地彼此說：「高神父要走了，怎麼辦呢？」後來商量的結果，還是到主教那裏去挽留。於是用全體名義，寫了一封信給主教，請主教收回成命，別把高神父調走。

過三天，主教的回音來了。他們一看，大失所望；因爲主教不准呢。主教既不准，那沒有辦法，祇有籌備送別。

短短的幾棵松柏樹，圍着一座並不高大的坟墓。這坟墓是半磚半石的，前面有一塊相當大的石碑，碑上刻着兩個人的名字；便知道這坟墓雖是一座，却有兩穴呢。看來已一年沒有清除了，因爲荆棘蔓草叢生着呢。碑後更有一個很大的野蜂巢，有不少烏黑的野蜂，在周圍嗡嗡的飛舞。有時又飛來了一羣麻雀，在坟前的地上跳跳叫叫，那面啄啄，這面啄啄，不一會又突的飛走了。有時

或飛來一隻烏鶻；她站在石碑的頂上，無緣無故把尾巴一翹一翹，同時却却却的叫着；叫了一會，也飛去了。

某一個下午吧，那邊田徑上，有一個戴着黑帽穿着黑長衣的外國人行着，低着頭，似乎在深思些什麼。他一步一步的走來，走到那座坟前便停止了。先在坟的四周看了一看，然後脫下帽子，打了一個十字，把眼睛閉上，嘴唇也開始抖動。這是在念經呢。這樣約摸過了五六分鐘，他才漸漸的睜開眼來，對着坟碑注視了一會，又把眼睛閉上。這次嘴唇却一些沒有抖動，連呼吸也似乎停止了。

他已沈在深渺的幻想中了，所以什麼也不知覺。麻雀又飛來了，在他的四周，喳喳喳，却没有把他喧醒。烏鶻也飛來了，站在坟頂上，却却却，但也沒有把他却醒。野蜂也出窠了，圍繞着他，嗡嗡嗡嗡，可是也沒有把他嗡嗡。忽而一陣相當猛烈的風刮來，把松柏的葉兒吹得瑟瑟地作響，把他的頭髮和黑長衣也吹得飄飛起來，可是這一些也全沒有把他弄醒。那末，他也許要永久站在那

裏吧。

臨近樹上拴着一頭老黃牛，安閒地在吃草。牠一段一段的吃過去，忽的鼻子感到一陣痛，原來已越出了牛繩的範圍。那些小飛蟲，也真頑皮，別處不去停留，反要到牠身上來站腳。而老黃牛的感覺也真靈：小蟲子飛來後剛停下，牠便感覺到，更希奇的，便是牠能局部地把皮肉抖動。這一抖動，小蟲子就飛逃了。但有幾隻不知死活的小蟲子，在抖動之下，還是不逃；牠便拿出牠的天生的拂帶來拂攪；這一攪去，就結果了牠們小性命。

牠雖不喜歡飛蟲來站腳，却歡迎烏鵲來停留。烏鵲也似乎愛在牛背上聚會：一隻，兩隻，三隻……，竟先先後後的飛來了五隻。牛大哥一些不動聲色，也沒把皮肉抖動，也不拿出牠的拂帶，任讓烏鵲們在上面站着。可是其中一隻有些不識相，也許是在牛背上看見了什麼可吃的東西，竟然在牠的背上啄起來。這一啄，牛大哥不高興了。再加剛才拉痛了鼻子和給小蟲子叮了幾口，所以牠在許多不高興之下，便拿出牠的大嗓子，杭的一聲長鳴了起來。這一聲長鳴

，把背上的烏鵲嚇跑了，同時也把在沉思的黑衣人驚醒。

他被牛鳴驚醒後，就戴上帽子，再對坟碑注視一下，便旋轉身來走了。但好幾次又回過頭來看看，他慢慢的走遠了，終於消逝在村末。

這黑衣人是誰？便是高神父。因為他將離觀海衛而到甯波去，所以特地到李阿生夫婦的坟上來，作最後一次的謁墓。

三十五

高神父本想不告而別，省得臨別時兩方面俱感到深重的傷心和憂痛。但後來因想到這些教友素來對自己有情有愛，若不告而別，也未免太傷他們的心了；所以雖知道他們在籌備着送別的一切，也不加阻止，只裝作不知道。

阿三的一張嘴真快，聽到教友怎麼在預備着，他便去報告高神父。高神父說：「這些全是可省的，何必多費錢呢？」阿三說：「是的，何必多費錢呢？」

還是省下來給我買煙，買酒，買糖吃好。」

鄉下教友一知道高神父要走了，便紛紛地趕到城裏來送別。他們當然不會空手來的，有的送隻雞，有的送些蛋，有的送幾斗魚鱉，有的送一對包頭；東西雖不值錢，但也見得他們的一片誠心。所以高神父都一一收了。阿生的堂嫂雖不肯做教友，却也和教友一齊來送禮。她送的是一隻長頭頸。這隻雖是鄉下長頭頸，到了城裏來，却不肯輸服，見了人，還是梗梗，不肯罷休。牠又沒有什麼本領，不過頭頸長，嘴巴硬罷了。但竟趾高氣揚，小看人類，任何人牠也不放在眼裏。人們因牠是無知動物，讓讓牠就是了。若牠真的不知好歹，那末一把頭頸，將牠提了起來，牠便無能爲也，祇有把翅膀攪損，兩腳彈彈而已。阿生的堂嫂便是這樣的把牠提了來。

神父的會客室裏，來了那隻長頭頸，頓時便噪雜起來，梗梗，梗個不息；再加阿生堂嫂說話的聲音，非常的沙，却又非常的響，和長頭頸的聲音差不多，因此更覺喧鬧了。

高神父對她說：「你不肯做教友，我也不收你的禮。」她說：「我現在已有意做教友了。」高神父說：「我前一個月勸你做教友，你還是一口咬定不肯做，怎的忽然願意做了呢？」她說：「我自己也說不出爲什麼緣故；那時我確實不願意進教，現在却真心願意了。」——「你什麼時候開始願意的？」她說：「當我踏進堂門，便覺願意進教了。」神父心想：「這是仁慈的聖母俯聽了我的祈求，我一年來爲她祈求，賜她能進教救靈；今天實現了。」

她既願進教，神父便喜歡地接受了她的長頭頸，並替她安排好爲保守進教的一切。至於阿生的表弟，早已進教，并且由高神父介紹，在定海西堂裏當輔祭呢。

三十六

堂門口搭起彩牌樓，院子裏架起天篷，裏面掛了不少的珠燈，玻璃燈，紅

紗燈，兩旁也用玻璃屏遮欄着，下面鋪起臨時地板。這一些是神父動身前两天裝就的。

動身的前一天，請高神父唱一台大彌撒，教友跪滿了一堂。彌撒完畢，待高神父謝好聖體，吃過早飯，教友們就去請高神父出來。高神父又喜又悲，慢慢的走來了。到了那天筵下的臨時禮堂裏，人們就請神父坐上正中那特設的座位上。送別禮也立即開始。

一個老會長，頭上戴着一頂紅結子的方頂瓜皮帽，身上穿的是黑緞子的馬褂和一件豬肝呢的袍子，腳上是一雙雙根的鞋子。他咳嗽了幾聲，從袖子裏抽出一疊紅紙，其實是整張的，不過摺成數摺罷了；上面寫着幾個很大的金字，裏面是黑色的墨筆字。他又從懷裏掏出眼鏡盒子來，取出一副玳瑁闊邊的大眼鏡，戴上後，向神父作了一個深深的揖，然後開始念那紅紙上的送別辭。他一邊念着，一邊把頭搖着。他的念法，是帶幾分唱的，神氣倒是活現。但那篇送別辭，又艱又深，儘是些四六句子；莫說高神父不懂，即是在旁的人也全是一

個不懂。後來他念到最末的兩首送別詩的地方，竟然正式的唱了起來，同時頭也搖擺得更厲害了。唱完後，又向神父作了一個揖，便退下去。

第二個上來的是三德小學的級長。他代表全體師生念送別辭。這篇是清暢流利的語體文，所以念來高神父和旁人差不多全聽得懂。況那個級長的口音很清亮，念得又好，因此更覺明晰了。送別辭念畢，還有送別歌。先由踏琴的和口琴隊吹奏一遍，然後大家和着唱；唱得很齊，很好。最末是高神父的答辭。但高神父因過度的感動，說來斷斷續續，不清楚。再加眼睛裏的那家珍珠舖，一定要把珍珠送出來，但神父竭力的阻止着，因而更不能暢順地致答了。可是珍珠終究是阻止不住，說到一半，便雨一般的淌下來。教友學生等，本已把珍珠預備充足，現在見神父的珍珠滾了下來，他們的也就同時滾下來。所以禮堂裏一切聲音都停止了，祇聽得雪索雪索。不知道情形的人，也許會錯想是一羣難民在吃粥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高神父在信友們熱烈的歡送聲中，離開了可愛的觀海衛，

當汽車走了不多遠的時候，他還能看到集在車站上歡送的羣衆；但一忽兒已看不到了，汽車又開了一段路吧。他回頭去看看，而他所心愛的觀海衛城，早已消逝，祇隱約地看到城內堂上鐘樓的一角而已。他開始沉思了：他想到過去的一切，他想到目前的一切，他想到未來的一切，但一想到未來，英珠和國祥又似乎呈現在眼前。他心想：「你倆待我父母百年之後，要回到你們的故鄉觀海衛來；但我目下已離去觀海衛，在那裏祇有你們父母的一邱荒墓罷了。吓，你們兩個「希諾亞」孩子，真是奇人；所遭遇所經歷的，也是奇事。你們生命過程上的最初一小段，是可痛可泣的；目下進行的一段呢，是堪喜堪樂的。但不知能繼續進行到那一時期！至於你們異日回國後的一切，我更不能預料了。」他這樣的沉思着，汽車不停的進行着，他偶向窗外一望，猛見一塊白底黑字的木牌，上面寫着×××地；他才知道已出了觀海衛的地界，而進入另一區了。於是心裏說：再會罷，觀海衛！再會吧，英珠國祥的故鄉！

87

772224

(1)